

國學基本叢書
方望溪先生全集

三

書叢本基學國

集全生先溪望方

(三)

撰 苞 方

行發館書印務商

附彙各家鈔輯遺文序跋

傳貴刻外集跋

先曾祖侍郎公望溪文鈔數十卷。實出門人王兆符程崑所編集。其書之行於海內。固已久矣。傳貴幼時。則見家藏遺文十餘篇。不載於集。及長。遊歷四方。見有先公手跡遺篇。必粥產質物。期購得乃已。今所收者。蓋數十篇矣。恐久而散失。謹問序於當世名人。而雕板行世。或疑集外之文。必當時先公所芟棄。是不盡然。今集外與張相國論澤望事宜篇。手書具在。而先公以爲緊要之文。自跋其後。然則集所不載者。蓋有當時不欲遽出以待後人之意。不盡先公所芟棄也。惟家藏于忠肅論。則文鈔所已刻。其書韓文一篇。文亦具刻於文鈔。第彼題云書祭裴太常文後云耳。又考文鈔有答友書云。蒙諭爲賢尊作表志。或家傳賢尊。惟以某事屈廷議云云。今家藏文作與喬介夫書。稱其父爲賢尊。侍講公。而所謂某事者。則謂開海口始末。而侍講奏對車邏河有四不可之奏議也。然其下文則不殊矣。凡此者。今率不更刊。而但著其同異如此。當王程編集時。文自爲篇。不用古人刻書首尾相銜之法。恐編後復有所增加也。今傳貴意亦正然。故刻書仍用其體焉。嘉慶十七年冬十一月。曾孫傳貴謹跋。

鈞衡曰。此刻五十二篇。內有書符節婦任氏家傳。卽前集二貞婦傳。與清河書。卽前集與蔣相國論征澤望書。蓋一時未檢對耳。又葛君墓誌銘。王彥孝妻墓碣。已刻前集。傳貴所藏本。蓋缺此二文。惟與喬介夫書。卽前集答友書。是跋自言。凡此類率不更刊。而又刊入何也。

邵鈔奏議序

望溪先生奏議十九篇。自桐城桂林方氏家譜鈔出。惟江南閩廣積貯議一篇。先生曾孫傳貴刻集外文有之。而題目刪去議字。餘十八篇。皆前後刻所不載者。按奏議既載入家譜。傳貴不應不見。而續刻未收。豈以文有未工。而屏之。不使與諸用意之作相閒廁與。然自古奏議之體。皆取明白剴切。不矜琢鍊之工。觀韓歐諸家集所錄奏劄類。俱較雜作稍似放筆爲之。蓋體裁不得不爾。而骨氣故在。識者自能辨察。且建白國家大計。忠君愛國之意。溢露言表。足以規儒者之實用。胡可廢也。上元縣志稱先生當官敷奏。俱關國計民瘼。今觀請定經制等劄子。煌煌鉅篇。乃經國遠謨。足與靳文襄公生財裕餉諸疏並垂。餘亦直抒所見。不肯一字詭隨。生平端方嚴諤之概。可以想見。曩嘗病望溪集獨闕奏議一體。今喜得而錄之。他日當益按先生遺文。重刻以惠學者。庶表區區私淑之志云。道光丁酉九月三日。仁和邵懿辰記。鈞衡曰：議吾鄉光方伯已刻入龍眠叢書。頃得太倉王君本復增九首。中有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才一疏。煌煌大文。不知方譜何以失載。今以配經制劄子。分冠一二卷之首。而各以類從。又攷先生敘交文內言朱相國稱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日忘。則先生所議。尙不僅屯田苗疆等文已也。

王鈔逸文序

余舊有望溪先生集。爲其門人王兆符程崑所編。凡二百五十九篇。壽州呂君敬甫所有。較多百廿二篇。此外集五十二篇。刊於先生之曾孫傳貴。敬甫亦有之。昨歲敬甫得初刻本於江甯書肆。出以示余。則余

所無者幾半焉。敬甫未見者，則有六十四篇。而劄奏之文居多。敬甫檢其已有者，贈余。余更鈔集之。曰望溪文補遺。則百廿二篇也。曰望溪逸文。則六十四篇也。外集則亦鈔之，而仍其名，并附於原書之後。而倍之，得十二册。吾不知已刻而復刪，已編而復減者，出自先生之心否？又不知外集之拾遺而補闕，有當於先生之心否？書此聊志是書之由來云爾。道光庚子七夕後二日，太倉後學王寶仁識於六安學署。鈞衡百五十九篇之本，初刻本也。程崑所謂就王顧二家所錄，及已所得近稿者也。多百二十二篇之本，程氏增刻者也。增刻本多寡又微有不同。近日坊間所行，概是此本。王君稱呂敬甫得初刻本於江甯書肆。呂本不可見。觀王鈔本內夾裝呂贈刻文數十首，乃初印樣本。上有朱墨筆校正譌字，且有加簽云：此板撤去者，詳加參對，乃知呂氏所得非初刻本。蓋程氏增刻初印樣本也。其撤板者，世遂不見。然則王君所謂逸文六十四篇，皆程氏所已刻而傳貴所刻之文。亦間有程氏已刻者，是則海內之士所未前聞也。

恩露鈔遺文跋

先侍郎公遺文百餘篇，先曾王父厚堂公所手輯也。曾王父跋識其尾，謂奏劄之文，前曾鐫板，未編入集。以當日所奏，均發九卿議，其中有行有不行，議而不行，同時諸公率多齟齬不合，文出恐觸所忌，將俟遲之又久而後入集，而其板旋廢。其雜著遺稿數十篇，則得之家藏廢篋。蓋先公所刪汰，而亦有散佚於四方者。恩露嘗展讀之，每繹一篇，覺義理充足於中，悉能闡明聖賢立身經世之道，足以垂範來學。每思補刊，艱於力之不逮，而此志固未嘗一日或去諸懷。今年春，吾桐戴君存莊重刊全集，而搜羅遺文。蘇君厚子以書來告，戴君所爲，自是藝林公事，而爲人後者當之。有感激於中，而不知所云者矣。敢不悉出所藏。

俾世之景仰先公者。爭覩爲快邪。因取家藏遺稿。錄出若干篇。以寄閱來書。凡已得者。不復錄。恩露反復。紬繹。是皆確爲先公之文無疑。蘇戴二君。最深於先公之文。其自爲搜致者。必能辨真僞。嚴去取也。先是從大父勤之公外集之刊。皆經姚姬傳先生手訂。二君紹先賢之志事。知有後先同揆者矣。謹書數言於簡末。以慙小子之有志未逮。而感戴君之古誼有足多焉。咸豐元年夏四月。來孫恩露謹識。

蘇跋

惇元壯時。讀望溪先生文集。遂篤嗜之。購得新印本。其間有前已刻而新本刪去者。乃覓舊本錄補。并蒐緝未入集之文。隨時繕錄。尋友人邵映垣於方氏家譜中。鈔出奏議祠規。余亦並錄。且假方譜而讐校之。歲戊申。余授徒城中。見光律原方伯。購得舊鈔先生文。假歸校閱。其文皆五十四歲以前所作。改竄塗乙之處。似爲先生親筆。其改本與刻本悉相同。乃錄出未見者數首。彙前後所得。爲遺文一冊。凡六十餘首。去年秋。友人戴存莊。毅然貸貲。重刊先生全集。與余商訂體例。遂舉藏本并遺文授之。旋映垣寄來先生與陳可齋尺牘十九首。存莊又於王研雲學博處。假鈔奏議雜文三十六首。多老年之作。皆程崑道與前曾鐫板而撤去者。余又介方子觀騰書金陵。先生來孫恩露。寄到詩十五首。文十九首。多少壯之作。存莊乃合傳貴所刻外集。編爲集外文十卷。合正集并余所編年譜刊之。於是海內可見先生文集之全。洵鉅觀也。亦快事也。余久欲刊先生遺文。而力不能及。友朋中亦有擬刊先生全集者。而卒未能行。今樂觀成。

事非存莊任事之勇。安能若是乎。至韓理堂所編逸集。任心齋所藏逸稿。高密單氏所藏遺稿。今雖猝不得見。然審思之。恐此集所遺者亦不多矣。刊將竣。存莊屬爲遺文跋語。惇元於先生文如菽粟水火之須。前編年譜。皆序而論之。茲乃縷述輯錄顛末。以識於後。咸豐元年辛亥五月十二日。邑後學蘇惇元謹書。

望溪先生集外文目錄

邑後學戴鈞衡編

卷一

奏劄九首

請定經制劄子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劄子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請禁燒酒事宜劄子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請除官給米商印照劄子

論山西灾荒劄子

卷二

奏劄十一首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才劄子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論重刊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論考試翰林劄子

請正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劄子

論九卿會議事宜劄子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辭禮部侍郎劄子

進四書文選表 并條例

卷三

議八首

修祖陵廟寢議

喪禮議

貴州苗疆議

塞外屯田議

臺灣建城議

江南閩廣積貯議

渾河改歸故道議

黃淮議

卷四

序二十一首

周官辨序

春秋直解後序

湯文正公年譜序

望溪先生集外文

目錄

文昌孝經序 代

傳信錄序

徐司空詩集序

考槃集序

蔣詹事牡丹詩序

楊千木文稿序

何景桓遺文序

喬紫淵詩序

隱拙齋詩序

古文約選序例 代

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甯晉公詩序

張彝歎稿序

劉巽五文稿序

朱字綠文稿序

余西麓文稿序

伍芝軒文稿序

代

溧陽會業初編序

跋十首

跋先君子遺詩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後二則

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書先君子家傳後

書諸友公祭先母文後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記時文稿行不由徑三句後

題舒文節探梅圖說

卷五

書二十六首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與鄂少保論治河書

與鄂相國論薦賢書

寄言

與謝雲墅書

與劉函三書

與某書

與喬紫淵書

與吳東巖書

與熊藝成書

答劉拙修書

與白玟玉書

與劉古塘書

與劉紫函書

與陳滄洲書

與徐蝶園書

與龔孝水書

與王崑繩書

與劉言潔書

與賀生崱禾書

與顧震滄書

與韓慕廬學士書

與慕廬先生書

與徐貽孫書

與章泰占書

與劉大山書

望溪先生集外文 目錄

卷六

紀事十五首

湯司空逸事

湯潛菴先生逸事

安溪李相國逸事

敍交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記徐司空逸事

記開海口始末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記張彝歎夢岳忠武事

記姜西溟遺言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獄中雜記

結感錄

卷七

墓表四首

禮部尙書韓公墓表

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劉公墓表

武強令官君墓表

內閣學士張公夫人墓表

墓誌銘十四首

明故兵部郎中劉公墓誌銘

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湯公墓誌銘

彭訥庵墓誌銘

顧飲和墓誌銘

長甯縣令劉君墓誌銘

誥封內閣中書張君墓誌銘

李友楷墓誌銘

楊千木墓誌銘

弟屋源墓誌

刑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大理卿熊公墓誌銘

少京兆余公墓誌銘

高素侯先生墓誌銘

全椒縣教諭甯君墓誌銘

卷八

論一首

方正學論

送序三首

送馮文子序

送韓祖昭南歸序

送吳平一舅氏之鉅鹿序

傳一首

康烈女傳

記一首

柏村吳氏重建宗祠記

家訓三首

教忠祠規

教忠祠祭田條目

教忠祠禁

雜文三首

自訟

擬除泰安州香稅制

望溪先生集外文 目錄

禮闈示貢士

卷九

哀詞二首

舒子展哀辭

余石民哀辭

祭文三首

祭徐幼安文

祭某公文

祭彭夫人文

銘贊頌八首

象尺銘

硯銘二首

澄泥硯銘

胡蘅洲像贊

浮屠髻珠小像贊

北征頌二首

賦一首

七夕賦

詩十五首

擬子卿寄李都尉

裴晉公

明妃

嚴子陵

將之燕別弟攢室

赴熱河晚憩谿梁

薄暮自權陽渡江赴九華

送楊黃在北歸

展斷事公墓二首

望溪先生集外文 目錄

川姑墓

輓李餘三方伯三首

別葉爾翔

卷十

尺牘二十三首

與陳占咸十首

與魏中丞

與雙學士

與雷貫一

與族子觀承七首

與從弟雪泉

與顧震滄

答尹元孚

右望溪先生集外文十卷。其曾孫傳貴。昔刻五十二篇。今芟復正集者鈔四十七首。合以吾友仁和

邵映垣所錄奏議。同里蘇厚子所輯遺文。共得八十九首。編既定。房丈掖垣來言。六安司訓太倉王君研雲。藏有先生逸稿。介許叔平走書假鈔。復得不同者三十六篇。先生來孫恩露聞是刻。復自金陵寄來遺文十九首。詩十五章。乃並取諸君所摻尺牘附之。合得百八十二首。原所以不入正集之故。蓋有先生割去。不欲存者。有記論時事。顧忌不欲出者。又或散在他人。未及收者。今觀與人才定經制諸疏。與鄂張兩相國書。煌煌大文。求之古名臣。不可多得。餘亦關係國家大計。先生忠愛之忱。明體達用之學。舍是莫見。書諸公逸事。陰陽消長所係。不惟足傳懿節而已。餘亦隨事立言。類有裨於倫理風化學術。嗚呼。世之徒以文章供人愛玩者。後人猶且補佚綴殘。不遺餘力。矧先生有足傳於文章外者。爲之又矜慎不苟。可任散落也哉。邵君欲舉奏議及遺文佳者。合之正集。蘇君則欲盡所得統編爲一。意謂奏議逸事等文。不宜列之集外。恐讀者有所重輕。余則以爲正集先生自定。當還其舊。茲亦不標外集別集之名。但題曰集外文。俾讀者知此百數十篇。非盡先生所不欲存。卽其不欲存者。亦非他文士所可幾也。獨是先生遺文。恐猶不止於此。昔濰縣韓大令夢周。先生次子道興。皆有輯本。韓本未朶。道興本交震澤任氏兆麟。亦未行世。今恩露所寄。未知卽道興本否。合肥徐懿甫又言。曾於山東高密單徵君伯平所見手鈔先生遺文甚夥。舉其所記文目。與王本多同。韓本單本。較以今刻所遺。當亦無多。然不得匯諸本而覽其全。不能無歎也。更有憾者。先生經說。自坊行

十數種外。尚有朱子詩義補正。讀易讀尚書偶筆。未見人間。昨懿甫寄到高密單氏所彙詩義補正。勸令重彙。以貸金不足。事有待。又先生生平窮極心力。自謂大有關於前賢後學者。莫過於刪錄崑山徐氏通志堂經解。此本想在人間。韓夢周云。聞吳門書坊有刻本。此傳言之處也。海內儻有見其書者。力足。則爲傳之。不足。廣播聞以俟能者。是更予所望於同志之士也已。辛亥五月十二日。鈞衡再識。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一

奏劄

請定經制劄子

伏惟我皇上御極以來。發政施仁。敦典明教。無一不本於至誠惻怛之心。用此期歲之中。四海喁喁。嚮風懷德。人心之感動。未有過於斯時者也。但土不加廣。而生齒日繁。游民甚衆。侈俗相沿。生計艱難。積成匱乏。欲其衣食滋殖。家給人足。非洞悉其根源。矯革敝俗。建設長利。而摩以歲月之深。未易致此。臣聞三王之世。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下逮六國紛爭。且戰且耕。猶各粟支數年。漢唐以後。歲一不熟。民皆狼顧。猶委海內爲一挹。彼注茲。暫救時日。然每遇大祲連歉。君臣蒿目。而困於無策者。比比然矣。蓋由先王經世之大法。墜失無遺。故生民衣食之源。日消月削。而不自知也。孔子見衛國之庶。首曰富之。孟子謂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至聖大賢。豈肯漫爲游言。以欺當時而惑後世哉。臣嘗通計食貨豐耗之源。詳思古今政俗之異。竊見民生所以日就匱乏之由。實有數端。矯而正之。卽漸致阜豐之本。但人情狃於所習。立法之始。必多爲異說。以相阻撓。愚民無知。亦未必皆以爲便。而斷而行之。三年以後。饑寒之民可漸少。十年以後。中家資聚漸饒。二十年以後。則家給人足。而仁讓可興矣。臣伏見我皇上憂

民之切。體道之誠。毛舉一二事之利弊。未足以輔盛治。故竭愚忱。陳積漸足民之法。分條敘列。伏候聖裁。臣開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蓋必通計天地生物之多少。與用之之分數。而後民生可得而厚也。民以食爲天。而耗穀之最。多。流禍之最甚者。莫如酒。故周公之法。天下無私酒。卽官亦不得擅作。必有事而後授酒材。所謂事酒是也。民間祭祀冠昏老疾所用。則鄉遂之吏主爲之。而小司徒掌飲食之禁令。又特設萍氏之官。以幾酒謹酒。其嚴如此。漢法。三人無故飲酒。罰黃金一鎰。文景詔書。於酒醪糜穀。蓋諄諄焉。至明洪武。務絕其源。遂禁民種糯。及民中葉。燒酒盛行。諸穀皆爲所耗。至於今未之能革也。竊計天下沃饒人聚之地。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校。以最少爲率。四人而飲酒者一人。其量以中人爲率。一日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兩年所積。卽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較古耕九餘三之數。而更益其半焉。但民愚無知。一旦盡用周官之法。不無駭詫。若先嚴燒酒之禁。而他酒仍聽其作。蓋西北五省燒酒之坊。本大者分鍋壘燒。每歲耗穀二三千石。本小者亦二三百石。燒坊多者每縣至百餘。其餘三斗五斗之穀。則比戶能燒。卽專計城鎮之坊。大小相折。以縣四十爲率。每歲耗穀已千數百萬石。北方平壤。無塘堰以資灌溉。生穀之數本少。且舟楫鮮通。猝有荒歉。輸運艱難。而可使歲耗千數百萬石之穀哉。自聖祖仁皇帝以來。無歲不詔禁燒鍋。而終不可禁者。以門關之稅不除。燒麴之造。市肆之沽不禁。故衆視爲具文。禁止每下。胥吏轉因緣以爲姦利。不過使酒價益騰。沽者之耗。

財愈甚耳。禁之之法。必先禁燒麴。兼除門關之稅。毀其燒具。已燒之酒。勒限自賣。已造之麴。報官注冊。逾限而私藏燒麴燒具。市有燒酒者。以世宗憲皇帝所定造賭具之罰治之。縣官降調。不准級抵。特下明詔。嚴勅天下督撫。責成守令。則其弊立除矣。其爲異說以相撓沮者。約有數端。必曰除天下門關酒稅。則歲不下十數萬。不知專除燒酒之稅。未必如是之多。卽果如是之多。但能使菽粟陳因。水旱無憂。則所省賑荒之庫帑倉儲。亦不少矣。或曰口外軍前。嚴冬沍寒。非此難禦。其然則弛禁於口外。內地已造之麴。許領官批運至口外。自賣盡而止。口外所造麴酒。則不許入塞。如此則耗穀無多。而用亦不缺矣。或曰一旦行此。則失業者多。不知燒酒非擔負私鹽比也。貧民朝不保夕。盡禁私鹽。將毆而爲盜賊。若燒酒之坊。則非中家以上。不能辦也。燒具雖毀。錫鐵木材。仍可他用。其資本可別爲懋遷。何傷於其人之生計哉。或曰燒酒雖斷。彼改造他酒。穀仍不能無耗。不知他酒非富民不能家造。非多本者不能成坊。苟失其法。則味敗而本折。故業此者稀。又其價高。貧民併數日之資。不能一醉。則久而自止矣。燒酒盡斷。則西北五省。歲存穀千餘萬石。東南十省。以半爲率。亦千餘萬石。卽造他酒者較多。所耗不過十之一二耳。周官之法。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不櫛。不績者不衰。周公當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而使天下有祭無盛。葬無櫛。喪無衰者。豈故欲拂人之情哉。不如此不足以齊衆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而況酒之耗民財。奪民食。廢時而失事者乎。且隸卒貧民。於燒酒尤便。因此起爭鬪。興獄訟。甚且相殺傷。載在秋審之冊者。十常二三。而

可無重禁乎。自古矯弊立法。創始最艱。而在今日則甚易。蓋我皇上愛民憂民之實心。恤民之實政。深山窮谷。老稚男女。無不感動。則令出而民無所疑。自非兇頑下愚。不敢犯也。若變通周官漢明之法。而盡用之。真可使菽粟如水火。然治教必積漸以興。若符節然。不可以先時而發。故臣亦未敢豫陳。伏乞勅下門關。核查三年內燒酒及其麴稅實數報部。以憑定議。

臣聞善富天下者。取財於天地。而愚民所習而不察者。奪農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費。未有如烟者也。民用之最切者。莫如鹽。丁男匹婦。食鹽之費。日不及一錢。而弱女稚男之烟費。則倍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下戶。老少男女。無不以烟相矜。由是種烟之利。獨厚。視百蔬。則倍之。視五穀。則三之。以臣所目見。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烟。而耳聞於他省者。亦如之。又種烟之後。更種蔬穀。皆苦惡不可食。敗國土而耗民財。視酒尤甚焉。而禁之則甚易。限期示禁。凡種烟者。以其地入官。別給貧民耕種。罰及左右鄰。有司失察者。降調。則立可斷矣。但聞塞外軍前苦寒之地。嶺南瘴癘之鄉。行旅風雪之晨。烟亦有小補焉。若詔定經制。塞外弛禁。惟不許入塞。各直省郡州縣城內隙地。亦得種烟。則以禦瘴癘。資行旅。有餘裕矣。城以外。尺土寸壤。皆植五穀百蔬。通計海內。歲增穀亦不下千餘萬石。則雖烟稅國所損什一。而民所益千百。月計不足。而歲計有餘矣。伏乞勅下門關。核查烟稅報部。以憑定議。

昔孟子欲明王道。以平治天下。所反覆申明者。農桑而外。不過雞豚狗彘魚鼈材木之無失其時。蓋自聖

帝明王御世之經。下逮霸國能臣救時之策。舍此別無根柢也。周公之法。凡山澤皆不授於民。官爲厲禁。使民守之。而竊木者加刑罰焉。水蟲別孕。則川衡身駐其地以守之。蓋大懼愚民謁取。而生長難蕃。與盜竊者之無所畏忌也。臣所目見。齊魯燕趙。沿河傍山沮洳沙土之區。彌望而無樹。及扈從聖祖仁皇帝巡行口外。山隈林麓。灌樹連叢。入口內則大山廣阜。彌望而皆童。臣生長江介。素稱魚米之鄉。而以邇年較臣弱冠時。則薪炭魚蝦。價皆三倍。蓋緣有司怠於民事。凡盜樹竊魚。一切置之不問。用此林麓池塘。少遠於宅舍。民皆荒棄。以雖出資本。而數寸之魚。數尺之木。皆不能生殖也。又約計州縣田畝。百姓所自有者。不過十之二三。餘皆紳衿商賈之產。所居在城。或在他州異縣。地畝山場。皆委之佃戶。佃戶租課不清。歲更時易。豈肯爲業主守護。而盜竊公行。官置不問。業主亦不肯空棄資本。用此蕪廢恆產。坐失土利。伏乞我皇上著爲功令。俾督撫嚴飭州縣。專委佐貳官分界管理。凡業主鄉居者。督令自勤樹畜。而其居城鎮及他州異縣者。令業主出本樹畜。而佃戶嚴爲守護。分其樵漁之利。佃戶竊取。業主訟之。官必究。他人盜竊。佃戶訟之。官必究。小有爭。則鄉約保長平之。旣成訟。聽之務得其平。則民皆爭先而勸作矣。至於山麓河壩道路之非民業者。官種之。民間沮洳沙土之不殖穀麥者。亦勸之種樹。官爲厲禁。而使自巡綽。則十年二十年之後。材物漸饒。而民之生計日易矣。

臣生長安池。流寓江甯。皆湖廣江西上游米粟所匯聚。海關未開。新米上市。每升制錢五文。食物皆賤。及

海關既開。洋船每至蘇州沿江諸鎮。米價騰貴。登萊亦然。文武官弁。以及胥吏兵丁。皆有陋規。世宗憲皇帝時。始禁海關出米。然所出較少。而未能盡絕也。故至今豐歲沿江新米。制錢必八九文。又百貨及紗羅。綉緞。葛布。夏布。出洋。於民用尙無大損。惟棉布則窮民所以禦冬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而可使內地男耕女織之粟布。日流於洋外乎。伏乞皇上勅部定議。無論內商出洋。及洋商入市。每船一號。計人口及往返程期。每人糴米日二升爲率。則雖遇風濤阻滯。經時累月。亦綽有餘裕矣。其放米逾數。及私放棉布。守關胥吏兵丁。重懲不貸。官弁降調。督撫提鎮。亦有處分。則粟米之存積日多。止計松江蘇州常州三郡。出洋之棉布。流轉內地。可多被數百千萬窮民矣。

嘗考自周以前。經籍所載。中原平壤。雩祀之外。別無救旱之方。故桑林之禱。雲漢之呼。雖聖賢之君。莫可如何。凡周官溝洫澮川之制。禮記導達溝瀆。完隄防。謹壅塞之令。皆以防水患也。是以禹貢首言濬畎澮。距川。而孟子亦曰。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則專以通水道明矣。臣數十年中。目見耳聞。北直山東河南。大率水災爲多。東南之田。則惟恃通川之支河。障水之大圩。依山傍田之塘堰。苟能興作。則雖遭屢旱。鄰畔皆焦。而此田蔚然。臣前奏凡通川大河。及大塘大堰。民力不能自浚築者。宜於儉歲官爲興作。因以食其民。已蒙聖恩允行。但州縣之吏。訟獄催科。日不暇給。常恐以他事自撓。非淳德長才。安肯爲民興利。伏乞皇上切諭直省督撫。凡西北五省。下流不通。時困於水災之地。東南十省支河。

通漑。及大塘大堰。宜浚築者。准紳士耆民。具實呈報。擇賢能練事之員。相度詳議。工夫者具奏。勅部定議。其小者。則豐年勸民浚築。官爲監視。而鼓舞之。荒年則官爲興作。以救民飢。如此則西北除害之半。而東南獲利之全。循數推理。數年之後。所在蓄積漸多。而災患之小者。不足以困之矣。

臣苞所陳五條。皆民間日用細微之事。然通計物材民用。生長撙節之分數。則植基甚廣。而取數多。驟視若迂遠而無近功。然漸而行之。以久。皆有一二可徵之實效。蓋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民生之用物有經。少所損卽多所益。昔聖祖仁皇帝。念天下無事。常以三年之內。輪免天下地丁銀兩三千二百餘萬。屢告廷臣。欲永以爲例。及西邊設戍。遂不能再行。我皇上御極以來。所免臣民應追之銀。應徵之賦。約計已千餘萬。海內臣民。雖感戴聖恩。淪肌浹髓。而欲其一旦富實。固不能也。惟廣開生物之源。而節其流。俾菽粟日多。畜產豐饒。百物皆賤。致銀錢雖艱。而足衣食則易。然後可積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恥貪欺。士敦志行。民安禮教。吏稟法程。然是數者。不可以法驅而威禁。必萬邦臣庶。無貴賤貧富。各守其分。而仰事俯育。寬然無憂。然後厲之而易明。導之而易赴。伏惟我皇上。審察詳議。而斷行之。臣不勝戰汗悚冀之至。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奏爲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以紓民困事。邇年徵收地丁銀兩。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於國課無分毫。

之益。而農民苦累。不可不急推。大行皇帝聖恩。援雍正八年寬徵川陝之例。以廣皇仁而紓民困也。蓋自三月至六月。正農民耕田車水。刈麥插秧之時。舉家男婦老幼雜作。兼僱閒民助力。尙恐後時。乃令奔走鄉城。經營借貸。伺候官府。延接吏胥。以奪其時力。爲累大矣。計一州一縣。富紳大賈。綽有餘資者。不過十數家。或數十家。其次中家。有田二三百畝以上者。尙可那移措辦。其餘下戶。有田數畝數十畝者。皆家無數日之糧。兼樵采負販。僅能餬口。正當青黃不接之時。而開徵比較。典當無物。借貸無門。富豪扼之。指苗爲質。履畝計租。數月之閒。利與本齊。是以雖遇豐年。場功甫畢。而家無儋石。不厭糟糠者。十室而七也。在有司初爲此議。不過慮歲有豐凶。四月已徵其半。則後此徵收爲易耳。不知秋成果有四分五分。小民本不作拖欠國課之想。而守土之吏。亦不容其拖欠。若在三分二分以下。則我皇上視民如傷。方且憂其流殍。蠲租賜賑。豈忍豫斂其財。而不顧其後哉。且農忙停訟。盛夏減刑。聖朝舊制。而每至四月。則一州一縣。所比日數百人。笞責以五七十爲率。若過四月。則備加笞責。以備折減之數。近聞閩撫所參縣令。至有用夾木以比較者。蓋惟限以四月完半。青黃不接。窮民束手無措。故忍受肌膚之痛。至於此極也。臣伏念自大行皇帝時。寬陝西四川徵收之期。六月完半。十一月全完。數年以來。未聞其有逋賦。則少寬徵收之期。於國課分毫無損可知矣。更有請者。舊制二月開徵。六月停徵。八月開徵。十月全完。次年五月奏銷。原定所徵分數。是以有司得各視土之所出。以爲所徵多寡先後之分。故河北五省。種麥甚多之地。麥熟可

徵十之四五。江淮以南種麥甚少。則雖二月開徵。而完至三四分者。不過商賈紳衿饒裕之家。其餘中家。不過一分二分。大約皆八月開徵。歲終全完耳。至於江浙賦重之州縣。則次年五月奏銷以前。皆完賦之日也。自國初行此。八十餘年。非遇水旱之災。未聞大虧國課。自有司變爲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每月俱定分數徵比。曾未數年。而中家漸貧。貧民益困。至於江浙賦重州縣。則雖限以四月九月。終不能如期完納。而常有逋賦也。如謂各省有春夏調發之軍需。則宜於上年錢糧內。豫爲撥定。本年春夏所徵。又不足恃也。凡此無益國事。而徒爲民困之實。有心者皆知之。有口者皆言之。非臣一人之私見。若蒙竟復舊制。則膏澤之及民益深。將見民生日厚。而國賦之徵收。亦益易矣。伏乞斷自聖心。勿下廷議。特頒諭旨。大沛恩施。謹奏。

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

爲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以便官民事。欽惟大行皇帝深恤民艱。允釐吏治。覈天下常平倉穀。使無虛冒。定存七糶三之法。出陳易新。此洵視民如子。誠求惠保之至意也。而有司奉行失宜。必待穀價既貴。各州縣始得申詳府道。藩臬督撫。請定官價。并示開糶之期。一處文未批發。不敢開糶。不知平糶本以利民。而穀貴早晚無常。若商販衆至。則旬月之間。價復大減。是以胥吏得借此要素。苟或上官失察。批發後時。穀貴之期既過。不獨窮民不得邀平糶之恩。而官定之價。且不能充。有司當此。欲不糶。則紅腐可憂。欲賤

糶則秋糶難補。投足兩陷。罰無所逃。誠可矜憫。且惟河北五省。地勢爽塏。風氣高燥。倉穀數年不壞。存七糶三之法。尙可遵行。若江淮以南。地氣卑溼。民間三二百石之倉。每遇伏暑。稻必發熱。若不盤倉。米多折碎。味亦發變。價值大虧。五嶺以南。但逾一年。底面卽有霉爛。若通行存七糶三之法。則南方諸省。每至數年。必有數百萬石霉爛發變之穀。有司懼罪。往往以旣壞之穀。抑派鄉戶。強授富民。是化有用之物爲無用。本以利民而轉重以爲民累也。伏乞我皇上特頒諭旨。嚴飭南方各省督撫。驗察州縣存倉之穀。不用盤倉。三年全然不變。然後可歲存其半。兩年不變。則糶七存三。但逾一年。底面卽有霉爛。則春盡糶而秋糶之。其或年歲大歉。本州縣及鄰境。穀皆騰貴。春糶之價。不足以糶充原數。則詳明上司。銀交郡庫。俟次年有收。或鄰境豐穰。如數補糶。至河北五省。儻遇歲歉。春夏穀貴。亦聽各州縣詳明上司。不拘糶三之例。督撫司道郡守。止於歲終實覈入倉之數。一至開春。一任各州縣照所定存糶分數。隨時發糶。永杜詳請定價示期之弊竇。則胥吏絕無要索之因。窮民實邀平糶之澤。現在有司。可無變爛賠補之累。新舊交代。永絕彼此相持忿爭告訐之風。揆之大行皇帝深恤民艱。允釐吏治之至意。始曲盡而無遺憾。至於穀之存倉。則有鼠耗。盤量則有折減。移動則有腳價。糶糶守局。則有人工食用。春糶之價。卽稍有贏餘。亦僅足以充諸費。更祈勅諭督撫。嚴飭監司郡守。歲終稽查。但穀數不虧。不得借端要挾。使有司別無過慮。庶幾中材可守。無累於民。若有廉能之吏。實心愛民。適逢秋糶價賤。贏餘較多。詳明上司。別貯一倉。以備歉歲。

發賑。督撫按所積穀數彙題。量加紀錄。加級以示鼓勵。此臣積年傳訪周諮。灼見情弊。而後敢入告者。伏乞聖鑒施行。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劄子

爲請復河南省漕運舊制。以甦民困事。查河南漕糧。除河以北州縣舊徵本色外。河以南之祥符等五十州縣。共應徵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自雍正六年至今。概徵本色。於連次交兌。河以南各府州縣俱遠水次。又中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牛車淖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駁。價且十倍。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於此。是以聖祖仁皇帝深念民咨。於康熙二十二年。改令全漕折銀解部。而有司胥吏。陰爲阻撓。多方扇惑。至二十九年。復徵本色。三十二年。以民終不便。折徵銀兩。官爲採辦。五十八年。撫臣楊宗義題請。附近水次之衛輝彰德懷慶三府。並開封府屬附近水次之州縣。仍徵本色。其不近水次之歸德河南南陽汝甯四府。及汝州開封府屬遠水州縣。照常令民間折銀交糧道。在衛輝府水次。官爲採辦。格於部議。刑部尙書張廷樞。以讞亢珽獄。奉使河南。小民籲號屬路。復具疏題請。又格於部議。聖祖仁皇帝。盡緝羣議。特旨允行。民皆感泣。雍正六年。督臣田文鏡。題請通省全徵本色。以衆心洵洵。尋題五百里以外。陝靈等九州縣。改徵折色。蓋已心知其悞。特以變法未久。不敢盡反其前議耳。其實祥符等四十二州縣。雖較之陝靈等處。略分遠近。而不通連道。中隔黃河。民間輸輓之苦。累則一也。謹查浙江

漕米甯紹等八府不分遠近。均以中隔錢江。例徵折色。解交糧道。於嘉湖水次。採買兌運。行之經久。民咸稱便。今河南祥符等五十州縣。中隔黃河。與浙省情形無異。應將應徵漕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悉照從前折徵定例。解交糧道。在衛輝水次。官爲採買。衛輝乃豫省糧倉總匯之區。其附近小灘。李家道口。楚望等鎮。鄉米雲集。足敷辦漕之數。再查河以北滑濬內黃等州縣。向止額徵銀兩。不收粟米。而其地與運道水次甚近。宜令將應徵銀兩。酌半改收粟米。就近運送通倉。以充遠水州縣糧數所不足。至於豫省漕糧。衆議皆謂京通各倉。不敷支放。是以改徵本色。今豫東兩省。每年運倉粟米五十八萬石。而支放官兵歲需。不過三十餘萬石。加以薊糧四萬石。共需粟米不及四十萬石。每年除支放外。尙約計存倉二十萬石。是卽將祥符等五十州縣米石。徵收折色。於天儲未嘗有損。而國計民生。均有裨益。是乃聖祖仁皇帝二十二年初改折色之本意也。河以南數百萬生靈。所仰望聖主高厚之恩。無過於此。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爲請推聖恩。以備荒政。兼修地治事。皇上御極以來。至孝深仁。遠猷善政。下通民志。上順天心。時雨時暘。百產殷阜。豐穰相繼。不卜可知。但以四海九州之大。雖堯舜之聖。不能保其無一方一隅之偶歉也。臣往年十月初五日。伏讀聖諭。摘發督撫及州縣報荒不實情形。洞晰無遺。本年二月初一日。臣等於通州恭

迎聖駕。臣到行韓。諸臣已先進見而出。宣告臣苞。陝西督臣劉於義奏摺。皇上硃批。古語救荒無奇策。皆由庸臣見小惜費。不肯實播上恩。聖謨深遠。足以破前古之疑。而垂教萬世。又准廷議。獨存捐監一項。以備賑恤。勿充他費。凡此皆古昔聖王視民如傷。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之實政也。臣苞竊思救荒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以星土之法。五雲之物。先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修救政。雖其法無傳。然每至夏末秋初。則水旱豐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矣。舊例報荒。必待八九月後。衆口嗷嗷。情狀顯見。然後入告。是以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每聞荒報。立下諭旨。開倉發帑。截漕通糴。惟恐後時。然被災之民。朝不及夕。而奏請得旨。動經旬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故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勞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此古今所同然。賢愚所共曉也。伏乞皇上勅下督撫。嚴飭州縣。凡有水旱。五六月即據實詳報。七月中旬。即核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造册上聞。蓋一州一縣之中。田有高下。傷水傷旱。被災亦有淺深。但得實報無欺。則災小之地。不過量免被災之戶。本年正供錢糧十分中幾分。發常平倉穀。招商通糴。勸諭富民挑塘築堰。賑恤孤寡無告者。而災可弭矣。其災大者。則許動庫金。修城浚隍。整理倉廩官署。以招集附郭貧民。於四鄉相度支河橋梁。大塘大堰。招集各鄉土人。官給廩穀。使任浚築。惟老弱孤寡。力不能任土工者。乃計口給粟。則爲數無多。易周而可久。自古救荒之政。莫善於興工築。而其事宜早。若待民已飢疲。則雖壯者亦力不能勝工築矣。更有請者。古者城必有池。故易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周公立司險掌固二官。以通守政。所恃惟溝樹耳。凡國都暨近郊遠郊。必設溝樹三重。鄙邑一重。蓋無池則城不可守。故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詩曰。築城伊洑。池與洑。卽周官所謂溝也。本無城而創作。則起土而溝形已具矣。本有城則以築外垣。使附城之民得保焉。卽春秋傳所稱郛與郊保也。不獨通川之地。浚溝卽以爲池。卽地不通川。而溝深三丈。則行潦所匯聚。城市之流澌必成淖淤。可以限戎馬之奔馳。制盜賊之逋遁。春秋戰國時。有連數國之師。攻彈丸小邑而不能入者。有溝以爲限。有樹以爲蔽。則守禦易而圍攻難也。自秦人墮城平塹。漢魏以後。盜賊猝起。破州屠邑。千里無畱行。蓋古法盪滅。州縣或無城。或有城而卑且惡。或城雖可憑。而無溝樹以爲阻固耳。詳稽前史。證以近代所見聞。苟城堅而有溝樹。守禦得其方。雖敵強援絕。莫能驟拔也。聖人安不忘危。則國家閒暇。城堡溝樹之政。宜及時修舉明矣。更有請者。吳楚蜀越嶺徼之地。皆賴川流塘堰。以灌秔稻。不專恃雨澤。明太祖嘗慮民間不敢擅開支河。而大塘大堰。又有民力不能自興築者。洪武二十八年。官開天下支河。九千二百有奇。興塘堰四萬九百八十有奇。民皆利之。伏乞皇上勅下督撫。令各州縣詳詢耆民。躬自踏看。凡通川之地。可開支河。沮洳之區。可興大圩。與大塘大堰。宜創作修復者。一一詳報督撫。核查審酌。并估計工程。於一年內陸續造冊具題存部。北五省塘堰圩堤。可興者少。則查千家數百家之鎮集。宜開溝渠築垣堡者。亦造冊具題存部。但遇減收之年。卽及時興作。以聚窮民。其要地城池。則豐年以次治之。數十年之後。天下郡州

縣治。及大鎮大集。莫不有外垣溝樹之阻。平時可以備盜賊。有事可以固疆圉。天下河道橋梁。圩堤塘堰。無不修治。可以助人力所不逮。補旱潦之或偏。一舉而衆善備焉。至於溝樹之地。雖不能無廢民田。而當荒歉之年。官給原價以買之。民之懼仆踴躍。與受我皇上之賑賜等。所慮者官費用之不充。然聞從前捐例。通計監生一項。歲不下五七十萬。今諸例盡閉。則此項所入必較多。而下覘民氣。上驗天心。自今以往。荒禋必漸少。且審度緩急。量歲入而次第舉行。亦不患其不充也。通計每年賑荒工築所餘。以興逼近洞苗出入各州縣之城堡溝樹。而沿邊要地次之。吳楚蜀越嶺徼之支河圩堤塘堰次之。北方大鎮集之溝垣次之。海內要地之城池次之。然後僻小者以次而徧焉。然後吳楚蜀越嶺徼之大村鎮。亦以次而徧焉。然後北方之小鎮集。亦徧焉。其餘散居山澤。及二三十家自爲聚落者。聽民自便。蓋吳楚蜀越嶺徼之支河圩堤塘堰先修。則農收倍多。北方鎮集之溝垣先修。則盜賊易誅。故興作之序次如此。臣夙負罪愆。荷聖祖仁皇帝矜容之德。特達之知。又荷世宗憲皇帝宥及全宗。擢居今職。又荷皇上再召入南書房。臣陳三事。皆蒙俞允。故敢冒言國政之大者。伏候皇上裁察。謹奏。

論禁燒酒事宜劄子

欽惟我皇上。特降諭旨。永禁燒酒。此誠經國之大猷。足民之本計。備荒之實政也。嗣因孫嘉淦條奏。發王大臣九卿公議。所見不同。各爲一議。並陳御覽。復發北省督撫公議。所議次第奏到。本月二十四日。九卿

復齊集會議。謂不宜禁者十之七八。在諸臣惟慮開燒鍋者之失業。而臣所慮者。則在燒鍋屯穀既多。雖遇豐年。米價亦貴。而窮民艱於得食。諸臣所慮者。大豐之年。穀賤傷農。故爭言惟儉歲宜禁。而臣所慮者。則在儉歲雖禁。亦無穀可積。儻遇灾荒。少劇。雖不惜國帑。亦無穀可糴。終不能救窮民之流殍。而歷聖主之憂勞。臣一介寒儒。年力衰殘。初列班聯之末。雖竭誠無隱。而終不能解異議者之惑。故敢直陳於聖主之前。伏念自漢唐以及元明。流民起而爲盜賊。皆由饑饉。我國家運方邳隆。毋庸慮此。而蓄積備荒之道。自不可以不豫。卽如雍正八年。河南衛彰等處旱荒。田文鏡匿而不報。九年二月。世宗憲皇帝訪聞。立遣侍郎王國棟馳驛往賑。盡發數年所積倉穀五十餘萬石。兼截漕糧以散之。穀尙不敷。乃折銀以代穀。而無穀可糴。惟中家素有儲蓄者。尙能自保。其餘得賑而免於流殍者十之三。其就食他省者。雖荷先帝仁恩。命所經州縣。廩給資送。而轉死於疾病者。尙不可勝數。此天下所通聞也。伏乞皇上。徧詢謂燒鍋不可禁之諸臣。設更有如雍正九年衛彰等處之旱荒。將何以贍之。儻有如漢唐宋明一二千里之水旱。皇上卽不惜數百萬帑金以賑之。而水路不通之地。雖有米糧。將如何轉運。況鄰省亦無積穀乎。諸臣果有善策。卽聽開燒鍋之禁。若並無其策。則臣願我皇上熟計審處。斷自聖心。勿以浮言而阻實政也。至內外諸臣。前後條奏。言燒鍋不宜禁者。其大指不過二端。其細目不過八條。臣謹一一剖析於後。伏乞皇上存臣所奏。俟王大臣九卿議上時。一一察驗。彼此相參。則孰爲中乎事理。當乎人情。自無能遁於聖鑒矣。

一則謂驟禁燒鍋。恐失業之民多。不知開燒鍋者。非大有資本。不能具房倉什器。屯積梁穀。此種豪民。即不開燒鍋。亦可用其資本。經商行賈。何患失業。凡城市村鎮。賣燒酒者。多與油鹽雜貨同一店。雖不賣燒酒。他貨未嘗禁其市賣。亦並無失業之虞。惟大路之旁。閒有搭草棚零沽於行旅者。此不過百分之一。然燒酒雖禁。黃酒豈不可以零沽。則慮民失業。乃似是而非之說明矣。

一則謂恐穀賤傷農。果爾。則周公耕九餘三。爲厲民之政。孟子菽粟如水火。爲亂政之言矣。史稱唐太宗時。斗米三錢。民行萬里。不持尺兵。用致刑措。而我朝康熙三十年前後。臣時往來京師。米麥之價。僅及近歲之半。彼時百物皆賤。家給人安。未聞以穀賤傷農。目今卽令民間歲積穀。行之以久。尙未必能復康熙三十年前後之舊。而諸臣豫以穀賤爲憂。實臣之所不解。然則穀賤傷農。爲似是而非之說明矣。

一謂穀糠不以造酒。則無糟以飼六畜。此乃情理所絕無者。夫穀糠去其精華。以爲燒酒。其糟粕尙可以飼六畜。則精華尙存之穀糠。以飼六畜。必更肥碩。此物理之最易明者。若謂必爲糟而六畜乃食。則是未經造酒之穀糠。委之於畜。畜竟不食也。其誰信之。

一謂高粱有味澀者。止可喂養牲畜。卽就所言。北五省大家小戶。六畜需用高粱之處正多。且李衛前奏宣化一府瘠地所出高粱。味雖微澀。值荒歲百姓亦頗賴以充飢。則是高粱無不可食之明證也。

謂禁止燒鍋。則當先禁燒麪。此說是也。但謂凡鎮市開廠造麪。耗穀累千萬石者。在所必禁。而民家自

躡燒麴者則聽之。此說乍看似爲近情。其實積少成多。耗穀與開廠等。小民逐利。既開其端。則人人皆託名自用。而無以禁之。是向之聚造於一處者。今特使分造於各州各縣各鄉各鎮耳。是名爲禁而實縱之之術也。

一謂高粱難於久貯。其說甚爲荒唐。且五穀未有不可久貯。久貯則末有不生蛀蟲。略有損壞者。小民歲蓄。每家不過數石。數十石收藏曬晾甚易。非有成千累萬之相因也。卽富戶糧穀豐盈。有累千百石者。每歲皆可推陳易新。豈坐而視其損壞乎。卽據尹會一所奏。亦只云大約朽蛀。則是亦難直斷以不可久貯也。其爲影響之說明矣。

一謂嚴禁燒鍋。則私燒者多。必致比戶擾累。不知惟開燒鍋難於密祕。雖高牆深院。氣味必達於外。不比私造賭具。銷燬制錢。可藏匿而爲之也。地方官果肯實力奉行。查禁最易。豈有比戶擾累之弊。

一謂禁燒酒。則造黃酒者必多。轉致費耗糯黍精鑿之穀。殊不知黃酒不可久攔。尤不可致遠。車載則色惡而味變。又深春炎夏初秋。皆不可造。且價高而難以充量。飲燒酒數兩者。非黃酒三二觔。不得一醉。卽有中人之產。亦豈能用十倍之資。以縱飲窮民。則不禁而自不能沽。所省民間飲酒之費。十居六七。又其顯見者也。

一謂驟禁燒鍋。恐胥吏乘此以擾民。不知前此惟陽奉陰違。或開或禁。故有司胥吏得緣爲姦利。若通行

禁止官能守法。民自知畏。更何緣以擾民。見今直隸山東嚴禁燒鍋。已經數月。未聞擾民別生事端。其明驗也。

一德沛奏稱膏腴之士。植無用之材。已屬暴殄。況登場之穀。爲亂性之資。又自古及今。皆知其不可者等語。是其意謂不可不禁也。而又慮州縣官有刑民錢穀之責。千把總有操防訓練之司。不得不委之兵役。番捕恐愚民受其侵擾。此則爲有司所蔽惑耳。國家設守土之官。以察民間之疾苦。興利除弊。皆須必躬必親。實心爲之經理。若除刑名錢穀操防訓練外。一切委之兵役。則不可以任州縣之寄。爲百夫之長矣。伏念燒鍋之禁。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所屢申也。所以陽奉陰違者。皆由不肖有司及本地勢紳。有所利而爲之護持。是以胥吏土豪。得因緣以爲姦利。今聞聖主特諭永禁。則有司勢紳。百方巧說。以惑九卿督撫之聽。九卿督撫。以言者衆多。遂謂此衆人之公言。而不知其爲不肖有司及勢紳之私意也。若千百萬窮民之苦穀。費而望禁燒鍋。則何由達於九卿督撫之聽哉。臣區區之心。不勝激切仰企之至。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竊惟自古開創之初。臣主一心。萬民畏法。故變更制度。縱橫任意。立見成功。承平之後。百吏因循。姦民抗巧。而欲更化善治。必得其機會。因勢以利導之。然後無沮格中廢之患。故唐之中葉。議復府兵。久而無成。會吐蕃以牛運糧至原蘭。牛無所用。李泌建議。以爲急市其牛。可得六萬頭。以給沿邊戍卒。開墾荒地。願

留者給爲永業。則府兵漸次可復。但需急爲之計。過旬月則不及矣。而當時不能用。讀史者莫不痛惜焉。乾隆二年。皇上特降永禁燒酒諭旨。以九卿督撫各持一議。久而未定。今年三月。復降諭旨。命禁躡麩。前月中。又特命嚴禁燒鍋。聖主至仁至明。爲國家樹根本之道。洵億萬世生民之福也。臣之愚心。竊謂永禁燒鍋。惟此時爲易。臣前年奏請先禁河南北五省者。以南中粟米尙多。恐愚民不知其宜禁也。今江南旱荒。浙江福建。米價騰貴。江西湖廣多米之地。亦幾倍於前。若以此時特頒諭旨。布告天下。各省俱行永禁。則民心感說。可以不勞而定。蓋前此在內之公卿。不過牽於莊頭之厚利。在外之督撫。不過惑於有司胥吏之浮言。又恐有虧關稅。今見萬民飢殍。聖主憂勞。則九卿督撫。必不忍飾浮說以相阻撓。卽莊頭土豪。亦不敢干功令而犯衆怒。明年春夏。當無異議。至秋冬卽大有農收。皇上堅持而申諭之。則此法可永定矣。九卿中言禁之未便者。惟孫嘉淦尹繼善二人。非有私意。乃所見實然。但孫嘉淦止知燒酒永禁。以此營生者。一時不無失業之苦。至永禁以後。利益溥徧。則未嘗籌及。卽如今年孫嘉淦請弛躡麩之禁。各省督撫未有以爲是者。可知人心之公。自有不能曲徇之是非也。況去歲直隸地方嚴禁燒鍋。業已半載有餘。山東則自始至今。未嘗弛禁。兩省之民。未聞以此爲病。則謂擾民而難禁。乃胥吏有司之姦言。而督撫誤信之明矣。尹繼善曾與臣言。非謂燒酒不宜禁。乃謂愚民習便。無法以禁絕之。然行之於此時。則無貧富賢愚。皆知其宜禁矣。此正可以永禁之機會也。至於種烟所減之粟米。較之燒酒所耗亦十分之六七。

而禁之。又不若燒酒之難。蓋種於田野。半歲乃成。不可掩藏。無俟嚴刑峻罰。第拔其苗。扑責其人。即不敢再犯矣。如謂八旗祭祀舊制。必用燒酒。兵丁巡夜。寒冬難盡禁烟。則特開古北口一路塞外。燒酒與烟。官給印票。許載入京城。則可給矣。如謂廣西雲貴瘴厲之地。烟微有補。則飭督撫查明瘴癘州縣。聽民於山澗種烟。不得出境販賣。而永禁於平地。則亦可以兼濟矣。前直督李衛曾奏稱。宣化府地方。所產高粱。有味苦者。惟凶年。乃以充飢。豐年宜聽其燒酒。則即如所奏。豐年聽其燒酒。而不許出境販賣可矣。昨閱邸報。見甘撫元展成奏稱。甘肅苦寒。嚴冬風雪。口外兵民。非此不足以資溫煖。即如所奏。凡沿邊及口外駐兵防守之地。自十月聽其燒酒。二月嚴禁。其餘州縣。則概行禁止可矣。且臣積年確訪。宣化一府。所以種苦高粱。獨多者。以燒酒利大。運販遠方爲便也。若不許出境販賣。則所種苦者日少。而不苦者日多。儻遇荒歉。宣化一府之高梁。不需官移。而商自轉販鄰封。以濟飢乏矣。至元展成所奏。窮民裋褐不完。必借杯酒以敵寒威。尤屬窳言。果身無衣。腹無食。杯酒豈足以禦晝夜之寒威。果有餘錢以酤酒。則積兩月之酒價。可得寒衣以禦三冬矣。至於商旅。則用酒無多。黃酒本無禁令。而必欲用燒酒。以耗至可寶貴之黃米。何意乎。況自漢唐以至元明。皆苦邊地少粟。多方運餉。而於春秋和煖之日。多作無用生事之燒酒。以耗有用難致之軍糧可乎。且以宣化一府之私利。西邊數鎮之嚴寒。而廢四海九州之長利。釀生民之隱憂。撓國家之本計可乎。但永禁之法。若不毀燒鍋。不除烟酒關稅。終非拔本塞源之計。伏望我皇上斷而行。

之。如羣臣尙有異說。伏乞皇上詰問。除禁酒禁烟。更有何法。可使粟米日多。令其陳奏。庶幾諸臣爲百姓思之。爲皇上思之。而知顧私利之非忠。執淺見之誤國也。更有請者。凡羣下所奏。若實有當於事理。則祈我皇上特旨行之。蓋以人情熟於揣摩。且多嫉妬。知議出羣下。則思多方以破壞之。臣伏見我皇上敬天仁民之實德。虛己樂善之實心。洵可以興三代之治。而羣下之結習不除。則雖我皇上日夜憂勤。而庶政終難於興起。至於開源節流。乃自古聖王使菽粟如水火之常經。上腴之田。半變爲烟圃。五種之美。半化爲漕餉。民間積貯日少。若疊遇水旱。雖盡發太倉常平之積粟。費數十百萬之國帑。實不能遍濟千百萬之窮民。思之令人寒心。卽如目今各路凶荒。向使民間多畱一石之粟。米較之官爲採買輸運。所省國帑不止一倍。若目下早定一日之大計。則後此可早釋我皇上一日之憂勞。而諸臣猶以永禁燒酒爲未便者。真愚臣之所不解也。臣今年血氣日衰。初寒則晨夕戰慄。飲食日減。誠恐一旦遂填溝壑。則諸臣阻撓之淺見。國家久遠之深憂。不得復達於聖主。謹罄竭愚忱。盡言無隱。伏惟鑒察。謹奏。

請除官給米商印照劄子

臣閱邸報。兩江督臣那蘇圖。奏請備荒宜照去年部議定例。凡米船過關。卽詢明係往被災某州縣售賣。免其納稅。給與印照。責令到境呈送地方官鈐印。於回空過關時呈驗查銷。如偷運別省。并沿途先行糶賣。將寬免之稅。倍追治罪。已蒙硃批。照所請速行在案。仰見我皇上愛民深切。不緩須臾。督臣仰體聖德。

計畫周悉。但所稱查照定例。內有急宜變通者。凡販米客商。遂貴去賤。本不待教而喻。凡米價貴賤。視被災淺深。災淺者價貴。災深者價必尤貴。若必限定到某處糶賣。不可改移。假如沿途米價更貴於所報往賣之處。則此地之飢困。必更甚於彼地。客商不敢違法而擅賣。貧民嗷嗷待哺。必欲強買。竊恐爭奪搶攘之患。必更叢生矣。大凡米價騰貴之地。一遇客商湊集。價必稍減。此地稍減。又爭往他所。聽其自便。流通更速。若價昂既不敢賣。價減又不得不賣。商賈用本求利。必視此爲畏途。而觀望不前。又地方官鈐印一節。卽官長不敢畱難。而胥吏隨處需索。往返再三。視納稅費增數倍。更有慮者。客商挾資往來江湖。多隱祕其蹤跡。惟恐生人識其面目。所以防盜賊之拘執拷索也。若使出入官署投批請印。人人知其爲商。尤所深懼。臣少時授經四方。時附客船。深知此中情事。故敢冒陳愚見。伏乞皇上特降諭旨。凡米船過關。免其納稅。聽憑轉運本省地方。隨處售賣。不許偷運別省。庶大商小販。人人踴躍爭先。而民食可少濟矣。謹奏。

論山西災荒劄子

臣本月十五日閱邸鈔。始見御史楊嗣璟奏。山西歲歉。奉旨著巡撫石麟。速行明白回奏。仰見聖心憂民之切。但州縣旣匿荒不報於先。而大吏又失察於後。今奉旨查問。恐地方官不無多方掩飾。幸免罪愆之弊。萬一石麟回奏。未能盡實。再遣大臣往查。非越月不能上聞。而被災之民。朝不保夕。恐難久待。伏乞我

皇上卽召山西在京大小臣工清問。俾各陳所知。如與御史所奏相符。則求特遣忠實大臣。前往會同巡撫覈查被災淺深之地。卽照直隸山東之例。一體動帑賑濟。庶被困飢民。不致流離失所。我皇上視民如傷。四海蒸黎。感戴聖恩。皆如赤子之仰父母。故敢竭其愚忱。不勝激切悚惶之至。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二

奏劄

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劄子

臣聞人臣之義。國爾忘家。君爾忘身。士大夫敦尚氣節。東漢以後。惟前明爲盛。居官而致富厚。則朝士避之若浼。鄉里皆以爲羞。至論大事。擊權姦。則大臣多以去就爭。臺諫之官。朝受廷杖。諫疏夕具。連名繼進。至魏忠賢播惡。自公卿以及庶官。甘流竄。捐腰領。受錐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接也。雖曰激於意氣。然亦不可謂非忠孝之實心矣。惟其如是。故正嘉以後。國政愼於上。而臣節砥於下。賴以維持。而不至亂亡者。尙百有餘年。臣竊見本朝敬禮大臣。優恤庶官。遠過於前明。而公卿大臣。抗節效忠者。寥寥可數。士大夫之氣習風聲。則遠不逮也。臣少遊四方。所至輒問守土之吏之爲民利病者。無何而大病於民者。已列薦章矣。民所愛戴者。多因事罷黜矣。叩其故。則曰此富人也。非然。則督撫之親戚故舊也。非然。則善於趨承詭法逢迎者也。其罷黜者。則以某事件某上官耳。閒有貪殘而被劾。循良而得舉者。則督撫兩司中。必有賢者焉。而亦寥寥可數矣。至於九卿乃九牧之倡。萬官庶事之樞紐也。督撫臺垣之條奏。特下九卿。必國體民生所繫。猶叩樹本百枝皆動。而可或有差忒乎。以臣所聞見。凡下廷議。其爲督撫所奏請。則衆

皆曰。此某部某長官所交好也。或上方嚮用。未敢駁正也。已而議上。則果謂宜從矣。其爲科道所條奏。則衆皆曰。原議某所建也。其事某某所不利也。已而議上。則果謂必不可從矣。同官中卽有持正而力爭。各部院卽有心知其非。不肯畫題者。而其議之上達自若也。其保舉僚屬。半出私意。亦不異於外吏。但偏近輦轂。耳目衆著。出於公道者。尙可參半耳。是以聖祖仁皇帝中年以後。灼知此弊。刑誅流錮。以懲奸貪。拔擢於全。以勸廉吏。而親信清公樸實之人。世宗憲皇帝。敬承此意。極力廓清。宵旰孜孜。惟務發外吏之欺蒙。破在廷之結習。十餘年閒。少知畏法。而終未革心。蓋由營私附勢之習深。而正直公忠之人少也。我皇上至誠惻怛。諄諄開諭。可謂深切著明矣。而特旨薦舉。服在大僚。尙或引用富人。以便身家。在外督撫。多以報荒爲難。而州縣又以匿荒爲自安之計。其有不肖者。每遭歲歉。轉日夜徵比。以迫蹙貧民。冀邀蠲免。因緣爲利。此風不改。則皇上日夜憂勤於上。而治教禁令。不能不墮壞於冥昧之中。尙安望百度之皆益。實德之及下乎。臣伏讀三年中前後諭旨。於臣所陳之積弊。亦旣洞晰於聖心。而思有以矯正之矣。然所以矯正之者。則有本統焉。文武之政。非其人猶莫舉。而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治道之興。必內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誠無私。深識治體者兩三人。然後可以檢制僚屬。而防胥吏之姦欺。外而督撫兩司。每省必得公正無欲。通達事理者四三人。然後可董率道府。辨察州縣。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識。有守而幾於有德者也。雖數十數人不易得。況一旦而得數十人哉。然不如是。終不可以興道而致

治。孟子云。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自古聖君賢主。未嘗借才於異代。亦惟我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礱之。信賞必罰。以勸懲之而已。所謂勤心以察之者。一則明辨部議會議是非之實也。凡一事之興廢。其利害常伏於數轉之後。故雖周公之聖。猶有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未得者。況庸常之人。雜以私意。而揣摩瞻狗乎。而姦邪文法之吏。每能巧飾偏辭。變亂是非。言之鑿鑿。使觀者難辨。孔子所以惡佞之亂義。惡利口之覆邦家也。是以唐宋以來。凡廷議皆以宰相斷決之。以學士參議之。以給事中駁正之。自明中葉以後。姦相擅權。毒流天下。聖祖仁皇帝時。亦有以招權籠賄。家累鉅萬者。賴聖明剛斷。同時罷黜。而自是以後。潔己自好者。皆以避權爲安。內閣擬票。雖有兩簽。從未有摘發部議之非。而奏請改議者。古者御史之外。別設給事中。專駁宰相成議。上及詔旨。而南宋以後。舊典寢廢。以故朱子屢歎之。以臣所聞見。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暨我皇上。時有盡屏廷議。而獨斷其行止者。命下必大服衆心。故臣愚以爲凡部議會議。有關於國體民生者。勿遽批發。必再三尋覽。以究其事理之虛實。意見之公私。微有所疑。必召平時聖心素信其忠誠無私。通達事理者。盡屏左右。每人而獨問之。參伍衆說。然後內斷於聖心。此卽虞舜好問好察。以輔其惟精惟一之學。而孔子所歎爲大智也。臣伏見皇上於部議從者十九。於九卿兩議。大抵從其列名衆多者。道路之口。頗有未協。聖心如天。或以爲主議者衆。必人心所同。而不知其實乃本部一二人之私意。或九卿中一二人之偏見。怯懦瞻狗者。明知其非。而不敢辨也。抑又

聞用人之道。惟知之爲難。凡人之智識。必叩之而後知其材勇。必試之而後見其忠邪。誠僞。必久與之習。而後得其真。太公望。文王之師也。武王用之。猶反覆窮究。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管夷吾。齊國之望。鮑叔牙所深知也。桓公用之。猶每事諮度。相與問答者。凡數萬言。方今四海九州。萬事百度。皆總歸於六部。而決於卿貳五六人。每日文書到部。最少亦一二百件。苟一事之失其理。則姦心必滋於蠹吏。實害必被於兵民。此卽五六人皆至公至明。虛己和衷。日夜講求。尙慮其有失誤。而我皇上於六部卿貳中。灼知其才識。深信其忠誠者。凡幾人乎。古聖王用人。惟已。必先勞於求賢。臣伏願皇上。惟盛暑嚴寒。宜安養聖躬。不可過勞。外此少有餘閒。卽延見廷臣。凡六部都察院奏事。披覽之下。微有所疑。卽召見問訊。使各陳所見。聽其言語。則明昧可知矣。觀其氣象。察其心神。則公正私曲。大略可見矣。卽有利口而飾爲忼直。邪媚而貌類恪恭者。以我皇上之至誠至明。久與之習。必有呈露於幾微。而不能自揜者矣。其餘京堂科道條陳。屢合事理。翰林敷奏。深當聖心者。亦宜慎選其人。俾輪班侍直。事有疑難。隨時召問。以習察其志行。而劑度其材能。至於大僚中。已爲我皇上所深信者。尤宜朝夕燕見。與議論天下之事。以窮究其底蘊。果能忠誠無私。而又通達事理。則於同官百吏。皆能助皇上以檢察。而得其實矣。所謂依類以求之者。天下惟君子與小人。性情心術。如水炭之不相入。小人所悅。必諛佞側媚者。雖有才智。而爲國患更深。樸直清慎者。雖無才智。尙可奉公守法。竭力自効。是以周公立政之篇。所三致意者。惟勿用儉人。而求吉士。以勸相國。

家而已。所謂儉人，諛佞側媚而有才智者也。所謂勸相，樸直清正之士。雖才智不足，而率作策勵，尙可以有輔於庶政也。自古有君子而誤信小人者，斷無小人而能進君子者。故求賢之道，必以其類爲招。保舉舊例，臨時按品秩資格，俾各舉一二人。法本無愆，而人多難信。我皇上於在內之九卿，在外之督撫，深信其忠誠無欲者，必各有數人。伏願特下密旨，命盡舉所知，而別其材之所宜。然後考覈試驗，而次第用之。比之按資格以汎舉者，必爲得實，而聽請託利身家之結習，不禁而自除矣。所謂切實積久以磨礱者，自漢唐以後，雖仍六官之名，而職事多非周官之舊矣。而就今功令所宜秉承者，則吏部之職，非獨按籍呼名，循例黜陟也。其實在使請囑者，望風而自止。巧法者，百變而難欺。戶部之職，非獨謹守管鑰，會計出納也。其實在明於萬貨滋殖之源，生民實耗之本。禮部雖奉行舊典，而事有特舉，必當酌古準今，可爲後法。且寅清端直，無玷其官。兵部之實，在輯將校之驕氣，以綏靖兵民。消禍變於無形，以折衝萬里。刑部之實，在時情罪之寬嚴，以砥維風教。辨四方之僞獄，以震懾職司。工部之實，在識海內山川之形勢，以知疏鑿之宜。覈水土人功之等差，以定工程之度。至於都察院之設，本以肅朝廷之綱紀，做百吏之官常。劾中外文武大臣之不法，而自副都御史郭琇排擊要人以後，五十年來，未聞力爭國家之大事。斥指大吏之非人者，不過掌行過文書而已。然則此職，蓋幾於虛曠矣。伏願我皇上於部院卿貳，必慎簡忠誠，而以明達者佐之。辨其材之所宜，而各責之以實。使日夜訓勵其僚屬，而隨時以進退之。則中材以上，咸自矜奮，數

年以後。公正之風可作。而練達事理者亦漸多矣。所謂信賞必罰。以懲勸者。凡中人之志行。多以獎進激勵而成。平時主部議者。不過正卿中一二人。主會議者。不過九卿中皇上所嚮用之數人。順從緘默者。長得自安。據理直言者。必遭忌嫉。積習爲常。所以靡靡日趨於瞻狗。而非果竟無人也。倘我皇上時時延見。一一考驗。忠誠者篤信之。明達者褒嘉之。懷私者廢斥之。庸昧者退罷之。則旬歲之間。勃然而興起矣。世宗憲皇帝於大計保舉之員。贓罪敗露。督撫降調。司道革職。條例甚嚴。而奉行不實。惟奉特旨獨舉一人者。降調甚多。而督撫司道之計典無聞焉。蓋以所舉衆多。不能盡詰。而姑從寬貸耳。用此賂請陰行舉劾。顛倒無所顧忌。若一依雍正六年定例。執法不移。則孰敢徇私任意以自累乎。自耗羨歸公以後。州縣之繁劇者。養廉至千數百金。猶不足以延幕客。辦公事。在內諸司。雖蒙加俸一倍。猶不足以僦屋賃僕。秣馬供車。伏願通計天下之耗羨。及經賦所餘。詳加籌畫。必使州縣得備其公事。諸司得贍其身家。然後一犯贓私。嚴法不貸。其聲績顯著者。則時賜金帛。進爵秩。而使久於其任。如此則凡爲吏者。皆得俯仰寬然。潔己以奉公。孰肯苟且行私。以自取終身之墜陷乎。信能行此四者。則忠良有恃以不恐。姦邪有術而難施。中外大臣。日夜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庶司百吏。皆知奉公守法。潔己愛民之爲安。數年之後。衆正盈廷。官守經法。民無倖心。雖大艱猝投。無難共濟。而況舉先王足民之大經。布前代屢驗之良法。尙何慮其阻撓廢格。縱私生事以擾民乎。至於民食既足。則當漸爲禮俗之防。官常既修。則當實講教士之法。內

治既定。則興屯衛於邊關。設軍田於內地。使精神可以折衝。立制防於海嶠。謹治教於苗疆。使患害消於未兆。皆宜次第修舉。而臣不敢以爲言。誠以積習不除。人材不足。官常不立。則爲之而必不可成。成之而必不可久也。凡所陳奏。皆臣五十年來所耳聞目見。確知其狀。不得不入告聖明者。臣老矣。生世無幾時。如以臣言爲可用。伏望留臣此摺。以驗羣情。以考治法。時復賜覽。如用臣言而無利於民。無益於國。雖臣死之後。尚可奪臣之爵命。播臣之過言。以示懲責也。昧死上陳。不勝悚息瞻企之至。謹奏。

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

臣竊惟明初五經大全。皆各主一人之說。且成於倉卒。不過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輯之書。稍摭衆說以附之。數百年來。皆以爲未盡經義。不稱大全之名。是以聖祖仁皇帝特命重修四經。頒布學官。昭示羣士。然惟周易多裁自聖心。所取至約。而前儒未發之蘊。開闢實多。故特名折衷。餘三經則曰彙纂。我皇上躬履至道。重念先聖遺經。未盡闡揚。詔修三禮。乃漢唐以來未有之盛事。而三禮之修。視四經尤難。蓋易詩書有周張二程以開其先。而朱子實手訂之。典謨以下。亦抽引端緒。親授其徒。胡氏春秋傳。雖不免穿鑿。而趙啖二陸劉孫胡程之精言。採錄實多。諸經大義。已昭然顯著。故折衷彙纂。但依時代編次。先儒之言。而不慮其無所歸宿也。陳澔禮記說。自始出。卽不饜衆心。詆議紛起。周官儀禮。則周程張朱數子。皆有志而未逮。乃未經掣闢之經。欲從大全之例。則無一人之說以爲之宗。欲如折衷彙纂。但依時代編次羣言。

則漫無統紀。學者終茫然莫知其指。要必特起凡例。俾大義分明。而後兼綜衆說。始可以信。今而傳後。臣等審思詳議。擬分爲六類。各注本節本注之下。一曰正義。乃直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發明。如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之類。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皆可通。不宜偏廢。六曰存異。如易之取象。詩之比興。後儒務爲新奇。而可欺惑愚衆者。存而駁之。使學者不迷於所從。庶幾經之大義。開卷了然。而又可旁推交通。以曲盡其義類。伏惟我皇上聖學崇深。剖析經史。通微抉奧。故敢略陳愚見。仰求聖誨。鑒定施行。以便排纂。爲此謹奏。

奏重刻十三經廿一史事宜劄子

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學士兼管翰林院事張廷玉。福敏奏稱。重刊經史。必須參稽善本。博考羣書。庶免舛譌。武英殿爲內府藏書之所。就近校閱。實爲便易。今擬於編檢內選派六員。咨送到殿。俾校勘刊刻。會於一處。則錯誤可免。而書易成。奉旨依議。編檢六員。恐不敷用。着添派庶吉士六員。欽此。臣等卽通知莊親王。令武英殿監造等。查庫內存貯書籍。並無監板十三經廿一史。竊思經史。惟宋板字鮮遺譌。目今不惟宋板難得。卽明初刻本亦少。臣生平所見。惟嘉靖以後之板。已屢經改補。無三五頁無遺譌者。而現今監板。更剝蝕無一完善。可憑以校對。伏祈皇上飭內府并內閣藏書處。徧查舊板經史。兼論在京諸

王大臣及有列於朝者。如有家藏舊本。卽速進呈。以便頒發校勘。并飭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督撫。購求明初及秦昌以前監板經史。各送一二部到館。彼此互證。庶幾可補其缺遺。正其錯誤。更有請者。自唐初孔穎達賈公彥等所引十三經及傳註。並周秦間諸子。已多譌誤。宋明刊刻。未經訂正。我皇上博極羣書。倡明經學。臣等當詳悉校勘。一一開列。進呈御覽。酌定改正。昭示來茲。庶幾此書刊布。度越宋明。以副我皇上嘉惠後學至意。又前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曾博訪宋板。校正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遺譌。臣曾見其書。並求下江蘇巡撫。向其家索取原書。照式改注。別本送館。原本仍還其家。毋得損壞。其餘校勘事宜。具列於後。伏候聖裁。

一校勘經史。與見修之書不同。見修之書。卽有遺落。可增刪上下文。以就合之。經史行世已千數百年。遺落一句數字。卽需重刻數十板。勞費甚大。必更番校對。一字無譌。始可寫樣。必樣本對清。始可登板。若限期催促。一部未成。又發一部。必多錯誤。

一翰林院送到編檢六人。奉旨添派庶吉士六人。臣等擬擇原在殿編校翰林十二人。合同分派。先對十三經。互稽經傳。以考舛誤。限八月內將底本對完。臣等細加斟酌。繕摺進呈。然後次及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史皆有注解。亦宜詳勘。以下諸史。則參伍舊本。增改落字錯字。加功較易矣。

一舊刻經史。俱無句讀。蓋以諸經注疏。及史記前後漢書辭義古奧。疑似難定故也。因此纂輯引用者。多

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詳考。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了然。乃有裨益。

一前明所刊經史。每卷之首。止列校刊職官姓名。而漢唐先儒。轉附第一行。每卷之下。且或止稱某氏。或具姓名鄉里。或并詳官階封邑。諸經諸史。款式各殊。聞彼時書出。卽衆議譁然。其後馮夢禎爲國子監祭酒。重刻史記。始變其例。衆以爲是。今擬倣其例。王大臣監修校勘。列於目錄之前。漢唐先儒。列於每卷之前。分校諸臣。列於每卷之末。卷內若有遺譌。則分任其責者。無可推諉。庶幾各竭心力。又在殿翰林。內有詹事府正詹事陳浩。左庶子周學健。翰林院侍讀學士呂熾。編修朱良裘。行走年久。向來一切編校之事。承辦居多。今擬將諸翰林所對經史。仍派令此四人分領。以專其責。合併聲明。

一刻字之板。材有老穉。乾久之後。邊匡長短。不能畫一。故自來書籍。止齊下線。惟殿中進呈之書。並齊上線。臨時或烘板使短。或煮板使長。終有參差。仍用描界取齊。數烘數煮。板易朽裂。凡字經剝補。木皆突出。散落。再加修補。則字畫大小粗細不一。而舛誤彌多。經史之刊。以垂久遠。若致剝落。則虛糜國帑。伏乞特降諭旨。卽進呈之本。亦止齊下線。不用烘煮。庶可久而不敝。爲此請旨。欽定程式。以便遵行。謹奏。

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劄子

昔宋臣蘇軾進言。河北五路。乃自古豪傑之場。其人可任以事。然欲使之治聲律。讀經義。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則惟有不仕而已。請特爲五路別開仕進之門。蓋因爾時以詩賦設科。河北五路。雖有直方魁

傑之材。而自遠靡由。爲可惜也。國家會試。以南北中路分額。士多爭論功令屢更。乃定議分省計卷。欽定名數。此誠至均至平之法。惟翰林一職。專司文學。河北五路。及邊徼遠省。與選者甚稀。臣自有知識。竊見內閣九卿。出於翰林者十常七八。蓋因職親地近。材識志行之美。易達於天聽。若散在州縣。則或掛於事故。或抑於上官。雖有介節長才。或趨赴以終老。故天下士。尤以翰林爲清華。而恨不得與。本科進士。已經朝考。我皇上復命王大臣選擇。以備引見。此作育人材。公溥詳慎之至意也。而朝考取備庶常之選者。三十有六人。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數已三十。其餘僅六人耳。豈吳越三楚而外。材識志行。可以登清華列侍從者。竟無其人。與徒以聲律辭章。素所不習者多耳。選館之期。伏乞聖明少爲留意。至於教習庶常。臣請嗣後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仍課以詩賦。其餘各省。則專治本經義疏。及資治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散館之日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得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如此則東南之士。益留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以及邊方之士。亦不至困於聲律之未諳。可以陶冶羣材。使爭自淬礪。蓋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之所關尤重。使海內昭然。知我皇上取人不專以文辭。而必求其實濟。則有志之士。當益思自奮於聖明之世矣。天下之事。苟有偏重。則積重積輕之勢。以漸而成。而弊亦隨之。惟聖主能見其微。故臣敢冒陳末見。上瀆聖聰。謹奏。

論考試翰林劄子

爲冒陳末見。以備採擇事。我皇上特降諭旨。親試翰林。俾有學有識者。得自見於聖明之朝。而鄙樸無文者。不能冒濫。誠陶冶羣材。磨礪激勸之至意也。但如雲貴川廣諸省。地本荒遠。學少師承。詩韻文律。俱非所諳。是以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每值選擇庶常。及散館之期。於諸省恆多寬假。非特鼓其向學之志。亦懷柔遠人之一道也。伏乞我皇上。於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及陝西湖南諸省。其文義荒疏。應加罷斥者。較他省稍爲矜恤。概賜引見。相其材質。分別改任。以示優容。蓋其地登朝之士。較中土爲稀。苟有膺清華之選者。卽鄉邦之衆望屬焉。儻蒙格外垂恩。不惟可廣教思於無窮。亦可使邊荒之民。奉揚皇仁。感激勸勵。臣不揣愚昧。上瀆聖聰。不勝戰慄悚息之至。

請定孔氏家廟祀典劄子

欽惟我皇上。躬履至道。復先聖之喪紀。考三禮之遺文。事關名教。莫不周諮詳議。以求其當。洵好問好察之至意也。前副都御史臣陳世倌。奏請加封崇祀先師前母。奉旨九卿議奏。臣愚陋之見。與九卿所議。未能畫一。又忝列禮官。值茲鉅典。不敢不敬陳末議。以候聖裁。謹按啓聖王娶於魯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既老。求婚於顏氏。顏父問三女孰能往。先師母最少。對曰。從父之制。將何問焉。見於家語。見於史記。注見於闕里志。其言歷歷可據。家語爲東漢時孔氏所出家藏書。至王肅而顯。朱子學庸集注。乃晚年所定。於哀公問政章。兩引家語。總注云。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其文尤詳。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

據此則子思未作中庸以前。孔氏原有家語之書明矣。朱子又嘗曰。孔叢子乃後人所僞作。家語蓋王肅編古錄雜記。語或有疵。然非肅所自作。夫所謂有疵者。謂引大戴禮帝繫姓。及雜記墳羊與骨節專車之類耳。至先師之生母前母。肅豈敢妄爲構造。則其爲孔氏之舊聞明矣。朱子之言。炳著如此。而或欲據此以爲朱子不信家語之徵。不亦誣乎。若史記註之正義索隱。則取諸孔安國馬融鄭康成何休杜預范甯賈逵服虔諸儒。周以後之書。莫古於遷史。而孔子世家所載。先師父與先師母顏氏配合。甚爲誣妄。又云。孔子不知父墓。乃其母諱之。故注引家語。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有足疾。既老。求婚於顏氏。以辨史記所傳之謬。若以家語施氏之事爲非真。則是以遷史所傳爲可信矣。此又人人知其不可者也。至於闕里志所據。本於祖庭廣記。乃孔氏世守之書。假令啓聖王元配施氏。稍有疑似。何以自著於家乘而不之削邪。然而孔氏家廟。至今無施氏之主者。蓋亦有故。緣唐哀帝天祐二年。朱全忠逆亂。天下分裂。孔氏之洒掃戶孔末作亂。殺先師四十二代孫光嗣。而自爲曲阜令。孔氏苗裔幾絕。是時光嗣子仁玉。生始九月。其母張氏。挈之逃匿外家。比九歲。魯人以聞於梁。梁始命仁玉嗣位。仁玉孤幼童昏。復立宗祊。於危難搶攘之餘。其祀顏氏而不及施氏。豈可以爲典要哉。仁玉以後。蹈常習故。不復自反其初。而歷代以來。則亦但知崇祀先師於太學膠庠。無由知其家廟並無施氏之主也。而諸臣多謂顏氏篤生先師。不可以施氏之主。位於其右。此大非也。先師母顏氏。明於大義人也。觀其聞父命而請行。則持身一稟於禮。而無俗情可

見矣。身膺先師之封典。秩祀二千餘年。而與啓聖王相守至老之施氏。竟不得祔於廟。不獨先師怒然心傷。而先師母顏氏之心。亦有缺然不自得者矣。我朝重熙累洽。至世宗憲皇帝。及我皇上之世。如周家之制禮作樂。大備於成康。故曲阜令孔毓琚。既申詳撫臣陳世倌。以請於前。世倌今爲副都御史。又復以爲請。誠以數百年來未舉之曠典。欲及聖明之世。以補其廢闕也。昔程子荅友書。嘗言若前母無子。似宜以生子之母配。朱子深以爲非。謂宜遵唐禮。以前母與生母並配。此萬世之定論也。況我朝封典。必先前母而後及生母。今明徵於經傳之載紀。折衷於朱子之定論。揆以先師先師母孝敬之仁心。斷以我國家之令典。施氏之應受封於朝。設主於廟。義無可疑者。況本乎孔氏子孫之自請。必其實有不安於心者可知也。陳世倌前奏未經部允。今復陳奏。則其爲人心之不可以已者。又可知也。臣愚以爲應特勅錫封。施氏與顏氏並祀寢殿。以昭我皇上錫類之仁恩。邁古之盛典。臣一介寒微。非好與諸臣爲同異。以瀆聖聽。誠以此事繫海內之觀瞻。關萬世之公議。不敢不詳悉慎重。苟徇衆議。我皇上聖學崇深。必有以察臣言之是非。臣不勝戰慄企瞻之至。謹奏。

請以湯斌從祀文廟及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劄子

伏惟世宗憲皇帝。特詔故御史陸隴其。從祀孔廟。故工部尙書湯斌。又荷我皇上特恩。賜諡文正。補入賢良祠。頃讀聖諭。求直言極諫之士。首舉隴其爲標準。兩朝聖主。尙德褒賢。非獨二臣之榮。乃邦家之光也。

臣竊思湯斌實學躬行。與隴其相匹。而立朝大節。則尤彰顯。故五十年來。學者號稱湯陸。或謂其講學之書。雖宗朱子。而亦閒取陸王。殊不思陸王之身。已從祀孔廟。而乃以議斌。義無所處。又世宗憲皇帝。特建賢良祠。以褒前厲後。而故大學士熊賜履。左都御史郭琇。尙未得與。想當時禮官未有以二臣生平入告者。竊思賜履。當四輔臣柄國時。獨上萬言書劾之。是以聖祖仁皇帝。甫親大政。卽擢居輔弼。專以尙書周易及朱子之書。啓沃聖心。及晚年再起。立朝則不附權要。私居則泊若寒儒。可謂終始不渝矣。郭琇首發柄臣之朋黨。奸欺。聖祖仁皇帝。赫然震怒。同時罷斥。朝政爲之清明。善良由茲坦步。其功最著。竊觀賢良祠諸臣。有遠不及二臣。但以廉靜勤慎。而得定祀者矣。而二臣不與。海內公論。多以爲疑。臣聞古昔聖王。操三重之道。可進退百代。以制祀典。故唐虞以前。稷祀句龍。至成湯而易之。以姬棄。其明徵也。伏乞我皇上。勅下內閣。九卿定議。俾湯斌從祀孔廟。則可以昭本朝理學之昌明。俾熊賜履郭琇入賢良祠。則可以爲公卿臺垣之模楷。此海內有心有口者之公言。非臣一人之私議也。

論九卿會議事宜劄子

爲敬陳末議。以覈事實。以肅風紀事。伏惟我皇上。布德彰教。興利除弊。所以惠保黎蒸者。聖心所運。無遠不周。羣下所陳。雖微必錄。臣每自念。生逢不世出之聖主。愧無嘉謨。以勤盛治。近在九卿班。見有二事。返之恐心。欲緘默而有所不安。故敢敬陳。以備採擇。

一九卿會議。宜少爲變通。以責實濟也。凡發九卿會議。必因事體重大。或理有疑難。故博稽於衆。期詢謀之僉同。其或意見各有所主。本許並陳。以俟宸斷。此執兩而後用其中之道也。邇來值奉旨發議事。主稿之部。先期將原奏傳送九卿。及期會集。則主稿之部。書吏將原奏宣讀一過。隨將所議之稿。宣讀一過。卽以次送九卿書題。聚三四十員之九卿。而取決於俄頃之間。未議之先。旣不知主稿者如何定議。俄頃之際。豈遂能耳順心通。則是有會議之名。而無其實也。亦間有一事而再議三議者。亦不過主議數人。相與商論。餘惟旁觀受成而已。在九卿受皇上深恩。豈敢以雷同附和。苟且塞責。但啓口而有言。無答之者。並無辨之者。不過聽其自言自止。而書題者已紛紛相繼矣。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凡有會議事。宜令主稿之部。先行定議。然後移送九卿。俾得從容審度。如所見相同。卽於移稿之上。畫押送還主稿之部。不必更行齊集。如其中尙有數人未協所議。則主稿之部。專會同未協各員。至公所詳悉商酌。以求其是。其或必不能同。則異議者將所議斟酌畫一。畫押送主稿之部。使並列上奏。以俟聖裁。蓋凡物之理。偏舉其一端。皆可以言之成理。而不見其罅漏。兩端並列而相形。則可否立見矣。是非之心。人所同有。主議者能平心以察異己之說。則必無護前自用之失。知異己之說。可並達於宸聰。則不敢不虛公詳慎。而偏執所見。如此在諸臣旣得各抒其敬事之心。而皇上亦可以收兼聽並觀之益。且可藉是以知諸臣之明昧。自不敢以不當理之浮言。上煩聖聽矣。

一詹事科道。應照舊例。使與會議也。查本朝典例。九卿而下。詹事科道。並列會議班。所以盡衆人之思慮。以求事理之至當。非具文也。而十餘年以來。批發會議事件。多止及九卿。而詹事科道不與。臣以爲國家大事。諮詢不厭其周。九卿而外。未必無一得之可採者。況詹事班資清要。不日卽列九卿科道。本屬諫官。唐宋以來。雖制誥皆得封駁。官雖卑而專司言責。於天下之利弊。朝政之缺失。大吏之過愆。皆得抗言不諱。使凡百有位。莫不嚴憚於臺諫之風裁。所以立制防達壅塞也。我皇上虛懷從善。每諭大小臣工。以時納言。不必嫌畏。何獨九卿所議之事。不使臺垣諸臣。得與其末邪。且諸臣與議事之班。則觀其所見同異。卽可以驗其才識。而有心於國是者。亦得以熟練政務。則卽此可爲陶冶人才之助矣。自唐宋以來。國家大事。以臺諫抗言。維挽救正者。史不絕書。卽我朝百年以來。科道與會議之班。未聞以狂迂之見。阻撓國事者。亦其明驗也。請復舊制。詹事科道。仍與會議班。其有卓見。與主稿之部不符者。亦得隨九卿之後。公同商酌。畫一並奏。以候聖裁。如此則小臣咸思自奮。而我皇上明目達聰之用。未必不少裨萬一也。臣愚昧之見。偶有所懷。輒敢輕吐。誠以生際聖明。土壤細流。或可裨山海之崇深。於此而不思自效。是上負聖恩。而內欺本志也。臣不勝悚慄企瞻之至。

謝授禮部侍郎劄子

本月二十四日。內閣傳旨。授臣苞禮部侍郎。聞命惶悚。無以自容。念臣夙負罪愆。蒙聖祖仁皇帝赦除。特

命內廷行走。又蒙世宗憲皇帝不次拔擢。於雍正十一年授臣內閣學士。臣以步履維艱。非扶翼不能趨走。具列下情。求別簡賢才。以充閣職。蒙降諭旨。命臣勿理閣務。專司書局。凡御門朝賀大典。臣不能隨班趨直。俱荷矜容。我皇上御極召臣侍直南書房。憐其衰疾。恩慈備加。至優至渥。朝夕趨走。亦不責以常例。殊恩疊被。每自恨毫無報稱。尤恨弱足。並不能與諸臣隨班供職。撫心內忤。對衆汗顏。今復蒙恩授臣卿貳。伏念秩宗爲典禮之司。臣廁其間。非惟職事難供。抑且有玷國體。伏乞鑒臣老病。別任賢才。仍令專力書局。不勝至願。若聖意不可更易。臣自忖衰疲。力可勉強。自奮於聖明之朝者。惟胸有知見。不敢不從諸臣後。罄竭愚忱。以仰報聖恩於萬一。其一切筋力自効之事。仍祈曲賜寬恤。庶不至顛頓失儀。自取罪戾。爲此恭謝天恩。瀝陳愚悃。無任感激待命之至。

辭禮部侍郎劄子

臣以一介寒儒。罪累衰殘之餘。疊荷殊恩。擢居今職。常思竭誠殫力。上報主知。但夙抱足疾。已二十餘年。自閏九月下旬。左體偏痿。時復拘攣。兼以心啓首痛。畏寒氣喘。計一日之內。能強起伏几者。不及一二時。雖題奏之稿。循例披閱。亦不能詳細審度。與諸臣面議。至於一切行稿。竟不能辦。自知於部務毫末無裨。而書館承修之事。轉皆底滯。竊思三禮之書。自前世未經釐正。而周官之翳蝕尤多。雖經程朱論定。以爲非聖人不能作。而峇歆所增竄。未嘗辨明。羣儒所交攻。未嘗駁正。聖經深遠。衆說混淆。折衷義理。信今傳

後事實不易。臣用功四十餘年。尙未能得其會通。若不及臣精神猶可勉強之時。早完此書。恐衰疾日深。昏疲益甚。討論不能精密。前後或有牴牾。則重負我皇上委任之專。而虛此盛典。伏乞曲鑒。愚忱。解臣部職。別簡賢能。俾臣得專力致勤於禮書。按日分功。兼理武英殿事務。及評選時文。勘定一統志。教習庶吉士等事。庶部務不致虛擲。而諸事得盡實力。非敢以老羸而萌引退求閒之私意也。且臣忝廁卿班。而不能親理部務。不獨撫心自愧。抑且爲清議所不容。叨榮書館。而不能切究聖經。不獨職事有虧。抑且懼後儒之指摘。反覆思之。惟有據實陳情。上告於聖主。伏乞俯賜俞允。臣不勝激切悚息之至。

進四書文選表

食禮部侍郎倅。教習庶吉士。臣方苞謹奏。乾隆元年六月。欽奉聖諭。命臣苞精選前明及國朝制義。以爲主司之繩尺。羣士之矩矱。臣本無學識。又迫衰殘。恭承嘉命。爲愧爲恐。竊惟制義之興。七百餘年。所以久而不廢者。蓋以諸經之精蘊。匯涵於四子之書。俾學者童而習之。日以義理浸灌其心。庶幾學識可以漸開。而心術羣歸於正也。伏讀聖諭。國家以經義取士。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徵應者甚鉅。故風會所趨。卽有關於氣運。至矣哉。

聖謨洋洋。古今教學之源流。盡於是矣。臣聞言者心之聲也。古之作者。其氣格風規。莫不與人之性質相類。而況經義之體。以代聖人賢人之言。自非明於義理。挹經史古文之精華。雖勉焉以襲其形貌。而識

者能辨其僞。過時而湮沒無存矣。其間能自樹立。各名一家者。雖所得有淺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見。使承學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趨。是誠聖諭所謂有關氣運者也。臣敬遵明旨。別裁僞體。校錄有明制義四百八十六篇。國朝制義二百九十七篇。繕寫成帙。並論次條例。恭呈御覽。伏望萬幾之暇。俯賜刪定。俾主司羣士。永爲法程。臣無任戰汗隕越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乾隆四年四月初三日。凡例

一 明人制義體。凡屢變。自洪永至化治。百餘年中。皆恪遵傳註。體會語氣。謹守繩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爲時文。融液經史。使題之義蘊。隱顯曲暢。爲明文之極盛。隆萬閒兼講機法。務爲靈變。雖巧密有加。而氣體茶然矣。至啓禎諸家。則窮思畢精。務爲奇特。包絡載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發之。就其善者。可興可觀。光氣自不可泯。凡此數種。各有所長。亦各有其蔽。於化治以前。擇其簡要親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寫傳註。寥寥數語。及對比改換字面。而義意無別者。不與焉。正嘉則專取氣息醇古。實有發揮者。其規模雖具。精義無存。及剽襲先儒語錄。膚殼平行者。不與焉。隆萬爲明文之衰。必氣質端重。閒架渾成。巧不傷雅。乃無流弊。其專事凌駕。輕剽促隘。雖有機趣。而按之無實理。真氣者。不與焉。至啓禎名家之傑特者。其思力所造。塗徑所開。或爲前輩所不能到。其餘雜家。則僅棄規矩。以爲新奇。剽剝經子。以爲古奧。雕琢字句。以爲工雅。書卷雖富。辭氣雖豐。而聖經賢傳。本義轉爲所蔽蝕。故別而去之。

不使與卓然名家者相混也。凡此數種體製格調各不相類。若總爲一集。轉覺尨雜無章。謹分化治以上爲一集。正嘉爲一集。隆萬爲一集。啓禎爲一集。使學者得溯其相承相變之源流。而各取所長。至於我朝。人文蔚起。守洪永以來之準繩。而加以變化。探正嘉作者之義蘊。而挹其精華。取隆萬之靈巧。啓禎之恢奇。而去其輕浮險譎。兼收衆美。各名一家。合之共爲一集。前代之文。總四百八十六篇。國朝之文。總二百九十七篇。昔宋臣曾鞏嘗稱詩書之文。作者非一。相去千餘年。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惟其理之一也。況制科之文。詰四子之書者乎。故凡所錄取。皆以發明義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爲宗。庶可以宣聖主之教思。正學者之趨嚮。

一唐臣韓愈有言。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創意造言。各不相師。而其歸則一。卽愈所謂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卽翱所謂創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辭之是而已。卽翱所謂造言也。而依於理以達乎其詞者。則存乎氣。氣也者。各稱其資材。而視所學之淺深。以爲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材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洒濯其心。而沈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後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故凡用意險仄。纖巧。而於大義無所開通。敷辭割裂鹵莽。而與本文不相切比。及驅駕氣勢。而無真氣者。雖舊號名篇。概置不錄。

一有明正嘉以前先輩之文。有極平淡簡樸。而清古可味者。惟閒存一二。蓋必天資最高。變化於古文。久乃得之。非中材所能倣效也。啓禎雜家餘習。至於國初。猶未能盡滌。一時名稿中。頗有膾炙人口。而按以文律。求以題義。則未能脗合。不可以爲法程者。必嚴辨而慎取之。至鄉會試闈墨。則有其文未爲極致。而章妥句適。脉理清晰。亦閒存一二。俾中材之士。得量其力所能至。而取道焉。庶不致茫無畔岸。而誤入於歧途也。

一先輩名家小題文。多備極巧心。但美不勝收。且非鄉會場程式。茲編不錄。其單句有實理可發揮。及中截數句。承上起下。轉關過脈者。或上全下偏。下全上偏者。仍自入選。

一向來程墨。房書行書。各有專選。今總爲一集。惟程墨於本篇人名下註記。餘不細加區別。閒有生前未與甲乙科。而文已行世。不可泯沒者。亦併登選。俾皓首窮經之士。無遺憾於泉壤焉。

一文章之道。與年俱進。故曹植自言。其文必隨時改定。每見名家文稿。多晚年自訂。或生徒編輯。往往有與初本絕不相類者。故凡其人見存者。文皆不錄。

一文之義蘊深微。法律變化者。必於總批旁批揭出。乃可使學者知所取法。然題有定理。理無二致。其中指要。若已經前人闡發。不可復易。則仍舊承用。以原評二字別之。

一前人流傳名篇。閒有字句率易。義理或未妥者。向來各家選本。多有節刪互異之處。今擇其尤當者從

之。其未經諸選摘發。而稍加改易者。亦閒有之。至於全文俱佳。語句偶訛。難爲改易者。必細摘出。亦恐貽誤後學。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二

議

修祖陵廟寢議

乾隆元年二月初二日。奉上諭。祖陵廟寢宜重加丹雘。特命臣等稽古禮文。謹按禮記。春秋修其祖廟。周官守祧。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室之。蓋古者近廟。每祔必新。故專舉修除。祧或久而剝漉。故專舉黝室。其實臨祭則祧必修除。歲遠則廟必黝室。亦互相備也。言黝室。則丹雘可知矣。春秋書魯世室屋壞。左傳曰。書不共也。公羊穀梁傳曰。譏久不修也。然則年代久遠。牆垣棟桷。皆宜審察而謹修之。宗廟之禮。然則山陵廟寢。不應異義。請勅下工部。擇堂司官明慎者。周視詳度。具奏謹議。

喪禮議

欽惟我皇上仁孝性成。踐行古昔聖王之道。致喪三年。再下明詔。命羣臣詳稽典禮。此在聖躬爲至德。而教孝作忠。實化民成俗之要道也。臣等謹按夏商之禮。自孔子已歎其無徵。周衰典廢。后王不降德。司徒不縣象。籍藏故府。黎獻無聞。是以諸侯喪禮。孟子亦未之學。漢興河間獻王得邦國禮五十六篇。上之。而

武帝便安秦儀。莫能承用。自東漢魏晉六朝。以逮唐初。羣儒議禮之文。尙有引用者。而其書遂亡。自是以後。皇王喪紀。類皆隨俗。傳會隱情。失義與禮。經不應。用此顯學之儒。深惜庸臣淺識。雖有賢君。不能將順其美。坐使天經地義。曠絕不行。猶幸先聖遺文。散見周官儀禮戴記。及七十子所傳述者。猶未盡泯。臣等謹詳考經傳。參互相證。擇其無戾今制。而可存古義者。條具以聞。竊惟我皇上。徇齊典學。凡聖經賢傳。及儒先所論辨。聖心洞然。具見其表裏。伏望立中制節。定爲本朝國恤之經。俾四海臣民。惟皇之極。觀感率由。自飭厥性。永永年代。守爲典法。臣等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禮記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天子承統於天。爲祖宗守社稷。故雖親喪。可暫以私屈也。謹議。二十七月內。天地社稷之祭。皇上躬行。暫用吉服。終事而釋。

周官大宗伯。王若不與祭祀。則攝位。量人職。凡宰祭。與鬱人。皆受罍瀝。而皆飲之。天地社稷。既親承事。宗廟之祭。胡爲不可以親也。古者父爲繼祖之子。斬。祖爲適孫。齊。統之上。承彌重。則哀之下。逮彌遠。故緣祖考之心。達孝子之義。雖既葬。時祭不可廢。而使宰宗人。將事焉。謹議。既葬。宗廟時祀。前期以聞。命諸臣攝祭。

周官小宗伯之職。大田。帥有司。饁獸於郊。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太。裁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祇。肆師之職。與祝侯禳於。壘及郊。餘小祭祀。大祝。小祝。將事。不惟宅憂。可使人攝也。謹議。自朝日夕月。

以下凡外祭祀前期以聞遣官致祭。

禮記閒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禮有以故輿物者衰杖經帶是也故漸易而輕使哀情象之謹議百日以後皇上衣青絹裏以縞冠裏亦如之加青緯帶從衣。

禮記喪服四制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檀弓篇練衣黃裏練緣此小祥之易服也謹議小祥之後皇上衣青紬裏絹淺藍冠緣亦如之。

禮記閒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玉藻篇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謹議大祥之後皇上衣元青緞裏以縵冠裏亦如之自受服易青至大祥朔月月半之奠或朝夕上食仍用白衫冠無緯終事而釋大祥後不復服。

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禮記閒傳禫而緇無所不佩謹議皇上禫祭後衣藍緞表衣石青冠朱緯帶佩畢具。

古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後世加以二十七月何也禮記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蓋既禫居外寢婦人可從而與執事矣然必更四時吉祭始復內寢吉祭之期寬以浹月然後無弗逮故於古有加焉謹議二十七月內元旦冬至不受朝賀遇大典陞殿暫服吉終事而釋。

春秋之義臣子一例故曰事君猶事父也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父至尊也禮記昏義爲天王服斬衰服。

父之義也。古者端衰無等。謹議自齒朝以上。冠衣宜從上所服。在師中則仍其常服。

禮記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疏謂邑宰之士歸其所治邑也。又曰。大夫居廬。士居室。尊卑外內之有別。蓋以稱情而責其哀敬之實焉。謹議文臣在京四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在外兩司以上。中外武臣二品以上。皆終喪不得嫁子娶婦。下此以周期爲限。本身則終喪不得娶妻。聽樂宴賓視此。謹議。

貴州苗疆議

臣聞貴州羣苗。與他省世有土司者異。蓋散居谿谷。彼此不相統屬。寨大者不過三五百家。一戶中丁衆力強。則小戶服焉。此戶衰弱。又別推衆強者爲頭目。萬不能爲大害於州縣。聞近日守土之官。以苗人傷殘病死。地多空虛。議募人屯田。乘其衰弱。而據其要害。以臣所見。惟熟苗所居。與州縣壤接。建堡興屯。扼其要害。可以制生苗之出入。誠爲有益。若生苗所居。山峻谷深。地勢陜隘。難立城郭。而山徑四通。萬不可招募屯田。蓋天地之德。本宜並育並容。況奪其世生長之地。絕其妻子衣食之源。使無以自存。雖目今救死扶傷。未敢妄動。而少少生聚。則必奮死以相爭奪。阻兵殘殺。終無已時。至於從前已經設兵戍守。如清江丹江等處。止宜擇水路深通。湖南之粟。可方舟而下。廣西之粟。可溯流而上者。增兵開鎮。據其中央。臨制四旁。每年兵糧。皆自他省載運。其地若全無苗民。則量招屯戶。與戍兵相倚爲氣勢。若尙有苗民。則止於戍兵住宅前後。各畱地二畝。以種菜蔬。外此仍還土苗耕種。聽通商旅。列市肆。其水路不通。與通而

灘淺不利船行之地。則戍守之兵。盡數撤回。其與鎮戍鄰近。及水路之旁。土苗百家以上。則擇其爲衆苗所信服者。授以百總之職。置土兵五人。二百家以上。則置把總。土兵十人。三百家以上。則置千總。土兵十五人。皆照綠旗兵弁賜俸給糧。而絲粟不取於苗。其不願者亦聽之。如此則近苗慕歸附之利。遠苗無侵擾之害。而苗疆可永遠安定矣。我皇上深識遠見。盡除苗地租賦。誠和輯苗民之要道。但新改歸流之苗。以納租爲苦。而歸附熟苗。尤苦差役。聞各省苗疆。不獨欽差及本地上司。往還路過。搬運行李。盡役熟苗。卽家丁書役承差出入亦然。是以熟苗不得自營生業。深爲苦累。宜著功令。惟欽差量定夫役。其餘官員。俱照內地雇夫。不得空役熟苗。至於戍守之兵舍。熟苗無人運糧。山谷崎嶇。盡一人之力。不過負米三斗。食至戍所。存者二斗。交糧之後。歸途竟無糧可食。如此而不思變計。則未得生苗之地。先大傷熟苗之心。熟苗離心。則生苗之地。恐終難久據。臣所以請水路難通之地。戍兵盡數撤回者此也。又環苗疆大小村落。皆宜勸土人築堡開壕種樹。冬日習武。而量減其租賦。於一堡之中。擇二三雄武老成。爲衆所信服者。爲堡長。給以頂帶。比樂舞生。有司加禮。朝廷閒歲。小加恩賞。則到處皆有土兵。緩急足恃。視養綠旗當差之兵。更爲得力。而所費無多。此所謂爲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也。

塞外屯田議

自古控扼關塞。制馭戎狄。莫善於屯田。蓋省運餉之費。則國用易充。而民力不至於疲。且以農夫爲戰士。

則習飢勞耐寒暑。筋骨堅強。緩急足恃。今準噶爾外雖歸順。其心尙不可知。必廟謨早定。戰守有備。將材士武。然後精神可以折衝。不敢妄動。臣聞塞外開墾之地。已經注籍者。自□□以西。至歸化城東西。將及五萬頃。臣請卽籍其現在耕農爲衛卒。無論兄弟親戚奴僕。必家有餘丁三人。然後許其受田。以正身爲衛卒。而餘丁力耕。盡免其租賦。未墾之地。則召募山陝邊民。官子牛種。立房舍。歲給銀糧。期以三年。地熟然後使自食其力。環歸化城三百里內。凡有可開之田。漸次召募開墾。務可養衛卒二萬家。伏乞我皇上先遣滿漢大臣。宅心公平。材識出衆者二人。巡視規度。以地之肥瘠爲差。凡正卒一人。所授之地。必可給十二三口衣食。農功畢。則帥餘丁開濠築堡。二三月農功未興亦然。十一月至正月。則聽其結伴。不拘人數。入山步圍。則數年之後。塞外正卒得二萬人。並羨卒得勝兵八萬。口內之兵。可以有缺不補。漸次減半。部署既定。然後擇大臣一員。爲屯田經略。歸化城以東。設屯田兵道三員。其西其北。各設兵道一員。武弁至參遊而止。聽兵道節制。鄂勒昆戍守處。設都統一員。聽經略節制。環歸化城三百里內。衛卒必半有妻子。每年七月。發萬人赴鄂勒昆。更番戍守。其有險可依之地。則造立土城。水草甘美。則隨處築堡建墩。以通烽火。凡田連二三十頃。必於西北畔開濠種樹。當要路者。至兩三重。則居者有蔽。而寇不能測。永爲金湯之固矣。至於歸化城以東。已墾之田。有係諸王大臣及各旗官弁產業者。環歸化城可開之地。有蒙古駐牧者。以皇上之命。量其所值。賜以金帛。自無所難。爲國家建萬世之業。不可以惜官費用也。

臺灣建城議

臺灣府治建城。衆議皆以爲難。然不過慮其土疏。地時震。雖成易毀。工役甚大。勞費無已時耳。不知設守重洋。與內地異。而臺灣變亂。皆自內作。非禦外寇比也。其地之門戶。曰鹿耳門。近府治。號稱天險。港容三舟。旁皆巨石。鋒稜如劍戟。舟行失尺寸。頃刻沈沒。內設礮臺。所恃以爲固也。然往者王師。平鄭克塽。近平朱一桂。皆乘風潮。水高港平。衆艘奔赴。毫無阻礙。大兵一入。卽獲安平港。巨舟斷賊去路。而招撫府市人民。南北路農商。聞風絡繹。綱載而至。相依以自保。物力旣充。軍氣自倍。賊戰不能勝。守無可據。惟散而逃耳。追而躡之。隱死無地。故旬日可坐定也。曩令朱一桂有城可據。收府市人民財物以固守。南北路隔絕不通。大兵雖入。攻之不拔。坐守安平。曠日相持。兵罷食盡。欲由鹿耳門饋餉濟師。則風潮不便。勢難更入。智勇俱困。自拔之不能。遑言克敵哉。若謂築城以禦外寇。則又闕於形勢者也。兩征臺灣。皆先整兵。泊舟澎湖之南風澳。以候風潮。風潮之便。歲不過一時。時不過數日。若盜賊竊發。或外番窺伺。泊舟於澎湖。則夕至而朝捕之矣。至南北二路。可通之地雖多。然如南路之燒港。北路之八掌溪。海翁港。鹿仔港。甲西二林三林。中港竹塹蓬山。惟小舟可入。其巨港大舟可入者。不過南路之打狗東港。北路之上淡水。其次則北路之笨港鹹水港耳。地遠府治。縱有外寇。不取道於此。備設礮臺。增益汛兵。朝夕巡視足矣。大洋之中。舟難久停。循數推理。絕無萬有一然之慮也。凡闕於事理之人。妄議建置更革。未有不滋後患者。國初以

海賊入寇。議於海船可入處。下梅花樁。不知黃河入海。氣力峻猛。海船必不能溯流而上。妄於雲梯關下。樁。獲舟敗葦。遇樁而止。壅以濁流。數十年後。淤爲平地。海口路塞。淮黃泛溢。聖祖仁皇帝親巡。再三指授。方略。費國帑鉅萬。僅乃復通。松江海潮出入之地。舊有戈船。底繫鐵索。鐵菱三角小毛。朝夕乘潮出入。不知所事。或奏罷之。其後沙停成港。海潮大入。而不能出。漂流崇明太倉諸州縣。六七萬家。蓋害伏於無形。非明者不能見也。今議臺灣築城。毋乃類此。若不早遏。後此悔不可追矣。

江南閩廣積貯議

傳費本小有不同。蓋先生初稿也。今從王本。厚子云。方氏家譜所載同此。鈞衡識。

周官以荒政聚萬民。其十有一。皆庶政足以寬民者也。捐上所有以子民者。僅居其一。曰散利。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也。而其本計。則在五黨之相賙。司稼之均民食。士師之通民財。易所謂勞民勸相也。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所以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也。然古之爲積貯者。與今異。古者上公營國。不過九里。而民皆散處於中田。故管子曰。野與市爭民。言其聚散之數。相倚爲多寡也。自井田廢。而民之聚者不可散。歷世相仍。通都大郡。有人滿之患。其尤聚者。如江以南之金陵。嶺以南之番禺。其土之入。所贍者十之一。又如閩南諸郡。崎嶇山澤。地狹而人衆。其土之入。所贍者三之一。是不待天爲之災。苟有風潮之阻。遠方之粟不至。寬者數月。劇者旬時。而民已坐困矣。捐上所有以賑之。當其時。則不易徧。屢而行之。則不可繼。故今之計。莫若使民自爲積。民自爲積。而後事可常也。令牧民者。比次境。

內中家以上。使家爲困倉。秋冬之交。遠商麇至。中家計日而自備其食。富民倍之。其上三之。其上五之。歲十一月。官稽其入。二月而出之。聽其自糶。富者斥其餘。不失十二之利。而貧民皆有所恃矣。所患者胥吏之紛擾。與不肖有司之假貸。而若是者。可責之大吏也。雖然。此一切之計也。察萬貨息耗之情。則固有其本焉。以中人爲準。日再食不過一升。鹽費不過一錢。而酒之耗數倍於米。煙之耗數倍於鹽。故上腴之地。皆爲煙圃。五種之美。半化爲糟醢。此東南之公患。而在人聚土狹之區。則更劇也。若嚴斷二者。其於民食。可益三之一。此世所目爲迂闊鄙瑣之談也。然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蓋分數明也。雖周公之建典。管子之易政。亦若是而已矣。

渾河改歸故道議

渾河改歸故道。其名甚美。而切究事理。則其患有來年即可徵驗者。有十年之後。不可救藥。而今尙伏於無形者。蓋始爲此議者。但見五十年前。渾河時漫於固霸。秋稼雖傷。麥收常倍。民咸利之。不知爾時本無隄岸。任其漫流。故二三百里間。雖不廢耕稼。而室廬甚少。自改故道。入勝芳淀。往時濁流游盪之地。民皆定居。村堡相望。勢難遷徙。今雖令民自築護村土埝。而無竹木石葺。卑薄墟疏。不惟難禦伏秋之漲。卽春夏水潦少昌。固南霸北之民。已不免蕩析離居之患。此情勢已見。萬口同咨者也。爲此議者。但見永定河未開以前。水至固霸。則泥沙盡停。而清流會白溝河以入淀。數百年淀無停淤。以爲改復故道。當與昔同。

而不知水勢地形。今昔迥異。蓋河湜未築。任其游盪。力緩勢散。故泥沙盡沈。而會於白河者皆清流。又有深廣數百里之淀。以容之。故久而無患。及隄岸既立。水束力強。奔騰洶湧。泥沙難定。且見今金門閘壩之外。固南甯北。良東永西。不過百里。視當年容水之地。僅得四分之一。則伏秋汎漲。會入白河者。必不能無泥沙。白河力弱。則先淤白河。白河力強。則必淤淀內。白河淤。漲過猶可開通。淀內淤。人力萬難挑濬。十年之後。全淀盡淤。自渾河入勝芳。淀後。淀已淤十之六七。子牙河所挾畿南衆水。渾河所挾塞門衆水。不能入淀。必橫穿運河。不惟漕運難通。而沿河之地。城郭人民。皆一朝而化爲巨浸矣。聞自建金門閘後。渾河已半行三角。淀外。惜下流仍入淀中。恐終不能無淤塞耳。必就渾河下流。別開河道。引入淀之流。盡行淀外。按圖揣度。惟由東沽港北至青光以下。會大清河。可以達津入海。然必於上游引玉帶河爲尾水。以刷泥沙。新河南旁。堅築泊岸。岸外寬作遙隄。以防異漲。然後無潰溢以淤淀。湍悍以穿渾河之患。古人治水至險艱之地。焚石鑿山。必開通而後止。今淀外之地。不過高下不齊。用力不至。若此之艱難也。如慮工費浩繁。以改復故道爲簡便。則未知伏秋汎漲。近河村邑。告災請賑。將無虛歲。卽置黎民之死病於不問。而國家勞費。正自無窮。是所謂以冥冥決事也。

黃淮議

黃河有六七十年以前久釀之患。淮河連河。有二十年來積漸因循隱伏之患。黃淮合流。東至雲梯關入

海相傳從前關下卽海口。國初以防海寇。下椿雲梯關。覆舟敗革。遇椿而止。河流旁漱。淤沙漸移。漸長。迄今由雲梯至海口。約二百四五十里。中有青沙夾沙。又有仰面橫沙。正當口門。俗稱鐵門檻灘。康熙三十五年。董家口決。河督董安國以海口淤淺。別開馬家港引河。導黃河由小河入海。姦民王釋之。利黃水能腴己田。倡議建攔黃壩。堵截河流。三年後始知其害。拆壩而受病已深。且壩址尙存。下流愈淤。愈高矣。三十九年二月。河督于成龍。堵塞馬家港口。六月復決。建議畱二十丈口門。至今未閉。河分二道。流愈緩。沙愈停矣。此久釀之患。萬口所同咨也。康熙六十一年河決。朱家海黃流入洪澤湖者逾年。湖底日墊。日高。而人不悟。數年前折磨盤墩。建新閘。改故道。每歲伏秋。黃流倒灌。清江浦以入運河。河身日墊。日高。人雖知之。而偷安目前。以至有今日。此所謂積漸因循。隱伏之患也。洪澤湖之底日高。則無以受長淮聚匯之衆流。運河之底日高。則無以受清口之暴漲。故連年皆患伏秋水大。其實非水大也。乃湖河底皆淤墊。容水之地少耳。洪澤數百里之淤墊。雖神禹復生。無道以疏淪。清浦運河。秋冬閉閘可濬。而在此時亦不急之務。以雖濬而地狹河淺。不足以洩洪澤之異漲也。黃淮上流。既無法可施。惟海口深通。下流暢洩。無壅然後上流可免衝決。方今急務。莫如乘霜降水落。卽急築馬家港口。此口原寬二十丈。今衝開百餘丈。每際安海阜三州縣。隄內居民。頻年水患。甚劇。若得閉塞。亦可以甦數州縣之民。使河流不分。則勢猛而新沙不停。倣古戈船之法。急作方底淺舩之船。二三十號。船尾左右各立兩柱。底繫鐵索。鐵菱三角小矛。於鐵門檻上流兩岸。排豎鉅石。設轆轤。每

船用篾纜麻索八條。分繫船尾四柱。繩結轆轤。人挽篾纜。乘流下灘。過灘三五丈。卽轆轤人挽而上。分班復下。灘沙雖堅。屢經菱矛爬搔。急流乘之。不過旬月。必次第開通。此費少而功大。實奇策可用。若鐵門檻沙離海口

尙有三五里。則只須每船多三五健卒。乘流直下。萬一沙堅如鐵。掛菱矛而不動。則港口旣閉。引河可以隨轉舵赴岸。引纜而上。兩岸轆轤繩纜。井不必用。

挑濬。馬家港引河至出洋處。約一百四五十里。現在通流。宜卽開闢此河。使深廣與大河等。束以遙隄。挑築旣畢。便引全黃之水。直注新河。而堵塞舊河。可使二瀆安流。百年無變。舍此別無救敗之策。但開通馬港。恐淮安海州境內。諸水無歸。則宜於鄰河趨會之處。別開支河。總匯入海州之漣河。會同入海。然後有利無害。雖工費必數百萬金。而錫數百萬生靈。以數百年安瀾之福。每歲省修築之費數十萬。收淹沒田禾蠲免之正賦數十萬。每遇異漲。省賑濟之帑粟數十百萬。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明者當能辨之。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四

序

周官辨序

凡人心之所同者。卽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詰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真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垂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

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

春秋直解後序

始余治春秋。惟與學者商論。而不敢筆之書。乙未丙申閒。衰病日滋。雁門馮衡南。河閒王振聲。趣余曰。凡子所云。皆學者所未前聞也。子老矣。設有不諱。忍使是經之義。蔽晦以終古乎。余感焉。爲著通論九十六章。分別其條理。而二子少之曰。是誠學者之所治也。必合舊說節解句釋。然後蒙士喻焉。踰歲而書成。凡通論所載。悉散見于是編。而不復易其辭。蓋余之爲此。非將以文辭耀明于世也。大懼聖人之意。終不可見焉耳。其義非學者所習聞。復變易其辭。使反覆以求其端緒。曷若辭之複而易熟于目哉。昔墨子之著書也。言多不辯。忍人之懷其文。而忘其質也。是則余之志也夫。

湯文正公年譜序

同年友湯之旭。每言其祖潛菴先生之歿。垂數十年。而編年之譜未就。以所難者。事信而言文。余告之曰。譜與誌傳異體。惟事之信。言雖不文可也。乾隆七年首夏。公之叔子沆。以時賢所爲狀誌傳記。屬余編定。且序之。時余告歸。行有日矣。乃以付武進楊椿農。先冬十月。沆使使奉書以譜來。去取詳略。一無所苟。公之生平顯著於世人之耳目者。蓋具矣。抑余因公譜之成。而歎聖祖仁皇帝大知至仁。乃前世所罕見也。自古忠良生亂世事暗君。困於姦邪。而危死於非罪者。無論矣。周亞夫之勳庸。申屠嘉之正直。而殺之者。

漢景帝也。宋真宗亦繼世之賢君。寇平仲以股肱心腹相臣。爲丁謂所逐。遲之又久。而後以目中不見爲疑。不甚可怪乎。當秉鈞者。疾公如寇讐。要結九卿臺垣。乘間抵隙。巧發奇中。必欲擠之死地。而聖祖終不惑於讒言。以至公之終始。豈非易所稱大君之宜。記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乎。自古小人構陷忠良。暗昧奸欺之迹。必待世遠人亡。野史家乘流傳。而後暴著。惟公之歿。則同時士大夫。訟言柄臣之陰賊。羣小之朋從。長洲汪琬爲誌銘。四明萬斯同。慈谿姜宸英作傳記。大書深刻。無所遺忘。其他各述所聞。播於四方者。不可選紀。此雖諸君子。低廉隅。不能自闕其義心。實由聖祖仁皇帝淵然深識。公歿未幾時。構公諸臣。同時罷黜。有以大作其公正之氣。而不爲權勢所懾威。故茲編有所據以徵其信也。逮我世宗憲皇帝。特命設公神位於賢良祠。我皇上賜謚文正。御製碑文。誠意正心。先憂後樂。布在制辭。然後公之志事。依日月之光而益明。而聖祖之至德。二聖之繼承。就此一事。已卓然可爲萬世法。故終之旭之身。未敢爲譏。而今乃出之。至公之生平。其顯者已略具是編。而僉壬朋謀作慝。久散見於時賢之傳述。而不忘於天下之人之心。余無庸更置一辭也。

文昌孝經序

代

不黜于利。不愆于害。生有不取。而死有不去。此士大夫之所謂奇節美行也。然觀春秋內外傳所紀。廝與賤士。往往確然必伸其所志。而以死生利害爲甚輕。蓋先王之道。有以立民之命。其漸之也深。雖更衰亂。

而其流不息如此。自戰國秦漢以來。士君子之族。正誼明道。而不雜于功利。千百年數人而已。北宋諸儒之興。始卓然有見于人性之本。而深探先王以道立民之意。其言善之當爲。未有及其利者也。言不善之當去。未有及其害者也。使人皆得其利以爲善。惡其害而不爲不善。則世亦可庶幾乎治。而君子之爲說。斷然不出于是者。以爲不正其本。則當天道之駁而不應。而人事之可以冒得而苟免也。其爲善之心。可易以趨利。而爲不善。去不善之心。可易以避害。而無術以移之。朱子有言。今之學者。割股廬墓。皆爲爲人嗚呼。非窮理盡性。而能爲是言與。余令上元。隸年邑人汪珂。刊其所藏文昌孝經。而請序于余。發之。則明宰相邱公濬。王公絜所傳述也。謂宋西山真氏。蓋深取焉。而自敍爲諸生得第之事。以爲神明之應。嗚呼。其信然與。孝子道。傳所載。孔子曾子之言備矣。二公以文儒遭時行志。有教化之責。固宜明先王之道。使民盡性以立其命者也。而區區于是。豈好事者所託。而非其真與。舍聖人賢人之言。而徵諸鬼神。取人所自盡之孝。而論其感應。吾知真氏之必無取于是也。雖然。世之知命而不惑者鮮矣。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士君子之族。其果能是哉。而令之職。民無秀頑。皆當訓之以道。是編所載。通明易曉。雖山農野老。婦人小子。皆能諷于口。入于耳。而動于心。有欲布之。余安得而阻其意也。

傳信錄序

古之所謂學者。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世用。無濟于用者。則不學也。古之仕者。自下士以往。皆實

有可指之功以及物。故其食于上也爲無愧。而受民之奉也安。自學廢而仕亦衰。博記覽。驚詞章。囂囂多言。而不足以建事平民。是不知學之用也。治古聖賢人之說。斂然爲儒者之容。以取世資。而出于身者。不必然。是不知學之本也。故其仕也。不大刻于民。則自以爲無愧。而人亦諒之。其遇事而惘然不知所措。與失事之理。以枉于人。而自以爲安者。皆是也。朱子曰。凡事之難。以通曉于事者之少也。知其分寸。而一一以應之。則人無欺慢。而事易集。夫周之季世。先王之教衰矣。而自公卿大夫。以暨小臣隸圉。當官治事。而井然不紊者皆是也。豈材之獨盛于古。而通曉于事者之多歟。毋抑其所學者然歟。會稽章君惺村。爲江南都使司政教所及吏士翕然。尤善治獄。雖老姦宿豪。從容以數言折其機牙。莫不畏服。屢董大役。嚴明無犯。而役者懷之。蓋其存于心者。隨在恐背于義理。而又明于在物之數。誠所謂知其分寸。一一而應之者也。使非局於官之所守。則其功之及于物者。豈可量歟。君居官甚貧。而下車卽治明道先生祠。功訖。費逾千金。暇時輒採古人嘉言善行。手錄而藏之。蓋其設施之所自者。非苟然也。然君語人每曰。吾未知學。此君之學所爲不類于今人歟。習于君者。集其治政處物之方。可以觸類而有所開通者。曰傳信錄。行於世。而以余之善于君也。請文以弁之。余傷夫學者之昧所以也。屬序其文若詩。而謝不爲者已數年矣。茲所以云者。感君所學之能濟世用。而非以其相好之私也。

徐司空詩集序

詩之用主于吟詠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倫。美教化。蓋古之忠臣孝子。勞人思婦。其境足以發其言。其言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先王著爲教焉。魏晉以降。其作者窮極工麗。清揚幽眇。而昌黎韓子。一以爲亂雜而無章。蓋發之非性情之正。導欲增悲。而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也。唐之作者衆矣。獨杜甫氏爲之宗。其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流連悱惻。有讀之使人氣厚者。其于詩之本義。蓋合矣乎。司空徐公。以忠孝大節。著聞海內。餘三十年。余晚而得交。朝夕同役。居常斂然。其交友盡義。處衆直而溫。雖隸卒。惟恐有傷。踰年如一日也。嗚呼。觀公之接物如此。則其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端可知矣。聞出所爲詩示余。卽境以抒指。因物以達情。悲憂恬愉。皆發于性情之正。而意言之外。常有沖然以和者。蓋公生平夷險一節。務自刻砥。以盡其道。而無怨尤。故其詩象之如此。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異世以下。誦公之詩。而得其所以爲人。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考槃集序

衆人之於仕宦。常逐逐而不休者。彼上之不求。所以自致于君。下之不思。所以負責于人。而惟其身之利焉。故操之則慄。舍之則悲。君子難進而易退。非以爲名也。所見者大。故其進也。常覺其志之難稱。而其退也。如釋重負然。昔歐陽公生北宋之隆。遭時行志。功見而名立。自世人觀之。不可謂非仕宦之滿志者矣。及讀公思穎詩。然後知公之胸中。固有欲然不自足者也。古之君子。自待厚而不欺。其志者類如此。涓師

范公家世將相。嗣宗職當官。侃侃常從天子出征絕域。以材武名師中。及凱旋論功。遽引疾。衆皆詫焉。而不知公之竭心奉職。與勇于乞身。其道固相爲表裏者也。公夙好詩。及退休。益寄情焉。集平生所作。名曰考槃。蓋素志然也。公詩格律必依于古。而意思閒遠。儵然自得。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觀公之行身。有方視仕宦如脫屣。則其詩之不類于衆人。有以也夫。此與前篇依傳貴本。王本有徐蝶園詩集序。前數行即此。此文至自待厚而不欺。其志者類如此。正下云徐公蝶園方少壯。爲檢人所構。擢利禍毀身家。百折不同。顛沛勞辱。處之若素。及晚歲與余交。則已破上知。遇出乘節。鉞入參帷。幌信用。觀貌。班聯中。莫與比。並而自視。常缺然。惟以過不得聞爲憂。非自待厚而不欺。其志焉能及此乎。聞出其詩。屬予序。觀其前無哀怨之音。暨其後無懼憚之言。而仁孝忠誠。時溢於筆墨之外。蓋其性行亦於斯可見矣。傳曰。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抑吾觀歐公之思類也。豈期退休以待老。而務自暇逸哉。良以居高位受主知。任天下之責。而大懼德業之弗終耳。故吾序公之詩。而備論平生之志事。以示後之讀其詩者。而又以使公益勵其初志焉。案此文前後語意洽浹。於徐公亦相稱。不知何故。又以前段改序范詩。而別有徐司空詩序一首。或此二首。先生所塗去。而改爲彼一首歟。鈞衡識。

蔣詹事牡丹詩序

余性好誦古人之詩。而未嘗自爲之。蓋自漢魏到今。詩之變窮。其美盡矣。其體製大備。而不能創也。其徑塗各出。而不能闢也。自賦景歷情。以及人事之叢細。物態之妍媸。凡吾所矜爲心得者。前之作者。已先具焉。故驚奇鑿險。不則于古。則弔詭而不雅。循聲按律。與古皆似。則習見而不鮮。以此知詩之難爲也。惟心知其難。又嘗欲得期月之間。一力取焉。以試其可入與否。而卒未暇也。康熙丁酉仲夏。詹事蔣公。以其所爲牡丹詩百篇。屬余序。發而讀之。犁然有當于余心。蓋余之所難于詩者。詹事已備悉之。故能則于古而

與之不相似也。是變窮美盡而復有所入者也。故其意義多前人所未及。而一物之微。詠之至于百篇之多。而莫有自相因襲者焉。余于詩畏難而不敢試者有年所矣。今詹事苦其心以力取之。余時得而觀之。以足吾意。樂何如也。今而後。余益可絕意於爲詩矣。

楊千木文稿序

自周以前。學者未嘗以文爲事。而文極盛。自漢以後。學者以文爲事。而文益衰。其故何也。文者生于心。而稱其實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芟芟焉以文爲事。則質衰而文必敝矣。古之聖賢。德修於身。功被於萬物。故史臣記其事。學者傳其言。而奉以爲經。與天地同流。其下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志欲通古今之變。存一王之法。故紀事之文傳。荀卿、董傳、守孤學以待來者。故道古之文傳。管夷吾、賈誼、達於世務。故論事之文傳。凡此皆言有物者也。其大小厚薄。則存乎其質耳矣。魏晉以降。若陶潛、李白、杜甫。皆不欲以詩人自處者也。故詩莫盛焉。韓愈、歐陽修。不欲以文士自處者也。故文莫盛焉。南宋以後。爲詩若文者。皆勉焉以效古人之所爲。而慮其不似。則欲不自局於蹇淺也。能乎哉。時文之於文。尤術之淺者也。而其盛行於世者。如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窺其志亦不欲以時文自名。吾友楊君千木。才足以立事。義足以砥俗。聽其言。觀其貌。不知其爲文士也。及出其所爲時文。則窮理盡事。光明磊落。輝然而出于衆。蓋其心與質之奇。不能自祕者如此。旣爲論定。因發其所以使學者知所務焉。

何景桓遺文序

余嘗謂害教化敗人材者。無過於科舉。而制藝則又甚焉。蓋自科舉興而出入於其間者。非汲汲於利。則汲汲於名者也。八股之作。較論策詩賦爲尤難。就其善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故溺人尤深。有好之老死而不倦者焉。余寓居金陵。燕晉楚越中州之士。往往徒步千里。以從余遊。余每深矐太息。以先王之教。古人之學。切於身心者。開之。始聽者多惘惘然。再三言。其精神若爲之震動。惜其人皆散處四方。不獲久與之居。而觀其誠有所變化也。歲辛卯。以事返桐。光甥正華。持一編示余。曰。此何生景桓文也。吾女弟歸於生。生不蚤早夭。垂死屬某曰。方子與吾生同鄉。而未得一見其人。子能使序吾文。死不恨矣。發而視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蓋其心力嘗竭於是。而有得焉。無怪其至死而不能釋然也。夫死生亦大矣。生中道夭。不以爲大感。而獨惓惓於制藝之文。蓋科舉結習入人之深如此。而況先王之教化。所以漸人於性命者哉。使移生所以好制藝者而大用之。則守死善道。不足爲生難。此古之人材。所以強立而不返者衆歟。生與余生同鄉。又嚮余之篤如此。惜乎吾不及其生之時。而相與往復其議論也。序其文。所以恨余之不遇生也。

喬紫淵詩序

余兒時見家君與錢飲光。杜于皇諸先生。以詩相切劘。每成一篇。必互相致。或閱月踰時。更索其稿以歸。

而更定焉。余慕其鏗鏘，欲竊效之。而家君戒曰：汝誦經書古文未成熟，安暇及此。且爲此非苟易也。年二十，客遊京師，偶爲律詩二章，數日涇陽劉陂千，忽相視而嘻曰：吾有所見子詩，信子之云乎。藝未成而擯之，後自悔焉，而莫可追也。子行清文茂，內外完好，何故以詩自瑕。吾爲子毀之矣。余自是絕意不爲詩。或以詩屬序，則爲述此，而以不知謝焉。丁丑夏，授經白田，喬君紫淵請序其詩，三數而未已也。余雖心知其工，而猶持前說以謝焉。君書識古法，余愛而索之，因錄漫興一章示余。其次聯云：文章幾輩誇行遠，性命初知有苟全。余誦之，瞿然若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而足垂在外也。蓋是時，余方治春秋，辨正註家之紕繆，而自爲義例，生徒朋游有來叩者，爲陳其義，往往侃然自任，以爲必傳于後無疑。而君因以詩諷也。嗚呼！其用意爲不苟矣。昔歐陽子以勤一世盡心于文字爲可悲，蓋深有見于逾遠而存之難，而近時浮誇之士，不求古人所以不朽之道，而漫爲大言，將以惑夫世之愚者。君之意若歐陽子所云：則望我厚也。其以浮誇者見疑，則責我嚴也。且中有疑而正告焉，非交友忠而不務爲道諛者，能如是與。余因是欲序其詩以爲報，而未嘗面許之。又數年，至今壬午，君來金陵，謂余曰：子終不序吾詩，豈吾詩不足以序乎。余于詩雖未之能也，而其得失則頗能別焉。家君有言：孔子論詩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漢魏以來，作者非一，情無貞淫，事無大小，體無奇正，辭無難易，其傳于後者，必于是微有合者也。君一爲詩，而使余數歲之中，苟發言而恍然，苟廢學而惶然，余于是得與觀焉。其爲賜大矣。君旣開余以道，余安得而

靳其言也。

隱拙齋詩集序

仁和沈生椒園少喜爲詩。嘗受業于鄉之耆長。舊有位人。月鍛季鍊。其詩遂工。大江以南。稱詩者多。歎以爲莫及也。已而來京師。能詩之聲日著。京師之人亦無與相甲乙。如在江南時。今又學于余。顧其意若有不安于其所已學者。而求進焉。余隨其意。而竊自慙非其人也。雖然。嘗聞之矣。先王採詩之法。行不獨士大夫能爲詩。閭巷之間。氓隸之賤。以至婦人女子。率意歌謠。咸可觀焉。今十五國之風具在。可考而知。願其後列國諸侯。卿大夫。燕饗聘問。其所稱引。況喻。率不出三百五篇之詩。無一人焉。自爲詩以相贈答者。孔門七十子之徒。皆異能之士。而許其可與言詩者。僅賜與商。由是言之。詩之爲道。淺者得淺焉。深者得深焉。生思進乎其所未學者。卽于詩焉。求之其可矣。噫。今之士爲詩者多。未嘗爲生之學。而輒自喜者尤多。然則如生者。人第謂其詩莫能及。抑又何也。雍正庚戌八月朔日。桐城老友方苞。

古文約選序例

代

太史公自序。年十歲。誦古文。周以前書皆是也。自魏晉以後。藻繪之文興。至唐韓氏起八代之衰。然後學者以先秦盛漢辨理論事。質而不蕪者爲古文。蓋六經及孔子孟子之書之支流餘孽也。我國家稽古典禮。建首善。自京師始。博選八旗子弟秀異者。並入於成均。聖上愛育人材。闢學舍。給資糧。俾得專力致勤。

於所學而余以非材實承寵命以監臨而教督焉。竊惟承學之士必治古文而近世坊刻絕無善本。聖祖仁皇帝所定淵鑿古文閱博深遠非始學者所能徧觀而切究也。乃約選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爲羣士楷。蓋古文所從來遠矣。六經語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義法最精者莫如左傳史記。然各自成書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剝。其次公羊穀梁傳國語國策雖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紀數百年之言與事學者必覽其全而後可取精焉。惟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擇其尤而所取必至約。然後義法之精可見。故於韓取者十二於歐十一餘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兩漢書疏則百之二三耳。學者能切究於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語策之義法則觸類而通用爲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雖然此其末也。先儒謂韓子因文以見道而其自稱則曰學古道。故欲兼通其辭羣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經語孟之旨而得其所歸躬蹈仁義自勉於忠孝則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愛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於此。是則余爲是編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初和碩果親王序。

一三傳國語國策史記爲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體。學者必熟復全書而後能辨其門徑入其窈突。故是編所錄惟漢人散文及唐宋八家專集。俾承學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後可溯流窮源。盡諸家之精蘊耳。

一周末諸子精深閱博。漢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書主於指事類情。汪洋自恣。不可繩以篇法。其篇

法完具者。間亦有之。而體制亦別。故概弗採錄。覽者當自得之。

一在昔議論者。皆謂古文之衰。自東漢始。非也。西漢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氣奮動。倜儻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後。則漸覺繁重滯澀。惟劉子政傑出不羣。然亦繩趨尺步。盛漢之風。邈無存矣。是編自武帝以後至蜀漢。所錄僅三之一。然尙有以事宜講問。過而存之者。

一韓退之云。漢朝人無不能爲文。今觀其書疏吏牘。類皆雅飭可誦。茲所錄僅五十餘篇。蓋以辨古文氣體。必至嚴乃不雜也。旣得門徑。必從橫百家。而後能成一家之言。退之自言。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是也。

一古文氣體。所貴清澄無滓。澄清之極。自然而發其光精。則左傳史記之瑰麗濃郁是也。始學而求古求典。必流爲明七子之僞體。故於客難解嘲答賓戲典引之類。皆不錄。雖相如封禪書。亦姑置焉。蓋相如天骨超俊。不從人間來。恐學者無從窺尋。而妄摹其字句。則徒斲精神於蹇淺耳。

一子長世表年表月表序。義法精深變化。退之子厚讀經子。永叔史志論。其源並出於此。孟堅藝文志七略序。淳實淵懿。子固序羣書目錄。介甫序詩書周禮義。其源並出於此。概弗編輯。以史記漢書治古文者。必觀其全也。獨錄史記自序。以其文雖載家傳後。而別爲一篇。非史記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誌銘擅長。但序事之文。義法備於左史。退之變左史之格調。而陰用其義法。永叔摹史記之格調。而曲得其風神。介甫變退之之壁壘。而陰用其步伐。學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蘊。則於三家

誌銘無事規撫而自與之並矣。故於退之諸誌奇崛高古清深者皆不錄。錄馬少監柳州二誌皆變調頗膚近。蓋誌銘宜實徵事迹。或事迹無可徵。乃敘述久故交親而出之以感慨。馬誌是也。或別生議論可與可觀。柳誌是也。於永叔獨錄其敘述親故者。於介甫獨錄其別生議論者。各三數篇。其體製皆師退之。俾學者知所從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學在辨古書之真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蓋黑之不分。則所見爲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筆古雋而義法多疵。歐蘇曾王亦閒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爲揜耳。

一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鉤劃於旁。俾觀者別擇焉。

明御史馬公文集序

有明御史馬公經綸。奏議雜文詩語錄凡十卷。其孫騏集錄而屬余序之。公之仕也。適當神宗晚節。上怠於政。而君臣不交。邊方軍紀漸蠹。蠹於幽昧之中。而朝士大夫邪正之黨。禍孽方萌。未知勝負之所在。公於此時。遇事直言。每有所救。正補益。而卒以此蒙大譴。而奪其官。昔吾高祖太僕公。事神宗。居御史臺。與公先後數年。在朝極論時事。與夫巡按楚豫。所設施於治所者。皆人情所難。公與吾祖當日之居臺中。號爲中正和平。不務矯激以收時譽。而所言所行之卓卓如此。使當教化陵夷。士節不厲之時。而有一於此。

其功名震乎人心。而文章播傳於宇宙。當何如者。然則當時士大夫之砥礪名行而守官者。概不慙於其職。不可以想見哉。夫教化之興。非一世之事也。三代之衰。自公卿大夫以至阝隸。皆知守道與官。而以死生之際爲甚輕者。先生教化入人之深。而萬物皆有以立其命也。遷謫放流。人情所畏惡。毒肢體。滾死亡。士大夫之危辱莫甚焉。而明時臺之以言事。廷杖者接踵。而蹈之如歸。蓋高皇帝以廉恥禮誼爲陶冶。士自居庠序之中。而已知上所以待之不苟矣。進而歷於朝廷。益凜然上之所以相屬。與己之所以自處者。故方其盛時。上下清明。幾無一職不得其理。至於神宗之季。亦少貶矣。而士大夫之居清要矜節行者。十常八九。雖不足以語于三王之盛。而要豈漢唐所能望哉。惜乎神宗不能審察于邪正之間。如公類者。非惟不用其言。又顯棄其身。而其後明政卒以黨敗也。公詩文俱有典則。而論學之語。尤洞然見斯道之大原。非剽襲於口耳閒者。然則公之排擊僉壬。至於顛頓而不悔。皆有所由然。非激於一時之意氣。而以爲名也。今騏能暴公之遺文。而吾祖所論著。經兵火。書皆散亡。今其存者。獨實錄所載章奏。然亦略矣。故余敘公之遺文。肅然於纂述之無由。而嘆斯文之傳。亦有垂有不垂也。

甯晉公詩序

辛未壬申閒。余在京師。與吾友崑繩。日夕相過論文。而崑繩所與交善者。多與余游。是時崑繩客觀齋甯君之家。而其弟晉公。愛余甚厚。閒以其北游詩詣余曰。吾所爲詩。未嘗以示京師之人。吾欲子與崑繩序。

而藏焉。崑繩既有言矣。余應之而未暇以爲。嗣是相見。必以爲言。余曰。凡吾爲文。遲速未可以期。待吾意之適。而後得就焉。吾與子朝夕游處。而以事羈於此者。且數年。何患余文之不就哉。是時京師人多乞余文者。余時時勉應之。獨以謂序甯子不宜苟。又計其時之多暇。以爲爲之當無難。而不知浸尋。觝滯。至於久而未之就也。癸酉之秋。與晉公朋試京兆。竟事相見。王氏宅。顧余曰。子許序吾詩。今踰年矣。吾非以競於世士。將歸而示吾鄉之人與子弟焉。吾自吾之鄉聞子。吾鄉之人多慕子之爲人。而吾今與子爲兄弟交。子無言。惡知吾與子之交如是哉。旬日後。各當歸散。會見不識何時。吾安能待子。余聞之。恨然。急歸。旅舍爲序。序方成。未以示晉公。而以事南還。及家。肘囊發書。檢數年客游所爲文。未嘗有所脫落。而獨序晉公者不與焉。又逾年。而觀齋自穎來金陵。遽相省。問晉公息耗。則聞其歸而貧。且病益憊。退而蹙然。顧念從事朋游以來。鄉曲之人好之者蓋寡。而海內之士。或聞其風聲氣烈。一見相信。如骨肉兄弟。平時游處往還。無間朝夕。疾困憂喜相聞。一旦蹤跡離異。如參商。思其形貌辭氣。則胸氣爲之繚轉。又以余之窮於世。而凡世之術業志趨。與余同。而心誠有愛於余者。其述遭坎坷。必與余類。若晉公者。所見皆然。吾以慨於心也。晉公夙好余文。故書此遺之。以開其心。至其詩。則徒能記憶其工。而論之未得以詳也。崑繩之文備矣。

張彝歎稿序

余年十四五。從先兄百川。與里中及近縣朋友往還。問其人可與久要者。則稱古塘彝歎二君子。問其文可相拔。以至於古者。而先兄難之。有頃。而言曰。亦二子也。余疑焉。蓋是時二子之文。實無以異於衆人也。兄曰。余察於二子之爲人矣。劉直樸而有恆。張儻朗而不僞。語曰。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猶斥鹵磽瘠。不能生良材也。故質美則必能務學。而文之成常肖乎其人。古人之文。淺深純駁。未有不肖其人者也。其不肖者。非其人之未成。則其文之未成也。若二子者。有其本矣。其後兄與余俱年長。奔走四方。朋游中相親信者。漸廣。而不相見。則思之深。相見久而不能捨去者。未有如此兩人也。古塘初爲鏗鏘絕麗之文。其後沈潛於六經之訓義。而歸於簡實。按其義。不當於聖賢之意者。亦寡矣。彝歎之文。凡數變。皆能闡事理。窮人情。其境無不開也。其體無不備也。蓋二子能務學以成其文。而卒各肖其爲人如此。余與二子居。議論則相抵。文章則相駁。往往詰難紛紜。彼此各不相下。必先兄出一言折之。乃各得其意。而無爭。彝歎家高淳。去金陵二百里。而古塘與余兄弟。孤行遠游。蹤迹常不得合併。獨辛巳歲。先兄與余家居。而古塘歸自楚中。彝歎亦以事數至金陵。時先兄已負疲疴。獨二子至。輒據几談笑。怡然終日。殊自樂也。而先兄竟以是年冬。齋志以歿。自先兄之歿也。余愴然無所依。獨與二子相見。則心暫開。而二子之思先兄。幽痛隱默。亦僅次于余也。今年秋。彝歎舉于鄉。總其所爲文數百篇。使余與古塘。決擇而刊布之。古塘欲獨存其近歲。淡樸深老者六七十篇。而余慮庸于學者。不能知也。欲兼存其少作。以誘進蒙者。而古塘持之。惜乎吾

兄亡而無所取正也。余心氣敗傷，家事紛擾，竟未得備觀其文，而爲之決擇，聊爲序其大意如此。其取舍評論，則多出於古塘云。

劉巽五文稿序

己巳冬，余自督學宛平，高先生澄江公署歸，過無錫，訪先儒東林講學遺址，因就其杖者張君秋紹，而求其邑人之可交者。秋紹曰：吾邑劉氏有二賢士，一曰言潔，今貢入成均，一曰巽五，爲諸生，因與秋紹就巽五於其居，其爲人冲和平易，容婉而氣清，退謂秋紹：是有東林人遺意也。後隨宛平公至京師，介鄉人宋潛虛，以交於言潔，其爲人剛大嚴毅，使人一見而斂其邪心，與驕氣，退謂潛虛：是其氣象儼然，東林人也。言潔愛余如兄弟，在京師踰年，旬日中未有不見者，閒問其世係，則與巽五同出自光祿本孺公，蓋東林賢者之子孫也。言潔幼工時文，在京師則專爲古文，稿成，余必見之，而巽五之時文，亦多流播四方。余嘗私評二家之文，或剛大而嚴毅，或冲和而平易，又莫不各象其爲人也。言潔行身爲學，介然不苟，同於流俗，余與潛虛，每擬之高，顧諸公而不垂中道以歿，則所以繼光祿之傳，而推大其鄉先生之遺業者，獨在巽五矣。余與巽五，皆宛平公所取士，又同舉於鄉，而不得時見，今年秋，巽五授經金陵，始熟而察焉。其爲學，其行身，與言潔異其外而同其中者也。巽五爲諸生時，其課試之文，已布於四方，成進士後，有制義二集，並行於世，而巽五自擇其尤者，彙爲一冊，而屬余序之。巽五之學，於經史百子，無不淹貫，而以爲

時文。故其擇之也精。其語之也詳。雖其外不爲驚人之言。而理精體正。時文之可久存而不敝者。必此類也。言潔管勸余盡棄時文之學。以治古文。而余授經自活。用時文爲號。以召生徒。故不能棄去。以減耗其日方。而兩者皆久而無成。閱巽五是編。未嘗不爽然而自失也。

朱字綠文稿序

余自與朋友往還。未有先於字綠者。其始相見也。在丙寅之春。朋試於皖江。時余爲童子。字綠爲成人。而以時文之學。相得爲兄弟交。其後壬申。余授徒京師。而字綠亦至自山東。余時學爲古文。文成必以示字綠。而字綠亦出其贈醫某一篇示余。余曰。子才可逮於作者。盍遂成之。字綠曰。吾多事未暇也。又其後丙子。聞字綠定居於杜谿。而往就焉。字綠方築室而未成。見余至。忻然曰。吾垂有數椽之庇。百畝之殖。可以老於是矣。子年方壯。儻不爲時所棄。則資我於山中。以卒吾業。而亦以成子之名。豈不快哉。出其數年客遊之文。則所蓄愈厚。而其光輝然而不可遏矣。又其後辛巳。字綠來自白門。其所著書。已數十萬言。余始見之。甚喜。繼復大駭。久而慙且懼也。字綠曰。子母然。物之至者。不兩能。吾時文之學。亦不逮子。余曰。是所謂家有琬琰。而羨人之瓦缶。以爲富者也。且子獨不屑爲此。子爲之。亦當勝余。時字綠棄時文。而不應有司之舉者。已數年。或勸其人京師。就決於余。余曰。子之學成矣。而力有餘。雖復爲此無害。吾門祚衰薄。而家事多累。子昔曰。我當出而子處。今子當出而我處。因舉字綠前所以語余者。以屬字綠。而字綠北行。果踰

年而成進士。復與相見京師。謂之曰。子果用吾之言乎。字綠曰。子之言皆信。吾時文之學。亦可敵於子矣。余索視之。自媿不如。三復而審究焉。則不如遠甚。夫字綠之年長矣。其用功當艱於余。而其古文之學。數年而成。時文則數月而得其勝。雖其資材有過人者。亦用心與力之篤且專。故能成功。若此之速也。余得於天者既劣。而復因飢寒疾病憂患。以廢日力。而敵其精神。豈獨慙於字綠。雖欲所就之比於中人。不可得也。字綠自訂其時文百三十篇。屬序於余。因念與字綠爲交之始末。而歷其進學之難易。而又以嘆夫治道術者。苟毋怠而止。皆可以造其極。而世之不能盡其才者衆也。

奈西麓文稿序

昔吾師宛平高公。視學江南。士之尤當公心者。於吾鄉則苞與齊生方起。於歙郡則汪生鴻瑞。奈生華瑞。嘗語余曰。子之文深醇而樸健。齊生之文從容而典則。汪生之文幽渺而參差。奈生之文微至而切實。苟勤而不已。皆于斯道能有聞焉者也。又曰。凡吾所取于二三子者。非徒外之文也。觀其言軌於道。而氣不佻。其於人亦概乎能有立者也。苞從先生游蓋十年餘。凡三至京師。皆就學先生之家。每歷歲踰時。而至先生之所。必曰。子曾見於某乎。抑有聞於某乎。癸酉冬。余自京師歸。遊宣歙。見奈生於祁門之西郭。而未暇叩其所藏也。乙亥。再入京師。而汪生適至。與持所業以正於先生。先生忻然而喜。因爲汪生道齊生奈生。踰年余以事南還。而汪生留。又三年。至今庚辰正月。余復至京師。而汪生以客死。浹旬而先生歿焉。見

齊生於先生之喪次。相視飲泣而不能語。蓋余與齊生皆於己巳侍先生于江州。遠隔而不見者。越十年矣。余將歸而齊生以文屬余序。余愴恍不能就其詞。至金陵而余生亦以其文來。所造益深。於曩時各有變化。而大意不越先生之所云也。夫先生向之所許於吾數人者。蓋有所試。以知其將然。爾時未之能也。今二子之所造。則庶乎能實先生之所云矣。獨恨先生所望於吾數人者。非徒外之文。乃二子之文成。而先生已不得見焉。而汪生者。其身既死。其文亦散失而不可收。則余於二子之文。豈能默然而已哉。故書以示余生。且遺齊生。以志先生所望於吾黨者。蓋不止於是也。

伍芝軒文稿序 代

往者丁卯之歲。吳中士人論天下乙科。選首之文之稱其舉者。皆曰浙東伍生。索而視之。犁然有當于余心也。又數年。余奉詔至闕。而生尙與其曹偕計吏于京師。余既已訝其久而未遇。而生以其業朝夕請余。然後知余向之所得于生者。猶未足以既生之實也。夫士之人莫不欲下無遺才。而才者不必收。下之人莫不務精其業。而精者不必遇。豈真有莫之爲而爲者邪。生始一舉而駕浙東八郡之士。何其易也。而今蹇不進者。日十年餘。又何難歟。然生用此學。日以富。文日以奇。充然溢于中。而輒于其外。則生之屈未始不爲伸也。漢史傳諸儒。或久不得舉。而明經義。蓋古而然矣。今生于世。尙未爲無所遇者。而其才猶不能盡伸如此。其他一無所試。以枉其才者。可勝道哉。

溧陽會業初編序

古者教民必有其地。所以聚其耳目心志。而使之**一也**。與同業者非兄弟姻親。則鄉鄰熟識。其行既得。相觀以善。而詩書六藝之文。鄉先生長老。旦旦而言之。而子弟耳熟焉。各竭其資材以相鑽礪。故其入之也易。而漸者深。後世所以教民者。既非其具。而所號爲庠序學校者。不過有司按期以洩。而士不得朝夕從事焉。故事雜言龐。而志益以苟。其閒學與道之代張。反出於私有所承。而非以從上之令也。夫經學始於漢。而盛於宋。其閒老師宿儒。自召其徒以講誦之。故其學者各以爲己所私得。而惜其傳。而施於事。見於言者。亦能不易其所守。自帖括之學興。而古人所以爲學之遺教。墮壞盡矣。然當有明盛時。其能者頗於經義有所開闡。而行身植志。亦不苟同於流俗之人。及其中葉。尤尙文社。連州比郡。必擇衆所信服以爲之宗。其旨趣各有所歸。而不可易。與同業者文學志行之顯於時。則榮之。若身有焉。而瑕敗者恥之。若身與焉。雖其所學與古異。而一其耳目心志以相鑽礪。而惜其所私得者。猶之古也。今世之爲時文者。其用意尤苟。以爲此以取名致官而已。其是與非不必問也。而余聞見所習。則宜與溧陽之閒。其學者猶兢兢然重之。蓋其地僻。罕舟車商賈。而多桑麻之業。其學者羣萃州處。耳目心志一於是。而以爲不可苟焉。亦其習尙然也。今年春。余客澄江。宜興儲君禮執。示以在陸草堂課文。用意多不苟。其尤者氣質雅近古文。而今溧陽狄太史向濤。復聚其子弟鄉人課文。遠問於余。發而讀之。其材雖各有所就。而井沐浴於古。以

發其英華。波瀾意度。大略與在陸草堂之文相近也。余多病少學。於時文尤疎。誦諸君子之所爲。嘆賞其工而已。豈有足以相益者哉。諸君子之鄉。薦紳耆儒。多深於文律者。太史之文。固嘗流通當世。足爲楷法。而儲氏有老師曰同人。太史昔與同學。而在陸諸君所取衷也。壤地相接。諸君子往而問焉。必有相得而益彰者。若余則勞苦憂病。患日力之不足。有晷刻之暇。必併力於先儒解經之言。而其所得。往往與科舉之士所守者異道。以故朋游閒多見謂迂誕。而莫與翻覆其所疑。諸君子若於是有取焉。則余固願褰裳而前以相質也。

跋

跋先君子遺詩

先君子自成童卽棄時文之學。而好言詩。少時耕牧樅陽黃華。有江上初集。旣而遷於六合。有棠村集。康熙甲寅。還金陵舊居。有愛廬集。庚午後。有漸律草。辛巳後。有卦初草。計三千首。有奇。先君子弱冠。卽與宗老塗山。邑人錢飲光。黃岡杜于皇遊。諸先生皆耆舊。以詩相得。降行輩而爲友。諸先生名在天下。當世名貴人立聲譽者。皆延頸索交。而先君子遊於酒人。日與山農野老。往來酣嬉。用此窳艱。衣無著。日不再食。諸先生或爲諸公道之。卽動色相戒曰。公毋累我。使以詩爲禽犢。廣陵人鄧孝威。嘗於杜于皇所。見先君子詩。以入詩觀二集。先君子再致書。必毀所刻而後止。晚歲。小子苟請錄諸集貳之。弗許。曰。凡文章如候

蟲時鳥。當其時不能自己耳。百世千秋之後。雖韓杜作者。以爲出於其時。不知誰何之人。獨有辨乎。且諺曰。人懼名。豕懼壯。爾其戒哉。先君子既歿四年。而苞以南山集牽連被逮。下江甯縣獄。制府命有司夜半搜書籍。江甯蘇侯夕至。諭婢僕凡寫本皆雜燒。而諸集遂無遺。惟姊夫曾退谷。口熟五言律五百六十三首。斷句二百四十五聯。又於里人篋藏壁揭者。得各體九十八首。嗚呼。苞以冥頑。玩先君子所戒。以禍其身。終不得歸守邱墓。而先君子平生精神日力之所寄。又以不肖子之故而灰燼焉。苞之罪上通于天矣。乃涕泣取所得遺詩。校錄鈔諸板。以志悔痛。且以廣先君子之戒於無窮也。

書高素侯先生手札二則

己巳夏四月。余以歲試見知於先生。秋七月。招人使院。辛未從遊京師。先生軫其飢寒。開以德義。一出入未嘗不詰所有事也。所與往還。未嘗不叩其爲孰誰也。蓋自癸酉以前。未嘗旬月去乎先生之側。而凡所爲文。先生皆指畫口授焉。甲戌後。授經四方。閱月踰時。先生通書。必索所爲時文。蓋知余素厭此。而督之。丙子試京兆罷歸。將不復應有司之舉。悉散所爲時文於生徒朋游。獨先生所點定。不敢棄擲。並數歲中手札。巾笥而置之。先世藏書櫃中。戊寅。先生以書督應鄉試。己卯。果得舉。將請先生序其文。以行於世。至京師。而先生已寢疾。數進見。未忍言入試於禮部。未竣事。而先生歿。歸至家。發向所藏。則與遺書並朽蠹矣。余文以散在生徒朋游間。收之尙得十七。而先生所論次。無一存者。余天資蹇拙。尤不好時文。累日積

久以至成帙。皆先生督責敦率以爲之。而先生所講授。反不得少畱集中。以誌師弟存歿之誼。此余所以日夜悔痛。自責而無以容也。是書乃戊寅見遺。命就鄉試者。以得之最後。未入巾笥中。故得獨存。而今丙戌六月朔後七日。復於散帙中得之。時生徒朋游。以余登會試榜。彙刻前後所爲時文。因以冠於簡端。並記先生所以切劘之意。以見余時文之學之所自。而先生筆墨。素不肯假手於人。故評訂之語。皆不敢妄託焉。

先生孝弟之行。自鄉人及朝士大夫。皆載其言。而才識卓然。足爲物所倚賴。則有待而未施。故世無知者。余於誌銘。旣陳其大略。至於處已待物。博大敦篤。粹然有古賢之風。叢細之事。無不可以法。後學苟生長山澤。獲事先生時。甫去父母膝下。絕不知交際中所謂世情者。徒見書傳所載。古人語言行事。以謂直可推行於時。先生四十。爲文以壽。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髮其無成。孝弟者。人之庸行。而先生所表見於世。尙未有赫然如古人者。苟大懼先生之無成也。先生命張於庭。踰月。語余曰。生所與交。慎毋以文贈余。請其故。先生曰。今之贈言者。以爲禽犢也。而生所陳。皆古義。恐重爲尤。余未答。先生曰。吾有所試也。世不可與莊語。日生所以壽我者。意良厚。而吾客見之。皆謂吾有不肖之行。而爲生所譏切也。余曰。何弗撤也。先生曰。吾正欲使諸公一聞天下之正義耳。余始至京師。下帷先生之廬。夜讀書。有童奴。善欸爲鬼聲。余惡而扶之。越日。先生遍召府中童奴。指曰。某某有過。生爲吾扶之。某某使吾弟鞭之。是尤頑梗。生恐不足

以瓶也。自是府中童奴皆懼。莫敢忤余。又踰年。始聞余所扶。乃太公侍者。太公患余之妄。讓先生甚切。先生恐童奴恃此以無禮於余。又恐余時親扶之以損太公之歡也。余臥齋在兩宅中間。其東爲先生賓燕之堂。其西爲太公燕私之齋。僕某遭厲疾。公移余於西齋。京師人言是疾善傳染。致湯藥者。隔簾牖而委之。洩溺並積。久之臭達於外。近者不堪。余議僦屋以遷焉。先生急止之曰。吾賓從可暫謝出入。謹避其惡。無傷也。吾聞疾甚者不可以變更。震蕩之。無生理矣。數月竟瘳。先生之心厚於仁。而能盡在物之理如此。凡余所不及聞知者。可類測也。使天假之年。而得展所蘊於世。雖赫然如古人者。豈不足以致哉。以此知古之發名成業。與無所顯於時者。皆會其所適而然。未可以既人之實也。余以重得先生遺跡。追念夙昔所感被於先生者。因並志之。又以見余之所師於先生者。蓋不徒以文術也。

刻百川先生遺文書後

先兄六歲能爲詩。十歲好左氏太史公書。未冠通五經訓義。且晝治事。暇則與朋游徜徉郊原墟莽間。夜誦書。或危坐達旦不寐。叩所以不答也。爲諸生自課試外。未嘗爲時文。苟每遠遊歸。出所爲詩歌古文。及詰經之言相質。先兄亦不喜。曰。古之爲言者。道充於中而不可以已也。汝今自覺不能已乎。同學二三君子。會刊先兄課試文。曰。自知集者。行於世。先兄弗快也。乙亥丙子。授經姑孰。登萊閒。學子課期。必請文爲式。遂積至百餘篇。而與朋游往還酬贈。亦間爲詩歌古文。常錄爲四冊。貯錦篋中。苟請觀。未之出也。曾出

以示溧水武商平。高淳張藉歎。旋復收匿。蓋恐苞與二三同學復刊布之。辛巳冬十月。先兄疾困。苞偶以事出入戶。見鱸灰滿盆。退問侍側者。則錦篋中文也。自先兄之歿。四方同學。愈思見其遺文。遍索於生徒。朋游。僅得二十篇。因與前集並刊布焉。蓋時文雖先兄所不好。而其發之必有爲。所謂充於中而不可以已者。亦於是可見矣。癸酉。余客京師。先兄郵寄十餘篇相示。內邱王君永齋持去。姪道希云。庚辰春。蕪陰夏君虎文相過。別時手一冊與之。今二君皆歿。其子弟若能求索得之。以暴於世。不獨先兄之心神。賴以不泯。亦可以見其父之能知言而取友也。詩歌古文。竟無存者。獨曾爲督學磁州張公賦絡緯一篇。擬南樓讌集序一篇。載江左文選。廣師說一篇。上長洲韓公。朋游間多有之。因附錄以見先兄之蓄於中者。有待而未發。而偶發者。又自以爲不足而焚滅之。使學者因是以想其所用心焉。

附刻弟椒塗遺文書後

弟椒塗。少穎悟。以余與兄困于諸生。授徒在外。家君命視米鹽。而弟暇竊觀書。余與同臥起。往往寐覺。弟猶伏几。體素羸。余與兄恐致疾。每爲文必怒之。未嘗一給視。久之。弟亦不敢自出。將卒。始出制義二十餘篇。曰。吾心力嘗困于是。異日尙爲吾存之。余與兄封識。不忍發也。又數年發之。始知其已得慶歷諸公奧祕。以文少不成帙。未可單行。今擇其尤者十篇。附在先兄遺文之末。弟性情質行。略見余所爲誌銘。故並列簡端。以志余兄弟三人。少小相依之艱。中道別離之痛。而余單獨一身。無以奉二親之歡。所以計處身

心者獨難也。

書先君子家傳後

此亡友宋潛虛作也。潛虛少時，文清雋朗暢，中歲少廉悍，晚而告余曰：吾今而知憂柔平中，文之盛也。惟有道者幾此，吾心慕焉而未能。然世所見潛虛文，多率爾應酬之作，其稱意者，每積而藏之，曰：吾豈求知於並世之人哉？度所言果不可棄，終無沈沒也。是篇其中歲所作，自謂稱意積而藏之者，潛虛死，無子，其家人言，積藏之文，近尺許，淮陰某人持去，或曰：尙存，或曰：已失之矣。嗚呼！是潛虛所自信爲終不沈沒者，其果然也邪。

書諸友公祭先母文後

此光生正華作也。正華於余爲彌甥，戊子余歸故里，見其時文，異之，遂從遊龍眠山中，一日晨起，讀莊子齊物論，未朝食，已成誦，試以他書，日誦萬言，因與至金陵，以女甥妻之，入贅于馮氏，數年中，徧誦五經及周秦間諸子書，於古文詞皆得其門徑，余北徙，復來相依，授其徒，數家皆不合，衣敝履穿，而歲時必少有所蓄，以遺其親，妻子之生計弗問也。戊戌冬，館某家，資用始少給，而腓下腫，踰歲七月竟死。正華美鬚髯，狀貌偉然，見者皆爲動容，而賦命之薄至此，賤貧固不足道，使造物者不奪其年，其學之所就，豈可量歟。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嗚呼！惜哉。

書時文稿歲寒章四義後

憶辛未秋。余初至京師。偶思此題。成四義。言潔潛虛。詒孫三君子。深許之。遂訂交。余每以事出。必詣三君子。三君子以事出。必過余。問辨竟日。往往廢其所事而歸。壬申冬。言潔還錫山。引余至其寓。教以植志行身之事。相語至夜半。已寐。復起坐達旦。既歸後。余客涿鹿。又遺書過千言。示余以所處。癸酉秋。詒孫還青陽。余與其乘單輪。席車出郭門。已交手。背行近半里。詒孫復下車。呼余立道旁。哭失聲。曰。吾與子會見不知何時。或數年。或十數年。不終隔絕足矣。詒孫在京師時。不三數日。必宿余寓。酒罷。往往無故悲嘯。夢中或大哭。余驚起。而詒孫尚未寤。詰之。則終不肯言。既歸。余見青陽人。問徐子悲憂窮蹙之故。乃知其天屬遭遇。蓋古聖賢人所難處者。余恐其以恨苦殞生。再致書。喻以徒死無益。而詒孫已成心疾矣。再答余書。漫言他事。不及所以。去年冬。余在澄江。夢見詒孫。面積垢。向余赫然無言。心忤忤不能自克。尋復自解。以謂夢寐之事。不足深究。踰歲七月。歸金陵。而潛虛來。告余曰。詒孫死矣。有吳生者。至自青陽。言其心疾。至昨歲轉劇。泣笑類顛者。一夕。張燈書數十紙不休。妻子問故。曰。告吳君。此書致我友宋子方子。既又索書展視。一一自焚之。開戶出。若將使溺。久不返。妻子怪而迹之。則已死村外小溪中。頭面泥漬。時余一子始殤。意忽忽不樂。及聞詒孫凶問。出郭西向號而哭之。不復覺子死之痛矣。言潔先三年丙子以疾卒。余與潛虛俱在燕南。其邑子邵君義書客金陵。偶心動。歸往省之。既暝。復蘇。惓惓以不得見余與潛虛爲恨。義

書爲余言。未嘗不流涕。言潔蓄道德而有文章。余意其爲天所生以扶樹道教之人。而不得竟其業以死。此理數之不可究測者。然觀荆公之銘深父。則古嘗有之。若詒孫之孝弟純明。粹然有儒者之質行。而死於非命。則自書傳以來。吾未之見也。使天下不知詒孫之所以死。則無以白詒孫之志。使天下知詒孫之所以死。又恐傷詒孫之心。此余與潛虛所以幽痛而不敢言也。言潔詒孫皆有子。雖幼。頗能承父學。恨余與潛虛困窮無聊。未有以扶進而存恤之。欲刻其遺文。亦未得就。近以坊人刊余文稿。檢舊篋。得此四義。覆閱之。詞義甚粗鄙。然念得交于三君子。自此始。因不自棄。四義向者自寫兩通。一言潔閱。一潛虛詒孫。閱以硃墨別之。言潔閱者。雷北平方允昭所。數年索歸。崑山張闇成持去。潛虛詒孫閱者。內邱王永齋持去。而允昭闇成永齋。先後皆奄忽矣。念之終夜氣結。晨起志之。時己卯十一月朔日。船過寶應書。

記時文稿行不由徑三句後

余己巳歲試。受知宛平高素侯先生。辛未後。從入京師。先生命閉特室。勿與外通。大司成新安吳公。謂先生曰。吾急欲識此生。吾擇生徒之尤者。與子弟會文。生能過我乎。余以疾辭。又數日。召飲酒。再三辭。公因自訪余於寓齋。余因先生以謝曰。某名掛太學。而部牒未過。以賓客見。義不敢也。以生徒見。又非所安。請稍俟之。公以癸酉二月。禮先於余。秋闈畢。余始報謁。仍執不見之義。而公愛余益厚。公卿閒或問太學人材。必曰。有方生者。將至矣。耿介拔俗之士也。吾未得見而知之最深。用此見居門下者。皆若有憾焉。是題

乃所以試教習諸生者。余偶擬作籍末云。蓋感公知己之義也。及余名過牒。而公已去太學。尋歸道山。竟未得一見。每與公子東巖兄弟言之。未嘗不氣結良久也。

題舒文節探梅圖說

以芳潔之物。自比其體。原於橘頌。公之遭遇。衆皆見爲芝蘭之萎折。而公乃自比於西山之梅。托根僻壤。含華結實。得自全其臭味。振古忠良求仁取義之心。皆可於公言見之。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五

書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傳貴本作與鄂張兩相國王本作與蔣張兩相國文中略有字句不同觀傳貴本與清河書即正集與蔣相國論征澤望書可知今標題從傳貴本文從王本以文義王本詳備且傳貴本世既共見王本世未見也集中新刻凡與傳貴本小有不同者皆據王本也鈞

苞聞出位之謀。先聖所戒。然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周官少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王與三公六卿。以敘進而問焉。蓋以食土之毛。皆有忠君愛國之心。而詢於芻蕘。所以盡天下之耳目思慮。以廣忠益也。而士之義。又與庶人異。學先聖之道。仁義根於心。視民之病。猶吾兄弟之顛連焉。視國之疵。猶吾父母之疾痛焉。故先王之制。使士傳民語。則己所欲言。得自達於君。或因公卿大夫以達。可知矣。苟卿論將。以爲事莫大於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往歲西師坐失機宜。僕先事爲公等言之。而卒如所料。其可悔者非一事矣。主將不能料敵制謀。偏裨不能決機應猝。而宿兵絕塞。日引月長。苟非吾君吾相。先定其規模。以固根本。而徐俟孽賊之瑕釁。則異日之悔。且有不止於是者。苞荷兩朝聖主如天之恩。辱兩相國知愛。不以衆人相視。苟知而不言。是虧仁而愆義也。故敢冒陳其大體。惟詳擇焉。

一古者守在邊塞。而本朝之守。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小醜。無事誅鋤。皆恐儒也。懸軍深入。士馬力竭。彼更遷徙鳥舉。則我師不戰而自屈。且山谷阻深。徑路盤互。設以偏師。截我輜重。其害將不止於無功。此有心者所同知。有口者所共言。無煩瀆告。苞所慮者。守非其法。與無守等。且將爲國宿憂。而別生瑕釁。耳古之制馭戎狄者。必設閒示弱。誘使深入。而後能一舉而躋之。姑勿遠引。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惟誘至昭木多。故西師得而邀擊之也。往年之事。儻主將好謀。偏裨材武。用昔人易將滅竈之法。設伏警備。而大創之。則其氣奪。其謀沮矣。卽來寇者他部。使擊賊聞之。亦足以折其奸心。明者不悼往事。苟能懲此而定兵謀。易前轍。則未必非我國之福也。軍志曰。攻不足者守有餘。今若易攻而爲守。則用其兵之十三。用其財之十五。而泰然矣。十取其三。則兵精。以財之五。養兵之三。則十宿飽。而能力戰。賊不至則以休吾力。而盡之於溝樹壘屯。賊至則以逸待勞。以銳擊罷。旣得人和。又乘地利。可使匹馬隻輪不返。是謂廟謨精神。可以折衝者也。

一往年之事。循數推理。造謀者孽賊。而寇掠者非盡孽賊之部也。嚴冬沍塞。地鮮宿草。冰堅無泉。安能舉大衆行數千里而襲人哉。必青海鄰近諸番。深怨年羹堯。誘殺其族類。陰附孽賊。聽其指使。而伺閒竊發。宜詰實於軍將邊吏。而赦其欺蔽之罪。且周諮博訪。邊人歲市於諸番者。必具得其迹。其然則必以銳師進勦。殲厥渠魁。以彰天討。但國威旣立。卽可肆赦脅從。開以恩信。使畏威懷德。而悔心漸萌。乃可長久。語

曰。強不能徧立。智不能徧謀。若欲斷絕根株。恐不能盡其種類。是愈堅擊賊之黨而益吾敵也。

一自孽賊跳梁。先帝命設守於阿爾太。以護西北舊屬諸部。設守於巴里坤。以鎮青海新附諸部。近聞大軍所駐。過此各千餘里。按以兵法。急宜撤還故地。蓋以言進勦。則去賊界尙遠。而馬力旣竭之後。輓輸倍難。所謂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也。邇聞變法。糧至察汗。洩兒交卸。更易車馬。轉運到軍。其地之人。甚以爲苦。恐亦未可長久。以言設守。則我軍撤回千餘里。賊若來寇。亦更遠千餘里。其力愈疲。其心愈孤。而我師得還久駐之地。衆心安定。氣勢自倍。兩軍各設左右翼。去大軍百里。駐以偏師。爲犄角之勢。並築城堡壕壘。再重可樹則樹之。近泉則溝之。壕外錯設梅花阬。與品字阬。賊至則所寇之地固守。而無寇之軍。更番出。勇士數人。篝火緄礮。夜再三擊其營。使驚起卽潛歸。賊晝夜不得休息。兼旬之內。未有不遁者矣。遁而截其歸途。或衝其肘腋。內外夾攻。不盡殲。必大創矣。此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者也。

一兵不在多而在精。況遠戍荒徼。勢不能多。但使將得其人。士皆壯猛。衣糧倍加。樂佚輕戰。則一可當十。假而飢寒羸怯。雖多無益。且慮心怨氣餒。臨敵恐駭。一隊奔潰。合軍搖心。阿爾太之地。羣山盤紆。徑路回互。我軍設守。則形勢可據。賊欲來寇。則顧盼惘疑。又喀爾喀諸部。與彼世仇。而託我宇下。便於徵調。戍守之兵。大軍五千。左右翼各二千足矣。巴里坤地勢平曠。餉道少近。大軍可萬人。左右翼可四五千。以情勢揆之。戍守之地。賊必不敢再窺。主關外者。不徒尙健勇。必得有文武材略識大體者。駐阿爾太。則於西

北舊屬諸部。千里之內。其酋長之智愚。卒伍之勇怯。必周知之。嘗試劑度而勤撫馭。俾緩急能爲我用。駐巴里坤。則於青海諸部。及近邊雜番。必開以威信。使知作慝則勢必翦除。順服則永得安集。而又嚴關塞。互市之禁。使其貴賤男女。日用必需之物。非誠附於我。必不可得。則賊黨日披。而我軍之勢愈壯矣。一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內地且然。況遠戍荒徼。不獨各路徵兵。心孤意怯。卽召募於山陝腹內。亦不可用。惟極邊之民。耐寒習苦。天性勇鷙。披甲戴冑。負糒嚙冰。日中而趨百里。用以守禦。則忍飢勞而能力戰。閒居無事。則習耕種而利輿屯。但人情非得厚利。及有配耦。不能使久居危苦之地。凡應募之兵。實係壯勇。在軍則受兩人衣糧。其有父母妻子。本州懸歲給口糧。五年番代。仍補沿邊行伍。與他家鄰近者。且賞銀五十兩爲資本。以贍室家。其有願取妻子。長住屯所者。以兩口爲限。官爲裝載。到屯之日。計口給銀。俾轉資於獨身。而倍受衣糧者。十數年之後。屯田大興。丁男漸衆。應番代者。卽以在軍丁男充補。田廬相望。姻親作伍。愛護身家。衆心成城。使爲金湯重鎮。兩地主將。必任沿邊宿將。久著威名者。偏裨必屢經戰陣。或素有謀略者。小校簡之行伍。能服百人。始得爲百夫之長。如此則爵必稱材。而人思自奮矣。巴里坤兵將。專用漢人。而以忠實滿大臣一人贊畫。賜衛卒百人。阿爾太則用滿甲士千。並妻子以往。如各省駐防之兵。而使重臣將之。宗室郡王監之。其餘兵將。亦用漢人。凡耕戰責之漢將。撫馭西北諸部。責之滿將。而勅以彼此一心。協規併力。毋得掩功推過。則蔑不濟矣。一塞外凡有山之地。其旁卽可耕種。又民物所

聚。則天地之氣應之而燠。熱河風氣早寒。及聖祖皇帝每歲駐蹕。商農輻輳。末年遂與內地無異。山腰澗側。皆宜四種百蔬。其明效也。阿爾太山谷迴互。最宜屯田。巴里坤雖無高山大陵。尚有平岡小阜。旁近土魯番之地。水泉皆熱。頗宜秔稻。且無山之地。但築短垣。高至尋丈。蔽遮西北疾風。以護新生弱植之苗。即可有穫。但人情習于偷惰。而官吏視爲具文。故未得其效。凡利之所在。人皆貴育。宜著功令。應募之兵。除例給衣糧外。但能力耕有穫。歲終加賞。以多寡爲差。所收高粱菽麥。可充軍食者。官出倍價以糴之。其餘蔬穀。聽其以土性所宜。自畜犬豕雞鶩。官吏將校。有敢侵牟強丐者。毫髮以上。必置重典。如此則貧者極負而至。併力爭時。而土利可博矣。數年之後。屯積既饒。饋餉可減。又關中沃野千里。古稱上腴。加以河泉可資灌溉。故土人稱水田百畝。可當山田四五百畝。值歲旱荒。且勝一二千畝。聞鄭白二渠。及甯靈涼肅舊興水田外。如終南沿山州縣。與鳳翔之岐山寶雞。甘州之秦涼洮岷。山泉川浸。可引溉者甚衆。但創始疏鑿。非民力所能任。若設專司選能吏。依山瀕河所在。相度發國帑。就農隙。爲民通渠引泉。則水利可倍。關中粟多。然後增價招商。而漸致之塞上。塞上粟多。則轉運軍前。較之輓輸於他省。及陝西腹內。道齎減半。此似費而實省。暫勞而久逸之術也。

一自古制馭羌戎。惟恃茶絲布帛銅鐵諸物。聞西北諸部。惟澤望絕遠。不仰給於中國。其餘蒙古雜番。非此無以爲養生送死之具。年羹堯領川陝。所以能使戰士盡力。而民不困於供億者。徒以私人販茶布於

諸番所獲不貲耳。古者欲責邊將成功，必使大饒於財，蓋不饒於財，無以養奇策之士，則不足於謀，無以恤戰士，則難作其氣，不能厚雄毅過人之士，則不能責其臨敵奮死以爲倡。況縱開謀鉤敵情，非有重賞深恩，能使出入於死地而不貳乎？今出奇計，宜禁一切出口之貨，而立四市，西北諸部，則立市於阿爾太、青海諸部及雜番，則立市於巴里坤。縱商賈轉貨，而官司之，非歸附本朝者，不許互市。則近我諸小部，不招而自來，不約而自固矣。其東北舊屬諸部，則立市於東邊，西南徼外諸部，則立市於四川雲南邊界，皆略計來市各部人口衆寡，而量出之，無使多取而轉販。阿爾太、巴里坤市租，卽賜主將偏裨，使繕戎器，厚養戰士，所謂事一而兩得者也。所慮道里踔遠，途多侵盜，商旅不前，則仍於山陝沿邊，酌立二市，而歲撥三邊市稅，以賜兩軍，各數十萬金，然後諸用不匱。但設立稅格，寧輕毋重，嚴飭市司，寧寬毋刻。但使商賈爭趨，番戎總至，所獲自贏，從來司關嚴刻，則正稅難充，寬恕則遠近爭湊，轉得奇羨，此恆物之大情，不可不察也。

一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此言壅蔽之傷國也。凡事皆然，況行師萬里之外，使士出入死地，而軍情不得上達可乎？李牧守趙，邊市租皆輸幕府，日擊數牛以饗戰士，所以守不可搖，而戰則大克也。往年進勦，士衆日不再食，飢羸疾困，凡解衣糧軍器火藥，歸自軍前者，言人人同，而主將不以聞，其後我皇上明目達聰，量增口糧，然猶未能盡飽也。春夏之交，阿爾太軍前羣馬驚逸，卒伍飢

死數千。言人人同。而主將不以聞。西北諸部。惟丹津王効忠本朝。諸部轉心嫉之。喀爾喀徹臣汗部曲六百餘騎。自軍前背主潰回。遇丹津王部落。殘殺婦孺。劫掠牛馬。不能盡驅者。猶刺傷之。諸部坐視不救。聽其載妻子什物。從容遠去。則衆情居可知矣。而自軍前來者。私語親故。皆髮形於色。及至公所。則言四十八家。樂從征調。人情如此。凡事可以類推。陝西承辦軍需。十七年矣。聞往年造車買驛。民間所費。逾官價六七倍不等。我皇上得盡聞乎。猶賴聖恩。屢蠲田租。故民力雖竭。心猶能諒。苟曠日持久。勞費不息。或遇水旱。實可寒心。蓋壅蔽者。凡事之大患。而軍情尤甚。此弊不除。雖有深謀至計。無所用之。二公必切言於上。凡先事蒙蔽。後乃敗露。或訪聞得實者。必置一二人於重典。然後遣文臣有器識者參軍事。遇要事得陳奏。與主將副將參相制。然後情實得聞。而措注可無悞也。

一我皇上聖明天縱。所以決計進勦。聞因俄羅斯荷蘭諸國。環澤望之西北者。皆與孽賊有隙。而應本朝時不可失。以情理揆之。疑奉使者。甘言取好。而非其實也。往年徹臣汗部落叛逃。聞收匿者。卽俄羅斯。俄羅斯久與我互市。猶陰險若此。則其他可知。聞孽賊所畏。惟俄羅斯。歲納貢獻。或與俄羅斯要約。能禁孽賊侵盜。然後互市可常。不然則止。亦牽制之一策。若謂我師深入諸部。實心相應。共爲犄角。疑未必然。一古者官立監牧。以頒馬政。我國家疆圉無外。公私耕戰之馬。皆資於口外。邇來武弁空糧。革除殆盡。犒軍繕器。苦無餘財。宜出自聖恩。凡大小武臣。願販馬於蒙古諸番。以自資給者。不拘馬數。入塞過關。毫釐

不稅。其餘商民出口販馬，亦大減稅額。且於山陝邊鎮，酌立馬市三五，勅諭近邊蒙古雜番，期以四月九月，將馬赴鎮，具數報官，任與兵民交易，亦毫釐無稅。嚴飭鎮將約束牙販，不得希圖小利。遇馬到者，多勒減馬價。若兵民不能盡買，官給時價，盡數收留，散布軍屯。蓋一次失利，則來者漸稀，但得馬到者多，則耕戰有恃，官民交利。且良馬盡入中國，卽番勢漸弱，欲爲寇盜益難，而附屬中國，不得不固矣。

一聞大西洋去荷蘭國不遠，西洋國俗，所不可缺者，惟內地之茶。不識俄羅斯荷蘭諸部，亦賴茶以愈熱疾否。果爾，則與西洋人要約，旣久與中國互市，必爲我通荷蘭諸部，俾與我同心探賊。東來卽出兵以乘其虛，果能摧破賊軍，或牽制使不敢動，我國歲以金幣名茶，凡所寶貴之物，酬之。若受吾約，則賊必相猜，而不敢輕動。西洋人若不用命，卽不許互市，必深懼而求得其要領矣。又茶之爲物，輕細易運，凡閩廣海關，出茶宜有定數，不得多載，以防轉販。

一從前因罪發往邊外屯田職官吏民，宜以聖恩赦宥，輕者還籍，重者安置別省。蓋士大夫素知禮義，繫心室家宗族，當無異志。若凶狡小人，孑然一身，寒苦飢羸，必懷怨忿，竊恐日與番戎往來，黠者誘之，或潛探軍情，或逃奔爲用，異日必爲邊境生釁造禍。漢之中行說，宋之張元李昊，亦前車之鑒也。

昔唐太宗元世祖，皆百戰而得天下，智略如神，將良士武師，行有律，異代莫及焉。太宗之征高麗，世祖之征日本，或土壤相接，或舟楫可通，然且殫力竭財，亡衆無功，以成大悔，徒以攻守之勢殊，客主勞逸之情

異耳。苞於西域山川形勢。及軍中情事。未得備悉。第就傳聞一二。以意揣度。自多未中。然循數推理。斷可信者。則攻守之本計耳。苟欲刻期進勦。窮其窟穴。則形勢甚難。恐未能必達。昔年額倫特之師。可爲明鑒。若未能必達。而更懸軍深入。運餉倍艱。經年累歲。無傷於賊之毫末。而我已重困萬一四十八家。心離於征調。秦民力竭於徵輸。諸番窺伺。別生事端。何以善後。二公不於今日懇悃開陳。以定廟謨。異日情見勢屈。聖主責言。將何辭以對。謂計慮不到。則非所以副委任之專。若知而不言。更非至忠體國之義。卽今衆口嗷嗷。愚者直歸怨於二公。其明者則深望二公之能轉移。而或無由自達。或可以達而不言。苞臥病兩月。氣息厭厭。自念生世幾何。旣爲知己懷憂。而喑默自使。則愧負此心。故於伏枕呻吟之際。日記數語。涉月而後。其略粗具。欲藉手於二公。以報兩朝聖主如天之德。而亦以答二公夙昔知愛之深。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惟鑒其忱。恕其愚直。而審聽之。

與鄂少保論治河書

考工記云。善溝者水漱之。明嘉靖中。潘公季馴。以治河顯名。論者以比禹功。其實不過引山東駱馬諸湖之水。入黃河東北岸。以盪其沙。引洪澤湖之水。自清口入黃河西南岸。以盪其沙。用是黃運安流。百有餘年。自康熙初年。總河靳公。開中河以避糧船。湖黃而上百八十里。風波之險。於漕運實便。而清水之出東北岸者。下移百八十里。地平而流緩。不能復刷北岸之沙。由是河身日墊而高。歲加黃堤。以防其決。繼事

者莫知省憂。以致康熙三十年後。黃水倒灌。清口淤塞。下河州縣。歲被其災。聖祖仁皇帝指授方略。命張公鵬。翮塞高堰諸壩。疏清口引河。四十餘年。漕運客商皆便。此其前鑒也。

一自靳公奏請自淮安至揚州運河止。宜每歲加堤。不必挑濬。永著爲例。淮揚士民。萬口同聲。謂堤與城並。人將爲魚鼈。怨詛百端。某嘗譬曉之曰。靳公知河道者也。舊制冬三月。閉天妃閘。以濬運河。以黃運河身相等。故可濬耳。自中河旣開。徐州以下。北岸無漱黃之清流。河身日高。安得不每歲加堤。以防潰決乎。黃河加堤。而運堤不加。則自黃入運。勢如建瓴。清水雖大。亦不能敵黃。而濁流之灌運必矣。況又濬而深之乎。其土人終迷不悟。不料有倡濬運之謀者。而其害立見矣。此目今運河病證之最難治療者也。將來必仍每歲加堤。如靳公初議。然後其患可除。然非增築堤基。廣厚加倍。其上難更加堤。雖強加之。亦難成而易潰。此理勢之必然也。

一明時有欲洩洪澤湖之上流。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瓜埠入江者。潘公季馴以爲中互山麓。必不可開。況上流洩則清口入河之水弱。而不足以敵黃。此百年以前之形勢也。自康熙末年河決。武陟入洪澤。而湖之淤墊幾半矣。目今湖水小。則不足以敵黃。大則漫高堰而衝下河諸州縣。漕運亦爲之阻。若上流可洩於江。則開建石閘十餘所。水小卽下板實土。蓄水以敵黃水。大則量開閘板。以洩暴漲。實此時之良策。但開鑿山麓甚難。必數年而後成功。苟可行。不宜畏難而蓄患也。

一水土之性。必土著者民。乃究悉其原委。明潘公季馴。自言嘉靖中受命治河道。憂懼無措。所至卽進羣叟與長年三老而問之。乃知河性喜故。三已四起。終以此成功。兩年來。淮揚土人皆言。新開河口閘壩。乃故河督靳公曾用之。而未見其利者。其後張公鵬翻再三審度。始定舊閘。黃淮相安。四十餘年。自開新閘。害已立見。萬口咨嗟。尙可專已護前。而置漕運之險艱。下河數百萬生靈之陸危於不問乎。黃淮異漲。必在伏秋。春末夏初。水勢中平。卽新口舊口。皆可通行。亦不足恃。試思有明中葉。潘公季馴承淮黃並決之後。修復故道。而安瀾者百有餘年。康熙初。靳公易之。別開新河。釀成河身日高。俯臨城郭。永不可救之患。遂甯張公亦承河防大壞之後。修復清口故道。而河沙漸散。海口復通。後人守之。安瀾者已四十餘年。柰何堅信一二愚妄人之言。而欲掩已見情形。行旦夕難保之危道乎。日今兩河衆兆。皆言大有益於河者。莫過於張公所築磨盤墩。宜急復之。最有害者。莫過於新築之攔黃壩。急宜毀之。河督仁明。豈難從民所欲。特恐造謀之愚妄人。復進詭言。變亂是非。以虧賢者之德業。宜苦口以忠告之。

與鄂相國論薦賢書

聖主求賢之諭。殷切感人。但其中尙有宜分別者。如湯陸二先生。湛心聖學。深明古賢以道事君之義。誠難多覲。若陳瓚不過絕包苴。守官碌碌。無一事可稱。彭鵬晚節。且私利身家矣。目前已蒙上知者。如徐士林。王安國。宜任正卿。陳德榮。魏定國。晏斯盛。久練吏治。使爲巡撫。可保境內和甯。雷銓。陳仁。熊暉。吉。列於

九卿遇大事必能陳義不苟。凡此八人。以視陳瓚。必有過之無不及也。其告歸不出者。如西安太守王紹文。沈於下僚者。如莊亨陽之勁直。王之銳之孝友純篤。鍾曉之澹然名利。黃世成之好學砥行。如或進用以視陳瓚。必有過之無不及也。其他不知其才識志行。而不受一錢如李梅賓者。尚不一而足。以某一人所灼知如此。果能實心搜揚。何患無人。古之人豈能借才於異代哉。九卿不言。無怪也。公若不言。恐聖主自此有忽視天下士之心。所關不細。望必上章列奏。或進見而陳。存此論於天地之間。卽異世而下。可使人聞風而興起。且使蔽賢者。內自慙而外懼公議。中材勉於爲善。非公不能用此言。非某不敢以此聞於公。惟鑒之。

寄言

康熙六十一年河決。朱家海漫入洪澤湖。時滄洲督河。僕告以障塞黃流入湖之口。急於塞決河。滄洲深以爲然。而尋卽世。繼事者遂以黃流入湖而清。湖中見田數千頃爲瑞。則此時已成不可治之疾矣。今淮揚徐泗之民。惟知歸怨於高公。拆磨盤墩。開新閘。不知淮流漲溢。成於洪澤之淤墊者十之七。增於清口運河之淤墊者十之三。土人之議。及友人之書附覽。望博咨審察。若果有當。則以至誠開導。任事者。告以萬口同聲。而吾兄亦實見其宜。然萬不可言聞之於僕。緣高公移閘拆墩時。淮揚士民積薄爲厚。聚少爲多。而言其誤。洋溢於京師。僕與高舊好。再書爭之。而事已垂成。不得已以告於吾君。西林出視河。又切言

早宜修救。不意西林至淮。旬月中水落波平。轉謂僕所言不實。以至有今日。目今舍土人所建三策。雖神禹復生。無能爲謀。蓋非利害切身。積久考驗。不能灼知水土之情。非實有與民同患之心。不能以身任利害。僕見惡於九卿。要人自廷議北河始。僕謂非於淀外別開一河。導濁流直達海口。則憂無可引。要人曰。子書屋中人也。顧總河李宮保之明達。久諳河事。吾輩乃緹所奏。而用書屋中議。如無成功。孰任其咎。僕曰。其然。諸公連章治某之罪可也。不得已。乃私於用方及西林鄂公。參用僕議之二三。數年中。垂無大決。及直督決計復霸州固安故道。則不崇朝而災及於田廬矣。蓋故道本不當改。既改至數十年後。地形人事物理。大異於前。必不可復。用方解任。與僕相見於京師。乃曰。吾今而知子淀外開河之議。終不可易也。夫以用方之實心爲民。與僕相信之深。尙不能全用僕議於涖事之初。蓋隱伏之害。與荆建之法。惟水土爲難先見。若吾兄不能得於同事者。則惟直陳於聖主。除蒸黎之沈憂。建百年之長利。雖以身任怨。惡可也。且既入事中。此時不言。他日情見勢屈。聖主責言。可以不知謝乎。況衆口嘖嘖。安知無以上達者。餘不贅。

與謝雲墅書

南歸時未得晤語。接手書。并贈詩。氣意懇惻。惻惻感人。至援皇天信斯文之不絕。三數誦之。不覺胸氣勃然發動。僕十年來辛苦不休。屢摧折不以悔退者。幽默中實以此自恃。不意自足下發之也。僕學與時違。

加以性僻口拙。與世人交。不能承意觀色。往往以忠信疵毀。在京師數年。見其文。好之而不非笑者寡矣。知其文。不苦其人之鈍直。而遠且憎之者又寡矣。足下獨相察于幽默之中。而愛之厚如此。何用心與世人確然異向也。然僕竊有懼焉。古之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者。多出於賤貧羈旅憔悴之人。非以其心無所繫於事。用功專而日力暇乎。賤貧羈旅。憔悴未有如僕。而用功之不專。日力之不暇。亦未有如僕。是僕徒抱古人之憂。而失其所可樂也。僕以窘窮授經。客游以自活。近十年矣。資求於人。不得任胸臆。雞鳴而起。憊精越神。舍己所務。以事人之事。其得執古人書。沈潛反覆者。計唯山行水涉。旅宿餘閒。與夫嚮晦獨坐。人事歇息之候耳。而又嬰久痼之疾。每作輒數月。坐起眠食。昏憊不得甯。世間百物人情所喜好者。賤貧羈旅憔悴之身。既一無所覩。獨於古人之書。自謂可以飽足其嗜好。與世無爭。而其艱難不獲行意。至於如此。彼造物者之苦其生。亦甚矣哉。夫古之人固有崇高顯榮。事業功德。光著於身。而又得優游于文學。以永其沒世之名者矣。蓋天之所與。不惜多方以致。其厚如此。則所薄者。惡知不徒以坎壈屯塞苦其生。而并不使發憤於文章。纍有所立。以自表見哉。僕恐足下之望僕者深。而所以信天者太過。未見其誠然也。僕以十月下旬到家。八日復飢驅宣歙閒。風雪寒苦。臘月來歸。開春將遊吳中。并棹浙東西。未審與足下繼見何時。胸中之思。不能宣盡。頓首頓首。

苞白。自君侯出官廬陵。僕顛頓東歸。潛伏荒江。與外事隔絕。邇來京師。始知君侯到官數月。旋復棄去。歡豫怵蹈。不能自名。僕既于今人中得君侯。而中心疑者復四三年。乃今釋然大暢。夙昔慕用之心。而悔小人隱度之不當。君侯君子也。敢不究悉所懷。始者與君侯相見江淮間。得聞所以去官之由。後遇池陽徐生。爲言其邑劉侯。悼爲吏者不得行意。動以戕賊其民。視去其官如機阱。僕聞而慨然。以爲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乃今復有其人。及至京師。遂與二三同儔。交相傳說。奮顏攘臂。稱于多人之中。以醜頑鈍叨穢之徒。旣而君侯復至京師待補。諸君驚愕。走問于僕。曰。四三人。僕雖爲君侯解于諸君。而私心惴惴。竊懼君侯之不實吾言也。遂爲文以道前事之善。且要言焉。屢置懷袖中。相見則蹙蹙不敢出。非敢以世俗人疑君侯。僕竊有所懲也。僕自客遊以來。所見當世士大夫不少。與之虛言理道。或論他人出處去就。其言侃然。其狀毅然。雖好疑者不忍謂其欺。及觀其臨事。或至近之理。蔽而不察。微小之利。繫而不舍。今君侯當官。而僕以棄官爲文。好忌諱者見之。必以爲不祥之言。而今而後。始可出吾文以相示矣。君侯實爲君子。而僕自虧知人之明。僕以愧于心。然君侯之言。可以復于僕。而僕之言。可以信于諸君。數歲以來。所願望而不可必得者。此也。聞君侯定家金陵。與敝廬相違數武。惟鄰是卜。僕今得所歸矣。杪冬到家。相見不遠。先此馳候。不宣。

與某書

僕與吾子孩提遊處如兄弟。自僕餬口遠方。十年不再三見。而吾子所以交僕之道。若異于往時。豈僕有所得過邪。疑焉而不敢請。非所施於吾子與僕之間也。往者僕在江南。聞吾子入京師。處虞山翁尙書門下。名譽籍籍公卿間。及僕至京師。或告曰。子知某所以交於尙書之道乎。有某人者。於尙書言無不行。素嫉子。某於稠人中。數詆子。怪僻謬妄。以啗之。其人果欣然願交。以此得志於尙書。僕曰。怪僻謬妄。吾或有之。吾友偶道其實耳。旣而告者同詞。僕退而思曰。記不云乎。管子困時嘗欺鮑叔。叔終善遇之。吾友親老家窘空。尙書力能振之。徒用我爲質。以苟慰某人者耳。其心豈非我哉。旣而見吾子。相歡如平生。遂不復疑。乃者褐甫謂余。某短子。每顧我而瞿然。大山亦云。吾子言僕好忌克。與人相鎮以名。僕聞而惕然。子短僕於他人。僕何敢疑。二君子之言然。則子真以僕爲不肖矣。僕誠不識子之所謂名者何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修身立言。以有望於後。則百世之人不可欺。雖忌克無所用也。若雕文騁辭。以誑時無識者。而取譽焉。又可以爲名乎。且忌雖不肖之心。其發必有由。未嘗田弋。豈忌獵者之有鶉豮哉。吾子其未之思乎。憶兒時與吾子嬉戲北山之陽。坐草間。歌呼相屬。未嘗知有學問文章。今乃以名相鎮邪。僕與宋劉二君子。雖以道義相砥勸。而爲交未若吾子之久故也。僕有不善。吾子豈不可面責之。而必借二君子之言以相警哉。僕與吾子。非可以離異之交也。不敢匿所懷。惟吾子示之。

僕生平不喜爲人序詩。今爲足下強發之。以曩者詩句相規之切。以爲報也。篇中有一二須自明者。在足下好古。晰于文律。豈復有疑。恐時人怪之。可持以解其惑耳。昔歐陽公嘗自發所以爲文之意。而深恨困于羣愚。然所辨皆立言之意。愚者昧之。無怪也。近人好爲詆訶。凡稱謂之一定。與字句之裁于古者。已所未講。皆極詆不疑。誠可歎也。子者。男子美稱。秦周以前。風氣質古。儕伍得爲君臣之稱。故諸子之書。有稱時人曰某子某子者。唐宋以後。討論益密。凡口語呼子。代爾汝也。筆于書。非其師不稱某子。不則其生平道術所宗。無泛施者。僕曾爲朋友作文。稱某君。或譖以爲薄且疎之之詞。不知王介甫序其舅詩。蓋君之韓退之稱柳君崔君。乃子厚斯立也。所字義兼虛實。童子習訓。詰者所共知。僕庚辰試禮部。文有同功異所。乃荀子正名篇語。而一時譁囂。謂以虛字斷句。如見怪物。不崇朝而徧于都下。足下所目見也。夫諸子之書。閱者或不經意。若所字斷句。則五經四子中。可按者以十數。卽不本于荀子。而以意爲之。亦無可深怪也。篇中吾有所見子詩。以實字用。本史記趙世家。時人見此。僕母乃又負前者之謗邪。僕又嘗與同學張彝歎。過時輩齋中。几上列某君文集。極推其經學。僕信手翻。見其輓詩。以龍輻作仄韻。詫之。其人自護。因稱曰。引用之誤。雖古人有之。僕曰。六朝詞人有之。唐宋作者。吾未之見也。其人求勝不已。詰朝過我。曰。韓子送陸欽州序。專而不咸。曹成王碑。剋黃梅鏹廣濟。使今有此。子其或恕之。僕曰。不咸見左傳。又見國語。又見諸子書。不可悉記。管子小匡篇。制令支斬孤竹。韓師其意也。況此類卽意爲之。亦造言之奇。非引

用之誤。世人少見多怪。有爭氣而不可與辨如此。僕非畏此輩人譏訕。偶牽連及之。以發足下之笑耳。然足下能謹藏吾文。而勿以示世之人。則愛我尤厚矣。引筆不覺盈紙。無復檢局。惟鑒之。

與吳東巖書

苞白。前月中聞足下南歸。一書附遞。卒馳候。接手教。具悉別後動止。甚慰。又聞褐甫諸君。欲刻足下所爲時文。此僕私懷所素蓄也。僕許序足下之文。數歲而未報者。非敢慢也。凡吾爲文。必待情與境之自生。而後能措意焉。重其請則發之愈難。是以久而觝滯。而今則雖欲爲之。而勢不可也。僕往在京師十年。以時文序請者。未嘗一應。蓋謂文所以立義與意也。時文之爲術淺。而蘊之可發者微。再三序之。其義意未有不同而相襲者矣。況局於情勢。違其心以枉是非之正。而交相蒙。尤立言者所禁也。自癸未爲朱君字緣。張君彝嘆。勦爲之。遂不能復卻。數月中所作至十餘篇。雖不敢過違其心。而困於義意之無措者屢矣。其許而未及爲者。尙倍之。而謝不爲者。不可勝數也。因此爲戒。以正告於朋儕。非特著一書。義意有可開闡者。不敢承命爲序。守此而不變。已數年矣。今若爲足下復發之。是資未爲者以相責之分。而後更無以謝也。足下與僕交厚。而文又甚工。人將疑僕有擇而爲之。其視發於他人。得過必甚焉。或謂僕當爲足下作序。而遷其時日。旣而思之。亦欺德也。文之意義。必緣情與境而生。使僕爲此於數歲之前。其情與境必有所發矣。今旣過而追之。則情與境非真。而義意無由立也。足下淹貫經史。所注古詩子史。皆卓然可以

行世。僕出荒言以附不朽。未爲無日。若時文之工。則曩與褐甫篇疏而句訂者不少矣。又安以序爲哉。僕生平自期無不復之言。深悔爲此不早。致負諾責。惟足下愛我之厚。當能鑒察。不宣。

與熊藝成書

辱書命序所爲時文。僕邇年自禁。非特著一書者。不爲作序。非敢要重。緣以時文來屬者多。力有不給。非此無以免責讓也。所惠教檢閱一週。旣駭且歎。足下齒甚少。足不出戶庭。而觀所爲文。已似深練於世事者。取材之博。用意之精。雖與老師宿儒較其毫釐分寸。無不合焉。以僕之久故。亦未知足下所造能至於是也。然古人有言。善養生者在鞭其後。爲學亦然。僕始見虞山陶子師。示以時文。子師曰。吾不願子爲此。吾亦無暇爲子決擇也。僕曰。子柰何號爲時文之家。而言若是。子師曰。固也。惟子如聽虎者變色。而心知其痛也。惟子如賈者遇盜於中山。而盡失其資。故呼後人以勿由。而不覺其聲之疾也。世之人材。敗於科舉之學。千餘歲矣。而時文則又甚焉。唐宋文家。世所推者八人。自蘇洵外。未有出三十而不登甲科者也。蓋天將誘之以學。必使其心泰然無所係戀。而後功可一也。其英華果銳。不銷鑠於叢雜猥鄙之物。然後氣不挫而精盛強。苟無七君子之遭。則決而去之如洵可也。僕時心感其言。顧如傭隸。備極困辱。終不能離其故地。日思自脫。以至於今。而犬馬之齒。已不後於子師見語之歲矣。每恨所學無似。輒悔不用其言。遇朋游中資材日力足。以有爲者。必舉以告之。而聽者多漫然。蓋其所難在決而去之也。今足下爲天所

相。而七君子者同其遭。使僕不發此於足下。則爲失人。足下聞此。如衆人之漫然。則亦爲失言矣。以足下之銳敏。苟用所盡心於時文者。以從古人之學。僕任其將有得焉。異時特著一書。藏之名山。而使僕序之。則僕亦可挂名簡端。而無所還忌矣。僕與足下非一日之好。故敢發其狂言。垂勿以示外人。

答劉拙修書

承示馮君詩說。命質言其當否。想因僕于朱子詩說。有所補正。恐其異趨。故以試之。此吾兄盛心也。僕說詩。雖有與朱子異者。而所承用。皆朱子之意義。至馮氏紕謬。本不必爲吾兄陳述。然往聞吳中人甚重其學。姑因吾兄所舉。少發其誕。俾宗之者有省焉。馮君之言曰。朱子說詩。只成山歌巷曲。絕不似經。異哉。雅頌二南。就令鄙俗人說之。豈能使成山歌巷曲。若變風之鄙俗者。必曰此經也。皆合于韶武。則朱子所云。不知以教何人。用之何等鬼神賓客者也。又曰。詩人。不以比興分章。如朱子則所謂興者。皆重複無謂。朱子說詩。以意義切附者爲比。其全無交涉。與少關而不甚切者爲興。未聞以複者爲興也。詩人雖未嘗先以比興分章。而及其既成。則或出于比。或出于興。不可比而同。至複而不厭。則本文固然。楚辭及漢魏詩人。猶師用之。馮君縱不解。亦不得爲朱子罪。其他無稽之談。尤背誕不足與辨也。僕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果當。則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而世人多曰。吾欲云云。所以病也。僕曾見楚人某。于廣座中。議論風發。詆朱子無纖完。座人無不變色動容者。僕徐進曰。君所不足朱子者。可實指乎。其人首以變易

小序爲言。僕曰。請舉毛詩義。若者如彼。若者如此。而君自決焉。至十餘發。僕避席而請曰。其然。則繼自今。願君毋詆朱子。凡君所可。皆朱子之說也。所否。則小序也。然則朱子之說。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明甚矣。其人意阻。竟酒默然。凡馮君之說。皆此類也。乃小序與朱說。兩無所用其心。而漫言以欺世者也。僕生平不喜道人文字短長。以馮君所言。關於經義。又爲吳中學者所宗。恐波蕩後生。故質言之。有不當者。望吾兄反覆焉。

與白改玉書

僕少誦書史。竊慕古豪傑賢人。求之鄉里間。惟劉君古塘。張君彝歎。有狷者之操。因就而友之。然嘗惜其規模過隘。長遊四方。所見當世知名士不少。未有如古所云者。而二君子且侷乎遠矣。及與足下相見。至再三退而自喜。以爲乃今始見三秦豪傑。而二君子常疑焉。及僕禍起倉卒。大吏中夜閉門會鞠。勢若湯火。近者糜爛。足下微服冒衆隸相調護。既就逮。爲紀家事。拮据藥物。以供老母。逾年如一日。二君子始以僕爲知人。今賴天子仁恩。及於寬政。二君子及衆戚黨。作計御老母而北。已於二月下旬抵京。故特馳報。俾足下胸中痞結。早得消釋也。方秋中。僕在塞上。忽聞賢兄下世。蠱然心傷。寢食不能自克者久之。念賢兄忘長吏之勢。與僕爲布衣交。勸善規過。孜孜若不及。戊子己丑間。僕數歸故里。吏事之暇。輒相呼言笑。連晨夕。今遂成異世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惟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古之人當朋友燕樂之時。而豫計

及此有由然也。足下久無四方之志。然望以僕故。附知交車馬之便。一至京師。足下試思與僕訣江甯縣獄時。意中料僕作何狀。今豈不死。又免四裔之投。相去三千里。豈可使此生不再相見邪。僕知足下聞吾言。將中夜以興。傍徨衢路。而不能自己也。僕鬚髮已白。十之五六。想足下尚不至此。願努力自愛。西望於邑。頓首頓首。

與劉古塘書

得手教。隨奉答。首夏復致書并古文。付徐于皇。想尋已徹。前示云。去年曾兩賜書。訊之于皇。無有也。而僕寄兩札後。絕無音耗。殊不可解。退之嘗怪時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每用自懼。願與二三君子交警之。近聞彝歎去浙。叩所由。乃以書院課文。吾兄每易其次第。及封入俾自定。則久而不發。吾兄天資孤直。僕所心畏。然亦有用意過當者。以彝歎之智。豈猶不能定課文之高下。果有不當。豈不可面商。而顯易置之。彼爲人師。不能主決課文。尙何顏而立於諸生之上邪。又聞徐中丞爲彝歎買妾。而深拒固辭。尤可駭痛。僕爲此進規于彝歎屢矣。皆曰無其資。今得賢者代爲部署。而復避去。何以見先人于地下邪。僕于彝歎切直之言。已前盡。不敢復致書。吾兄尙宜自引過而申勸之。二君子行誼。僕無能爲役。而改過之誠。交友之忠敬。則有可相觀而善者。願足下平心察之。兼以語彝歎止園。近者行身植志。頗能堅定否。爲我道薄違。不暇別爲書。所欲切劘。卽所進于二君子也。

與劉紫函書

昔見吾兄居季弟之喪。隕然氣盡。得長籍凶問。卽爲吾兄憂。今子之病。吾昔日所屢經也。若之何。若之何。每念窮愁抑塞。以及疾病憂患。在吾輩處之。頗無甚難。而造物者必使天屬凋喪。以糜爛其心腸。則降罰亦稍過耳。吾兄所遇。信爲慘痛。然尙其順而常者。若僕邇年。爲人數中不足置之人。死不足塞責。而又不卽死。猶逐逐衆人中。語言飲食。每見天日之光。輒悚然自愧。畏所以措置此心者。不大難乎。行身至此。尙欲抗言先聖之經。以示來者。卽此自覺愚妄。無羞惡之心。但念先世四百年爲清門。一旦以別族疑罪。盡室播遷。不得奉邱墓。惟於斯道粗有所明。使後世讀其書。而知其所承學於祖父者。猶或可覆蓋前行之惡耳。來示云。子弟中近頗有好奇者。此不獨爲劉氏光。卽蒙者所述。亦庶幾有所付託矣。長籍到官已七月。僕作誌時。未得其詳。其可傳者。委明示之。當更表而碣焉。古人修辭。貴立其誠。以聞之晚而覆書之。與前誌不相悖也。會見無期。惟各努力自愛。東望於邑。何如可言。

與陳滄洲書

南豐曾氏。所謂蓄道德而有文章者。當吾之世。惟明府兼之。先母得銘。不肖子所藉以覆蓋者多矣。前所呈行狀。尙有未盡者。先母性惻怛。僕婢負罪。必求其情。而得其所可矜。苞兒時。見婢某竊蔬材匿戶下。以告。母徐曰。彼自需用耳。非竊也。苞兄弟三人。弟早夭。兄亦多病。歲己卯。苞舉于鄉。母泫然曰。汝兄弟倦遊。

始歸。汝自今又不得恆在吾側矣。里中某官母七十歸爲壽。踰月其母趣之北上。吾母聞之曰。是謂不有其子也。苟與亡兄以窮乏常客遊燕齊。母積憂思。晚歲成心疾。每作必命苟扶持登城東北望。惘惘不能歸。蓋苟兄弟遠行時。母心神逐而往也。誌銘每事必詳。乃近人之陋。古作者每就一端引伸。以極其義類。茲更舉數事。恐或有感發。非以多爲貴也。

與徐蝶園書

首夏一札寄候。想尋已徹。某夏中病幾困。入秋始少閒。然髮鬢黑者無幾莖矣。行與心違。俯仰內疚。不復自置人數中。想亦知己所心惻也。浙中水災得上達。足覘賢者能急民病。救荒之政。古人多有。然其所目擊。無益而有害者。莫如設廠作粥。蓋飢寒之民。離家就食。晝暴夜露。或遭風雨。必成疫厲。不若用曾子固之說。計所應得。一舉而賑之。尙微有益也。每見大府賓客家僕出在外。必生口語。近聞北新關併歸節下。勢不得不遣人分守津隘。所望時加督察。蓋往時關吏。自府道以上。皆得糾詰。商民大刻。尙可訴之大府。今併歸大府。則無一敢言者矣。儻付託非人。則課滲于隸胥。而怨歸主者。所關不細。大君子設施。必各有條理。而蹇拙之人。尙復云云者。恐利權所集。壅蔽者必多方也。楊孝廉三炯。以不得志於禮部。自効南河。洗手奉職。屢障險隄。自河督以下。皆知其才。而委署題補。輒歸捷足者。蓋積習使然。不識可昌言以達之否。當官幹實之才。耳目中甚少。如楊君者。守一職則能一職。在一方則利一方。今將老矣。而蹉跎不進。大

君子愛惜人材。爲國家樹根本。不當以爲分外事。故敢私布之。非爲楊君謀也。

與龔孝水書

蒙語王生。諭以不宜過舉先儒之名。不勝刻著。僕以治經。與胡公所見多別。又怪其於召陵之盟。謂齊桓能以禮下楚。庶幾王事。於紀魯禦寇之師。責以憤然與戰。非已亂之道。竊疑曲學阿世。心不能服。而口不覺象之。然及聞誨言。考公生平志事。若揭日月而行。愧悔之深。若負瘡痛。蓋未詳古人本末。而妄生疑議。乃心體之病。非口過也。久不奉教于君子。閉門孤學。轉增其放。自今當痛懲艾。仍望時時訓迪。抑其邪心。庶幾不至冥行而自以爲得也。

與王崑繩書

苞頓首。自齋中交手。未得再見。接手書。義篤而辭質。雖古之爲交者。豈有過哉。苞從事朋游。閒近十年。心事臭味相同。知其深處。有如吾兄者乎。出都門。連舟南浮。去離風沙塵埃之苦。耳目開滌。又違膝下色養。久得歸省視。頗忘其身之賤貧。獨念二三友朋。乖隔異地。會合不可以期。夢中時時見兄與褐甫輩。抵掌今故。酣嬉笑呼。覺而怛然增離索之恨。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畱八日。便飢驅宣歙。閒入涇河。路見左右高峯刺天。水清冷見底。崖巖參差萬疊。風雲往還。古木奇藤。修篁鬱盤。有生氣。聚落居人。貌甚閒暇。因念古者莊周陶潛之徒。逍遙縱脫。巖居而川觀。無一事繫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鬱其奇。故其

文章皆肖以出。使苞於此間得一畝之宮。數頃之田。耕且養。窮經而著書。胸中豁然。不爲外物侵亂。其所成就。未必遂後於古人。乃終歲僕僕。向人索衣食。或山行水宿。顛頓怵迫。或胥易技係。束縛於塵事。不能一日寬閒其身心。君子固窮。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誠恐神智滑昏。學殖荒落。抱無窮之志。而卒事不成也。苞之生二十六年矣。使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則由此而四五十。豈有難哉。無所得於身。無所得於後。是將與衆人同其蔑蔑也。每念茲事。如沈疴之附其身。中夜起立。繞屋傍徨。僕夫童奴。怪詫不知所謂。苞之心事。誰可告語哉。吾兄其安以爲苞策哉。吾兄得舉。士友閒鮮。不相慶。而苞竊有懼焉。退之云。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願時自覺也。苞邇者欲窮治諸經。破舊說之藩籬。而求其所以云之意。雖冒雪風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廢。日月迅速。惟各勸勵。以慰索居。苞頓首。

與劉言潔書

僕北發時。曾寓書謁甫以問。未得息耗。心常懸懸。僕以四月中旬。至京師。曩者南中故交。分散殆盡。出見諸少年。佻達輕靡。爭玩細娛。逐微利。終日羣居。漫爲甘言鄙詞。以相悅。僕於其閒。噤不得發聲。因念與吾兄同在京師時。見時輩剽竊浮華。以干時譽。蹙蹙然惡之。不謂今之所見。更異于昔也。五月中。去京師。授經涿鹿。所居左右城。岡巒盤紆。草樹蒼翳。四望無居人。鳥鳴風生。颯然如坐萬山之中。平生所樂。不意于羈旅得之。暇時登城。遙望太行西山。氣色千變。下視老農引泉灌畦。天全而氣純。意欣然慕之。因悟十

年來好古學文。辛苦勤厲。古人或無以過。而所得未有若古人之可以久而不亡者。道之不聞。而不有諸身之過也。道之不聞。而其言傳。自古至今。未有一得者也。身則無是。而強爲聞道之言。則其出也。不能如其心。而其傳也。人能知其僞。卽以僕身言之。去膝下色養。而思以所得于外者爲親榮。皆古人所明戒。而躬自蹈之。其他行身處世道。載古聖賢人之書。口則誦之。心則知之。而行則背之者甚衆。如此而不悔悟。不獨古聖賢人所羞。雖欲其身無媿于山農野人。將不可得。旣以自懼。亦願吾子之思之也。僕先世有遺田二百畝。在桐山之陽。歲人與佃者共之。故不足給衣食。使能身負耒耜。菽麻菽。畜雞豚。使可贍朝夕之養。伏隩潛深。而疲疴疊嬰。筋骨脆委。不能任力作。獨行遠遊。乞食自活。窘若傭隸。有終身不息之役。聞子之鄉有先民遺風。子弟敦樸。儻爲招學子數人。稍有所資。以釋家累。且息于近地。漸可爲歸山之謀。君子成人之美。況吾兄愛我甚厚。當不以爲後圖。苞頓首。

與賀生律禾書

賢到官學。計已浹月。學子中聰明秀傑。有志於通經希古者。頗得三數人否。所畱四書文一帙。已閱一過。大概有所觸而後爲之。借題以發摠胸臆。明季幾社復社前輩。文多如此。其後行身。強半有氣骨。但以賢之銳敏。宜乘年力方盛。而盡之於經書古文。庶幾濟於實用。而垂聲於世。亦當十百於時文。卽官學中亦宜擇其少有志者。使各治二經。治詩者兼春秋。治書者兼三禮。暇時講問。資治通鑑所載歷代政教賢

姦已事。管夷吾所云。多備規軸也。異日人材。必由此出。餘不宣。

與顧震滄書

近世治經者有二患。或未嘗一涉諸經之樊。前儒之說。罕經於目。而自作主張。以爲心得。不知皆膚學舊說。前賢已辨而緹之矣。或摭拾陳言。少變其辭氣。而漫無所發明。吾子寄示春秋大事表。凡漢唐宋元人之書。皆博覽而慎取之。其辨古事。論古人。實能盡物理。卽乎人心。此僕所以許爲之序而不辭也。而負諾責。以至於今。則有說焉。歟。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初成。屬余序之。愚自忖于易概乎未有所明。覺虛爲讚美之言。無質榦可附以立也。高淳張彝歎。少與余共治春秋。及書成。以道遠難致。要言他日必爲之序。今僕治儀禮。九易稿。而未能盡通。若舍已所務。究切李張之書。則力不能給。後二故人所屬。而先新知之請。則心不能安。故南歸後。新安程起生。晨夕相見。而所著易通。至今未序也。若天季儀禮之業得終。李張二書既序。當次第及之。太倉顧玉亭。亦言有詁釋古書數種。欲寄余訂正。聞其身近已淹忽。歐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洵可悲也。不識其書已成否。吾子與久故。宜問其家人。餘不宣。苞頓首。

與韓慕廬學士書

自昌黎韓子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揚。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士之取名致官。有所希於當世者。莫不挾此以要於王公大人。王公大人不得已而強應之。前與後兩非其人。而交相蒙。以苟爲名。或迹勤而意不屬。

或交合而道無可稱。苞竊恥之。往者壬申。與同邑錢先生飲光。道遇楚江。言閣下有書。極贊苞所爲文。苞心識焉。昔歲客遊京師。適會閣下敦召至闕。遂巡踰年。未嘗敢以足迹接乎塔墀。閣下以大雅之業。剗刮俗學。振起吳會之間。數十年以來。絕徼荒陬。被儒服者。莫不挾冊咨嗟。望若雲漢。其在京師。布衣羈旅之士。尤欲得一言之譽。矜而誦之以自張於朋齒。獨苞與閣下未見而相知。積數年之久。垂而合併於一地。其勢可以相通。而猶逡巡於一見者。蓋自懼所學之無成。而無以厭屬乎好我者之意也。其後宋子潛虛。爲言閣下辱問。至於再三。不獲已。以其未成之業。質於左右。而閣下乃深進之。以謂深山窮谷。尙有能者。掩匿潛藏。而無所窺尋其聲迹。或未知。至於耳目所及。無能敵者。苞聞之。愴然不克於心。夫天下賢人君子。而於我有溢美之言。雖或有所試。以知其將然。而既以重遠之事屬我。則在我懼其不堪。而其人亦將卹焉。憂我之無成。苞自童稚。未嘗從黨塾之師。父兄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及年十四五。家累漸迫。衣食不足以相通。欲收召生徒。賴其資用以給朝夕。然後學爲時文。非其所習。強而爲之。其意義體製。與科舉之士守爲法程者。形貌至不相似。用是召謗於同進。屢憎於有司。顛頓侘傺。直至於今。而幼所治古文之學。日亡月削。寢以無成。語曰。物之至者。不兩能。三數百年以來。古文之學。弛廢陵夷。而不振者。皆由科舉之士。力分功淺。末由窮其塗徑也。而時文之行。必附甲乙科第。而後傳。終始有明之代。赫然暴見而大行者。僅十數人。而此十數人者。皆舉甲乙。歷科第者也。其間一二山谷憔悴之士。窮思畢精。或以此見推。

於其徒。發名於數十年之間。而若存若亡。侵尋沈沒。以歸於盡。蓋由其用無所施於他事。非舉甲乙。歷科第。科舉之士。常棄而不收。不能自張於其時。安能有所傳於其後邪。夫時文之學。欲其可以傳世而行後。其艱難孤危。不異於古文。及於既成。而苟不爲時所收。則徒厲其心。而卒歸於漫滅。可不惜哉。若苞之爲文。其不篤於時。以自困躓。效已見於前事矣。常欲決然捨去。自放於山林。不復應有司之舉。以一其耳目心思。於幼所治古文之學。而家窮空。資求於人。使斯言一出。便爲怪民。當時無所用其學。生徒不欲聞其言。雖欲爲黨塾之師。鉤章斷句。以贍朝夕。且不可得。其不亦難乎。抑又有難者。誨人不倦。古之道足於己。而思以同其所得於人者也。若苞者。方當從師務學之不暇。而違心拂志。以事此者。且十年餘。每當發書翻覆。生徒小大。更起問業。廢輟數四。不能終卷。講書既畢。神志眊然衰竭。如物緘封。不可復出。日復如此。何由得見古人情狀。苞有先世遺田百餘畝。在桐山之陽。歲無旱潦。可食家人之半。使更得相知有氣力者。少潤澤之。使其身寬然無求於人。便可屏百事。抱書窮山。以竟其所志。顧世有力者。既不相知。而相知深者。又力不足以振之。混混塵事中。傥然若終身之虜。雖欲不爲衆人以沒世。不可得也。私心所蓄。素不敢爲世人道。偶然感發。不能自已。言非其量。惟閣下愛我之厚。進我之勤。當不以爲狂惑。懇悃之私。不能宣備。苞頓首。

與慕廬先生書

逾歲以來。未得以書問自通。緣家兄疲疴。蹙蹙無暇。不意昊天不弔。遂使不得延其一日之命。以亥月二十一日泯焉長逝。先兄之生也。三十有七年。自成童以至於今。於古聖賢人之道。無分寸之不合。而獨困於修短之數。此天不欲封殖善人。使人之類有知於先兄何恨。獨令生者無以自處此心耳。先兄於苞。自六七歲時。卽回臥起。課以章句。內有保母之恩。外兼師傅之義。乃自少有知識。卽各奔走四方。閱歲踰時。然後得一歸。歸又不能並時。其並時則豫懷離別之恐。欣暢未畢。感慘繼之。庚辰五月。苞歸自京師。七月。兄歸自桐城。舊疾漸已。私心自喜。以爲兄疾不至大困。而藉兄之疾。以羈係此身。旬歲中可以并依庭闈。從容食息。以安神形。而數歲獨學。所蓄疑義私旨。因得從兄講問。不意踰月而臻。踰歲而極。而兄弟之分。遂止於斯也。嗚呼酷矣。閣下所知。獨先兄課試之文耳。此最所不措意也。其少之所蓄。蓋將以萬物之不被其功澤爲憂。其於文章。蓋不得已而託焉耳。而傳誌記序。固已可錯於柳歐之間。每誦經書。輒得疑義。尋端竟委。開通奧蹟。皆前人所未嘗云。苞嘗以說經見推於朋齒。皆先兄之餘論耳。而不肯自爲書。每曰。世士苟有論述。以欺並世。愚無知人特易耳。求其精氣之久而不亡。暉光之日新而不晦蝕。非所受之異。而積終身之力以盡其才。未可以苟冀也。吾與汝豈年少。當更以數年經紀衣食。使諸事略定。然後結廬川巖。以二十年圖之。或可自擇其有能所立否耳。苞嘗意天之生兄。必非無爲。豈謂中道而摧之如此。每出見市人有首有趾。蠢然羣動者。不可計數。而兄乃不得與此輩共處天日之中。老氏所謂造物之不仁。

斯爲甚矣。計苞此生無日不在辛苦憂患中。然未嘗以自慰者。以有吾兄共事二親耳。天若更以他凶害加於其身。固受之怡然。乃獨使與兄中道而相捐。不已極邪。老親旦暮強爲鬥顏。或側聞中夜而啼。時見幼孤羣呼笑嘻。此心盡然如刺。步趨庭闈。形影如值。坐對書史。或觸手迹。感平時授受之意。心神慘沮。不能終卷。繞屋徬徨。自今以往。不惟世俗所謂功名。視猶泥滓。卽夙昔妄意古人立言之道。而曾竭其不肯之心力者。亦棄之如遺迹矣。而又有不可已者。小妹滴謝氏孤子。其家資累萬。皆爲姻家馬姓所奪。妹及其家人數口。衣食於某兄弟者。蓋數年矣。近以先兄久疾。未得客遊授經。先世遺田百餘畝。蕩棄已盡。不能復相顧。老親於慘痛之餘。增此沈憂。無以自解。妹姑王氏。向者屢赴有司求直。輒爲馬姓所抑。置之不問。近聞制府廉靜無欲。此正孤寡有告。奸豪束手之日也。而大府例以此等爲細故。不加省錄。方今閭閻公患。無過豪強侵陵孤弱。所以然者。皆緣大府不加省錄。而州郡有司。則皆其氣力所能傾動也。大府若能時發一二以警千百。則吏民折服。威風遠馳。所益不細。未審閣下能一爲誦言否。先兄彌留。猶歎歎及此。且命以告閣下。曰。知我無如公。公爲文以表吾墓。且爲了此。吾死不恨矣。兄生平無遺行。疾且革。愀然語某曰。君子成身實難。吾自謂植志已固。乃昔督學邵某。以非刑加我友劉君。吾將率諸生倡大義攻之。旣而恐嬰暴人之怒。委蛇中止。至今恨此。兄生平大端。可爲學者標準甚衆。苞旣誌銘。將納諸壙。敢請閣下表而揭之。阡誌銘別錄敬呈。其語多流俗人所驚。垂勿以示人。方寸替亂。言無倫次。伏惟鑒察。

與徐貽孫書

苞白。去年五月中。自褐甫處得吾兄手書云。池陽賈人持來。比欲作書相報。違隔久遠。所懷蘊積。措筆不知所從。越日而賈人遽歸。日延月滯。以至於今。想吾兄久不得吾息耗。意中殊不自得也。苞嘗歎近世人爲交。雖號以道義性命相然信者。察其隱私。亦止借爲名聲形勢。其確然以道相刻砥。見有利止之勿趨。見有害勉之勿避。諒其人之必從。而後無悔心者。無有也。顧念朋好中。獨吾子能行此於苞。獨苞可行此於吾子耳。苞與吾子。性各僻隘。才用不宜於時。苟逐衆人汲汲取名致官。雖倖獲之。適足以來時患。其所志者。終豈可得哉。私計已所得爲。而不爭於衆者。獨發憤於古人立言之道。以庶幾後世之傳。然所爭愈大。則其成也愈難。自有載籍以來。志節功業。光顯耿著之人。壘壘相望。而文章之傳。愈久而彰者。數百年中。往往而絕也。豈其爲之者之不衆歟。毋亦所積者薄。而精氣不足以自存也。苞向謂吾子才可逮於作者。相期以此事自任。蓋謂能盡其才所得。當有不止於是者。若據所已至。不獨苞之無似。卽吾子之果異於衆人者。亦未見也。苞近者自悔向所學。皆登枝而捐其本。背源而涉其流。久之。嘗就蕪絕。用是自創。卽欲抱經窮山。以求古聖賢人之意。而家累係牽。日爲事物凌雜所困。吾兄居遠州部。夙少人事。宜以數年掃除百務。聚古聖賢人之書。沈潛翻覆。使其義意貫達於心。然後擇性所喜好。而力可以幾者。專治其一體。窮探力索。以鞫其徑塗。然後行之不息。以待其久而至焉。人生少壯而老。事境參差百出。轉相糾纏。

其得從容無爲。委身於問學者。常無幾時。失而不爲。則終不可復。且聰明智慮。當其時濬而導之。使有所載以出。則終以不亡。時過而昏。不能復爲我用。苞之生二十八年。而吾子加長焉。使侵尋玩暵。年倍於今。而所得於中者。與今無異。雖欲不與世俗愚無知人。混混以沒世。豈可得哉。又凡骨肉天屬。雖古聖人賢人。不可奈何。竭吾心而正其道可也。而悲憂窮蹙。以苦其生。則君子亦無取焉。憶在京師。與吾子時起居。怪子意色閒。時有不自得者。因爲我敘述平生遭遇。搯腕歎歔。若無所樂其生。時時如此。恐致疾病他患。且蹙然茶然。意緒日以墮敝。將不能復發憤於詩書以自強。吾子勉之。日觀古聖賢人之書。則知所以自處。有所業而孜孜以望其成。亦可藉以自理其心。而通其鬱塞也。語云。交淺不可言深。若苞之交於吾子。若此者。豈不可得而言哉。吾子書云。欲往廬陵省其令劉君。聞劉已去官。想此行可已。苞以朝夕不能自贍。仍將北遊。託所知者。旬日閒必發。恐吾兄不曉。故畱此以報。賤貧屯塞。各竭蹶以謀其身。非以事故適然會合。不能特賃舟車。以相存顧。一朝解手。終不知繼見之期。惟各淬厲。毋自同於衆人。其義乃不相負。苞白。

與章泰占書

苞白。泰占足下。僕自少習爲時文。四方君子。所以不棄而願與爲交。徒以時文爲可也。而僕與諸君言此。若見癭疣而代爲不適者。雖謂僕匿情以翹明。無以解焉。而僕非敢然也。計人之生。自雖童昏。聰明思慮。

可用於學問文章者。不及三十年。過此則就衰退。其端緒既得而充長。以俟其成可也。及是而致力焉。則勤而無所矣。自時文之學興。雖速成而悔悟早者。無慮已耗其半。可用獨向衰之半耳。孟子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謂性命之理。我固有之者也。至從事于學問文章。則才有能。有不能。苟限於天。雖勤一世。以盡心。無所益也。而才之庶幾者。多爲世味所溺。以自蔽於章句無補之學。又或心知其不足事。而束於父兄之命。雖欲捨去。而其道無由。至能悔悟自決。則已後而失其時矣。此近世之學。可比並於古人者。往往而絕也。足下資才。可從事於斯。向之所學。亦少有可藉。而身復無所牽制。使能絕意於時文。以從所當務。雖古人不難至。所難在足下之自決耳。僕嘗恨往者心力。誤役。以至時過而不可追也。每遇以術業相商者。不憚盡言極辨。以起導之。而聞者多不信。今發此於足下。則無慮不見信也。足下之學。向者蓋兩用之。而於此非未嘗一涉其樊者也。使由是而致一焉。將有味乎吾言。不然。而他日如僕之悔。亦有以信僕之不安矣。足下於時文。以視並世知名者。誠無所先後。然苟欲窮其徑塗。如明時唐歸諸君子。非更以十數年之力。未敢爲足下信之也。移此以一於古人之學。則所進豈可量哉。且以諸君子之才。而所學未有若古人之卓卓者。力分而不能兩達也。安知其不用此爲悔。而足下乃欲復蹈其轍乎。語曰。無告不知。足下宜可以知此。而僕不言。則爲失足下。至僕不序人詩文。其義具答吳東巖書。並以奉覽。所惠教。如命點定。不敢逆相委之意也。區區之懷。言不備宣。伏惟鑒察。

與劉大山書

辱手教。命序新編時文。僕不爲詩文之序。已數年矣。況自先君卽世。肝疾愈劇。脅脊偏痛。經絡瘀傷。惴惴焉。惟不能保其軀命。是懼。尙安能含意連辭。而就其說邪。來示云。是編之文。世多不好。此無怪其然也。僕始於南中見之。意謂吾兄之文。自當異於衆人。汎覽三數十篇。猶未悉其精蘊也。後至京師。每自爲是題。必取吾兄所爲較之。然後知用意之深。其辭與理。確然不可易也。每欲逞思力。以出於吾兄所云之外。而皆多駢旁枝之義。然後心折意阻。而歎爲不可及。出語朋游。則已有謂阿其所好者矣。以僕與吾兄之昵好。而又夙所敬畏也。然閱是編至三數十篇。而有所未喻。必待自爲以相較。而後知之。況衆人之寓於目。而不求其意者乎。自古文之不敵於永久者。往往當其時則鬱焉。韓杜之文。其暴見而大行。乃在北宋中葉。近世歸有光。同時人亦不相知。蓋言之出於己。與顯晦於世。非偶然也。吾兄前稿始出時。不旬月而徧於天下。然僕從朋游。几案間竊窺之。其所篤好。大抵皆少時氣勢充溢。聲容鏗麗之作耳。其達於理而辭無枝葉者。十不一二取焉。是吾兄前者之文。雖舉世人好之。而未必能知也。然則今此所爲。苟有知者。何必舉世人皆好哉。抑吾更有疑焉。自有知識。所見同學諸君子。凡以時文發名於世者。不惟其身之抑塞。而骨肉天屬。多伏憂患。遭慘傷。使其心慙焉。若無以自解。獨吾兄所遇近順。而亦微有不快於心者。豈區區者而能爲崇邪。抑獵取古聖賢人之言。以取資於世。而踐於身者不能實。是謂欺德。而爲造物者所不

祐邪。吾兄行身之篤。素信於友朋。而僕猶以是爲言。蓋古人之相切劘。不嫌於嚴且密。至於文之不諧於俗。乃其所以逾遠而存也。復何惑哉。幽憂無聊。獨思與平生故人相見。而散在四方。無一數晨夕者。有南來人。委時示我音耗。以通遠懷。兼語二三好我者。言無倫次。伏惟諒察。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六

紀事

湯司空逸事

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爲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實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聖主。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搆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食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慙沮。卽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爲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曰。曩議皆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市於衆以爲名。使上知此。立廢矣。

比公至。語已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講。東宮入侍。上問所肄。具以聞。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上聞猶諒其忠。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政大臣。下內閣九卿廷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爲。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柰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公爲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命下。董漢臣免議。自是上滋不悅公。戊辰。余國柱宣言。上將籍公內府。爲旗人表率。時公以興作度材於通州。某月某日。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寧。夜半遂歿。既歿。踰月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衆曰。無之。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尙不爲怨訕乎。衆乃知公爲執政及國柱所傾也。非上寬仁夙重公。含怒而不發。公以此無類矣。公之以執政家隸生躐也。余聞之。蘇人蔡忠襄之子方炳。及其族子又詔。其以董漢臣之議見誣。聞之相國桐城張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余國柱與執政比而傾公。聞之冢宰錢塘徐公潮。公之死。聞之孫徵君之孫淦。公之孫之旭。余同年友也。叩公遺事。皆未之前聞。恐久而衆說異端。故著其所聞於目擊公事者。

湯潛菴先生逸事

此篇厚子自湯公年譜錄出所敘康熙時詔免田租與王本小異而文較簡明今從蘇錄而分注王本之不同者於內鈞衡識

睢州湯公內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政其歿也巷哭里奠薦紳學士爭爲誄表傳記其家有狀有誌銘有編年之譜而德教在民及詐不信之先覺耳目衆著足爲萬世標準者尙逸四事焉公巡撫江蘇時上言歲祲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有司胥吏故每遇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聖祖皇帝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康熙年間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免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豫免不問豐凶王本遂定爲經法下云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前一年頒諭康熙三十年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頒諭免征外湖廣江西浙江蘇安徽漕米自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聖子神孫當重熙累洽之餘必將繼志述事焉是公之訐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淮泗漲漫山陽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泰州如臯七州縣蕩析離居上南巡命濬海口以洩積水勅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廷臣議使受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非起高郵車邏鎮築高堤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二百七十八萬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墳墓田廬亦廷爭之乃命尙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行欲并罷成龍功役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十

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詰旦。召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某議具文書印冊。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檄取旬日後。可覆視也。二人語塞。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公里人有受業公門者。以黃門奉使過蘇。謁公曰。吾師方嚴。孰敢以事請。但東南鹽政。大病于商民。已聞知否。公曰。吾不知。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非。乃出謝商人曰。吾師素明達。獨於茲事未諳。見謂無一可行。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黃門每語人曰。吾師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特容儀。每闖人民宅。多見貌相悅。而與之私。或結黨行強。所犯累累。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月不出。公使人微迹而得之。痛予杖。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吏薄笞。朔望縛載以徇於市。及四郊。久之。膚剝見骨。逾半歲。始瘳死。由是奇袤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明仁勇。皆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卽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記述者乃逸之。以是知紀事纂言。非於道粗有所聞。不能無失其體要也。余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之由。客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逸事記。備載搆公者之陰謀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抵。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於桐城張文端。安谿李文貞。長洲韓宗伯。錢塘徐家宰。皆曰。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

述所聞之顯迹。亦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公之子孫。就而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三家之子孫。亦藉是以不致其先人所傳述也。

安溪李相國逸事

康熙己亥秋九月。余臥疾塞上。有客來省。言及故相國安溪李公。極誣之。余無言。語並侵余。嗟乎。君子之行身困難。而遭遇蓋有垂有不垂也。憶癸巳夏四月。余出獄。供奉南書房。一日。上召編修沈宗敬至。命作大小行楷。日下晡。內侍李玉傳諭安溪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卽指其病。兼析所由。至於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因奏對曰。此卽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時下臨御天下。已五十年。英明果斷。自內閣九卿臺諫。皆受成事。未敢特建一言。惟公能因事設辭。以移上意。故上委心焉。每內閣奏事畢。獨留公南書房。暇則召入便殿。語移時。是日。公晨入。上諮及民情。公對曰。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上恩德顯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郡吏不能體上意。所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於所司。而鮮不信上之志在於卹者。嗣問曠事。對曰。今議開曠以甦民困。請著令。止土著貧民無產業職事者。許人持一銚。而越境者有誅。則姦民不致聚徒山澤。以生事端矣。議遂定。一時大豪輦金謀首事者。皆齧指自悔。先是江甯太守陳鵬年。爲大府所劾。吏議當大辟。無何。上問江督。公對曰。當官勤敏無害。其犯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戴名世以南山集下獄。上震怒。吏議身磔。

族夷集中掛名者皆死。他日上言自汪霽死無能古文者。公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卽以名世對。左右聞者無不代公股栗。而上亦不以此罪公。江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獄辭久不決。上忽罷噶禮。尋擊戮焉。公實贊之。其語祕。世莫能詳。以余所聞見如此。公之設心豈猶夫世之容悅者與。然自公在位時。衆多誚公。旣歿。詆訐尤甚。蓋由三藩播亂時。公適家居。以蠟丸獻入閩策。賊平。以編修擢內閣學士。忌者遂謂公始固有貳心。公恐爲門戶之禍。故不能無所委蛇。及得君旣專。常閉門謝客。所往還及顯然薦達者無多人。由是衆皆深怨。引繩批根。播揚於遠邇。然公方柄用時。朝夕人對。上所誆度。惟尙書周易及朱子之書。而一時海內所號爲廉吏。無論公所習與否。皆得安於其位。則其實迹固有可按驗者。自公告歸未旬月。而忌者首攻公所薦舉。以爲傾公之地。因揚言公恃上恩植黨。以要權。重徵上信。公之深禍且不測矣。故公再入。專務韜默。及踰年身歿。上出前後三章付內閣。然後知公始至。卽出苦言以求退也。嗚乎。公之設心如此。其於時事無所補救。而得謗乃過於恆人。此古之君子所以難於用世。而深拒夫柱尺直尋之議也夫。

敘交

余性鈍直。雖平生道義之友。亦多疑其迂遠。不適於時用。志同而道合。無若朱公可亭者。而交期則近。雍正元年。公爲冢宰。禮先於余。是年冬。語余曰：上將用我矣。子尙有以開予。余曰：某何知。公曰：吾知子。乃鄭

公孫僑趙樂毅之匹儔也。子毋隱。次年二月。余請假歸葬。始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及還。相國張公曰。高安持子周官論。至上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上竟不聞知。可乎。我數以子病久瘳止之子。將若何。余急過公。正告曰。今上信大有爲。而士大夫結習未除。凡吾所云。必君相一德。衆賢協心。然後爲之。而可成。成之而可久。不然。上求以誠心。而下應以苟道。民不見德。反受其殃。公志果大行。異日以告於吾君。而次第布之。不必知自僕也。乙巳春。公以實畿輔一篇。致怡賢親王。合辭請開畿輔水利。余謂公曰。近畿積水。無歸久矣。必以數年疏決支河。俾伏秋潦漲。下流無壅。然後規下地。擇良有司。官治一區。以爲民表。使民豔其利。而爭自營之。苟少違其節次。動必無功。其後爲之數年。果利害相半。公由是益信余言。自是以後。凡吏疵民瘼。辨賢抑姦。胸中所知見。壹爲公盡之。且告以海內大事。宜及時注措者。莫如復明初大甯三衛。兼求唐韓重華屯田故蹟。自歸化城西連三受降城。以達於甯夏。及經略苗疆。控制臺灣三事。因盡出餘論七篇。公皆慨然引爲己任。會西事方殷。度無暇部署三方。而公尋遘沈疴。久而弗瘳。嘗力疾拜賜。有旨命公毋勤。自後卽有錫賚。免拜受。毋至宮門。用此不得上言。嘗告漳浦蔡聞之曰。吾伏枕吟呻。望溪至。輒心開而氣揚。欲於天下事。有所轉移支柱。微斯人莫屬。子謹志之。聞之疾將革。猶掩涕重言。以勸余。余困於憂虞。屢欲告歸。公固止之。曰。譬如巨室。虛無人。雖老疾者偃臥其中。盜賊猶有戒焉。吾輩三數人。尙可以疾自引去乎。及先帝登遐。今皇帝嗣位。公適奉命巡視海塘。自中途召還。時上方孜孜求

治凡民心所願欲與善良沈抑者數月中設張搜擢計日無虛衆皆謂發其端者必公而公與余朝夕南書房未嘗一言及此聖孝性成依古禮經致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屬余草具儀法及制詔將頒復速余赴雍和宮討論公常左右之惟恐余言之不盡用也乾隆二年公舊疾復作余就公榻前相視泫然將行公蹶然而興以手拄頤曰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日忘以聖天子布德推誠維世礪俗謂子所云禮義之明人材之興也有日矣而吾將泯焉命矣夫子性剛而言直吾前於衆中規子謂子蚤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假而年減一紀尙有國武子之禍欲諸公諒子之無他而不以世情相擬耳賓實旣沒吾病不支子其懼哉公卒以九月十有八日前二日余在直房日方晞天氣清和俄而陰雲起風沙蒙霧忽心動曰公疾其變節乎使人問之果然賓實之疾之將革也亦然相去始狹旬耳吁異哉始余與公一見如久故自戊申以後公行步亦艱約相送下堂蓋階而止先帝之喪公與余同次內閣雖入政事堂衆旣退坐必下余行必後余余懼衆人之聞也公曰衆爭爲市道交卽此可示之以禮矣余經說公手訂者過半嘗序周官析疑春秋綱領二書以示聞之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餘年後乃有如親受其傳指者吾嘗謂望溪灼見大原學皆濟于實用其斯以爲根柢夫嗚呼公今已長逝矣自公歿後余行身益不敢自苟惟公於九原之下與余心相鑒照耳曩公臥病連年每謂吾身後之文子當任之余旣序公增纂戴記公曰吾於古文未之學也而以意爲之者亦數十百篇方自削斲異日子終訂之及公旣歿而家人未嘗以

二事屬余。故獨敘次爲交之始末。以志不忘久要之言。其平生忠孝大節。實德顯功。嘉言懿行。概弗著於篇。蓋公之行迹。宜列於國史。而狀與外碑壙銘已具。義不得私爲之傳云。

記長洲韓宗伯逸事

癸未春正月。余以計偕入都。會慕廬韓公。將扈從南巡。往省焉。衆賓在堂。獨肅余就西序。坐始定。卽謂余曰。吾與子之相知不淺矣。然子終謂我何如人邪。余曰。公爲人天下之士盡知之。況某邪。公曰。世人多好吾文。吾文不足言。或目爲曠達。亦似之而非也。吾立身尙能粗見古人之繩墨耳。吾爲亞卿。未嘗一至官正之門也。吾爲學士。未嘗一至執政之門也。自趨朝外。輿馬未嘗入內城。吾好朋游。常與酣嬉淋漓。然貳冢宰。歲未再終。發吏之姦。爲永禁者七百餘事。錢諸版。是誠沈飲人邪。余曰。上於公意倦矣。而公不告休。何也。公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吾後而失其時矣。徒滋譴呵耳。余曰。雖然。進退有禮。譴呵非所避也。是歲。公果再告再被詰責。而卒死於官。始上遇公最渥。自爲宗伯。屢與孝感熊公同召對。忌者謂公旦暮且入相。會江南布政司張萬祿。虧庫金三十餘萬。制府阿山上言。非侵牟費由南巡。或謂張於制府爲姻家。上震怒。下九卿議。御史大夫某曰。山之罪在大辟。無疑也。公正色曰。果有連。其情私。而語則公也。且斯言得上達。所益不細。忌者增語上聞。公由是日替。公天性與物無町畦。而睢州湯司空。數語人曰。表裏洞然。不可奪以非義。惟韓公耳。上嘗親試翰林。欲黜者二人。時公與法公良同掌院事。命劾奏。公謂法公曰。姑

緩之。此民譽也。越日。法入見。上怒。命削職。隨本旗供勞辱事。衆皆趣公。公曰。法以吾言至此。而吾乃苟免乎。又數日。召公詰責。公徐曰。此二人於院中不在。應斥之列。文雖不工。惟上寬假之。上霽顏。爲公曲止焉。公鄉試出崑山。徐司寇門。及徐與重人相失。罷官。而傅臘塔節制兩江。承意興大獄。搆徐。凡素居門下者。爭避匿。公適在籍。獨盛興從。朝夕至門。且爲別白於在事者。公嘗乘小舟。徜徉郊野間。會縣令出。隸卒爭道。覆公舟。比登岸。衣裘盡濡。戰栗移時。戒從者無聲。竟不知爲公也。余見當世名貴人。能自忘其勢者有矣。而能使人忘其勢者。則未之見也。惟與公習。並忘其爲顯學人。然用此世皆目公爲曠達。而不知其植節守義。深固而不可移也。余與公相知深。而聚處日稀。及見公誌狀。凡可以不歿於世者。概乎其未有見焉。乃記公言。而略道其所知。公自癸未春。遂不復與余相見。薄邊中。忽標白其平生。若豫以相屬者。吁。異哉。

記徐司空逸事

余始至京師。長洲韓公。安溪李公。皆爲余道蝶園徐公之爲人。時余方奔走衣食。而公顛躓於宦途。無因緣相見。癸巳春。余出刑部獄。蒙恩召入南書房。嗣移蒙養齋。與公一見。如舊相識。共事十年。始灼知公所祈嚮。具得其往事。公始仕。會明珠索額圖執政。以利權相傾。各樹羽翼。中朝士大夫。非陰自託。各有主張。官不得遂。當是時。顯與爲敵者。惟潛菴湯公。環極魏公。柴立中央。而無所依附者。韓李外。可指數也。索額

圖生而盛貴。性倨肆。有不附己者。常面折顯斥之。明珠則與其黨深相結。異己者陰謀陷之。而務謙和。輕財好施。以招來新進。及海內知名士。公爲庶常。李公掌翰林院事。嘗薦公及德公格勒。上時召見。講論經義。德公嘗扈從巡行。明氏使人奉萬金爲裝。固辭。裝已治。無所用之。公散館第二等。例以科道用。索額圖惡公不附己。奏改部屬。用此明氏尤欲致公。公爲童子試京兆。與明氏子成德名相次。成進士。同榜。選庶吉士。屢相招。皆不就。爲部屬時。以公事見。珠必徧贊於廣衆中。及改官中允。遷侍講。上一日詢公之爲人。珠以誠實對。選講官。列薦名先於學士。公終不一至其門。而德公以撰善陳言。大惡於珠。天久不雨。上命筮。遇夫。問其占。進曰。澤上于天。將降矣。而卦義五陽決一陰。小人居鼎鉉。故天屯其膏。決去之。卽雨。上愕然曰。安有是。遂以珠對。時索氏已挫於珠矣。始上親政。方沖齡。額圖首建謀。黜輔臣。專橫者百僚懾伏。而珠善結左右親近。爲腹心耳目。其黨徧布中外。雖有賢者。慎自守。不求親媚而已。終莫敢齟齬。惟康熙十有七年。京師地震。上晝夜坐武帳中。魏公環極直入。奏天變若此。乃二相植黨市權。排忠良。引用僉壬。以剝黎蒸之應。繼之者則德公用此名震天下。而珠亦駭遽不自安。自是以後。蜚語時上聞。謂公之父爲兩江制府麻勒吉僚屬。贖貨不貲。公與德公比議朝政。適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時事。多所指斥。下內閣九卿大學士勒公德洪。尙書達公塔哈。及湯公。謂書中豫教太子崇節儉。宜施行。而衆陰撓之。駁議至再三。以湯公尤珠所深疾也。由是衆口喧騰。湯公不欲上親教太子。覬爲師傅。公與德公亦然。先是上嘗詢

公所學。視德格勒執優。公自陳遠不逮也。至是復舉廷臣某與公相衡。而德公奏公遠過之。請上面試。忌者遂言公及德公交相推引。湯公實陰主焉。越日召試。尚書陳公廷敬以下文臣十二人於乾清宮。公與德公方屬草。有旨責讓德公。遂於試文後申辨。公詩亦未成。上命同試諸臣校勘。衆相視無言。而湯公獨以公文爲是。又命廷臣公閱。湯公執前言。且謂德公品學素優。不宜以文字黜。是日翰林院奏劾德公。削五級。畱任。時湯公爲東宮講官。上遂命爲師。而公亦爲皇子師。珠復使所親謂公。此非福也。惟歸誠於執政。或少安。公不答。是秋上御瀛臺。教諸皇子射。公不能挽強。上怒。以蜚語詰責。公奏辨。上震怒。命扑責。被重傷。命籍其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上意終憐公。其夜命醫二人治其瘡。翌日復召詣皇子書堂。時大雨。裴瘡至宮門。跪泥中。見御前侍衛。卽號泣求轉奏。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五百金。望明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尙能勝甲兵。盡命力。衆皆掩耳而去。之有。關公名保者。最後至。斥公而入。盡以公言奏。上立赦公父母。則已繫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感泣。遂復公官。仍侍皇子。冬杪。翰林院奏德公私刪起居注。有旨問公知否。會太皇太后升遐。各以尉二人。甲士二十人。監守於私室。次年二月下獄。始至。卽以雙木訊公旁逮也。撞擊數十。脛大如股。禁親屬家僕毋通。席地臥。求水漿不得。獄卒刻時以至。提木索而搖之。毒痛自分必死。適侍衛某入視族姻。公辨其聲。大呼曰。上命問我。非欲殺我也。其人就視。出謂典獄者曰。此人死。我必入告。由是家人得入。進食飲。

而湯公亦以教東宮議董漢臣事得咎。桐城張文端相國嘗語余曰：偉哉華野郭公人傑也。往時蜚語數聞，所陷有至死而不知其故者。科道糾參，同僚舉首，下西曹，可使無罪者死於非刑，而上不知其所以死。賴公訟言，聖主剛明，故至於今。王道蕩蕩，吾儕得甘寢達旦耳。蓋謂湯公及公與德公事也。起居注故事，數易稿，然後登籍。德公所刪易，乃未登籍之稿。公晨夕教皇子，守官分局，無由與知，而獄辭上，當德公大辟立決。公監候秋後絞。上特旨改德公監候，公免死，鞭一百，荷校三月。妻子入辛者庫。逾年，公主出降，科爾沁公一子一女，主旗務者，遂以公女媵。時德公遇赦出獄歸本旗，遂使盡室以從。公不善騎，某公主疾，或請於上，遣公往視，相去千餘里，刻日反命。從者二人，一道斃。公入反命出，昏踣，兼旬不起。蓋自郭公劾奏，珠雖落職家居，而所引用已盡列要津，每承意觀色，以求賢其忿好，又善事勢貴，與相應如影響也。珠既老，其黨亦漸散。安溪李公日見親信，上亦久而察公之忠誠。歲壬午，復用爲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是秋，充順天鄉試主考。壬辰，以內閣侍讀學士，副左都御史趙公申喬，爲會試總裁。尋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特旨出辛者庫，復旗籍。甲午，巡撫浙江。丁酉，遷左都御史，兼掌翰林院事。逾月，晉工部尚書，教習庶吉士。自乙酉冬，李公入相，上萬幾之暇，時召入獨對，同列無與班者。李公南還，公繼之，恩遇幾與比。並公與人敬以和，貴賤老少如一。長翰林數年，物望所歸，鮮不薦達。老而篤學，共事蒙養齋，暇卽就余考問經義。時江浦劉無垢、秦州陳次園常在側，交口而責余曰：有是哉！子之野也。徐公中朝耆德，且爲諸王師，子

抗顏如師而誨之如弟子。可乎。余應之曰。吾以忠心答公之實心耳。子視公遂出孔道輔下乎。諸王侍衛中有年逾三十始讀大學而請余講以所聞者。至秦誓。作而言曰。所云一个臣。吾視徐公良然。嗚呼。卽是而公之誠於中而動於物者可見矣。上晚而信公甚篤。嘗賜詩稱爲同學老友。時太夫人四體猶康強。屢朝皇太后於慈甯宮。禮賜備至。而德公已老死徼外矣。然其部大人皆敬信。將校尊事之。身死猶善視其子孫。公爲余言之。未嘗不慘悽而顏變也。

記開海口始末

自明萬歷中。潘公季馴以河沙流墊無常。非人力所能澄。而引泃沂淮水以盪之。於是河淮安流。漕運無壅者百餘年。國初鄭成功之亂。治東南海防。凡入海津隘。皆下巨木爲樁。河流高。性湍悍。海舟本不能逆流而上。而在事者不察。下木雲梯關。久之。覆舟漂楫。薪芻之人海者。經此輒凝滯。而沙乘之。由是海口隘。河流壅。洪澤湖漲。而下河七州縣。咸被其災。康熙二十三年。臺中相繼言。河正道雲梯關。海口旣日隘。非別開天妃石闕海口。不能洩湖流之漫於七州縣者。上南巡。問淮揚水患。河督靳輔奏。宜用臺臣言。乃命兵部尙書伊桑阿相視。奏河臣議是。上以兩河難兼理。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董其役。始議開海口。執政明珠。實陰主之。定計屬役於河督。及別設官。大失所望。而于成龍名受河督節制。實相抵牾。輔乃上言。宜罷海口之役。而別開大河。自車邏鎮築橫堤。抵高郵。洩洪澤湖水於堤內。自高郵東築長堤二。歷興化。

白駒場。東所洩水以入海。請發帑銀二百七十八萬。俟堤成。丈七州縣故沈水之田。凡在額外者。官鬻之。以補帑。疏入。廷議多是。河臣言。自明珠執政。其黨余國柱等。導以陰。收天下利權。凡督撫提鎮監司。有不出其門者。遇事輒陰沮之。自九卿六垣臺中。皆樹私人。所欲興建及斥逐。則臺垣執奏。所欲引用。則九卿保任之。其已被上知而不附己者。陰使他人毀之。而若弗聞也者。海口設官。既違執政本謀。遂銳意別興。是役私議。畱帑銀百萬於內。自國柱及其黨。皆取分焉。由是衆議莫敢齟齬。而上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寶應喬侍讀萊。山陽劉選司。始恢聚其鄉之齒朝者。而告之曰。是役也。工未成。其害二。既成。害又二。河延三百里。堤內廣百有五十丈。非壞圩隴。毀村落。掘墳墓。不可堤。河行磬折。可東可西。民畜緣以避其害。官吏要挾以牟其利。令下之日。七州縣之民。鬪訟無甯晷矣。害一也。凡里甲雇役。人日七十。功令官給四十。實不能半。往例歲修。邑役數百人。數月而罷。猶病不支。今三工並興。邑役萬人。是歲加賦錢二千餘萬。害二也。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採。工既成。則河督之田也。濱河地瘠。率三四畝而當一。或十而當一。以起稅法。一旦據額丈量。而沒其餘於官。奪其田之十七八。而責以故稅。民尙有遺類乎。害三也。往者漕河之堤。雖屢決。而河廣不過十丈。今並注洪澤諸湖之水。於百有五十丈之河。獨特新築一線之堤。以爲固。而堤高於民居。城郭人民。化爲巨浸。可計日而待。害四也。且湖流東注高寶。則不能西出。清口河當日淤。而病漕。議遂定。越三日。淮揚朝士十一人。詣左掖門。上四不可議。上意以爲然。執政進曰。此

縉紳意也。尙宜詢之小民。又數日。上命工部尙書薩木哈。內閣學士穆成格。會江蘇巡撫湯斌。總漕徐旭齡。問民所欲。時執政知輔議勢不能行。因欲並罷海口之役。二人復命。稱百姓欲兩罷之。而湯公尋內召。上問海口。公力言宜早開。上大驚。召九卿。俾二人與湯公面質。二人巧說。公曰。我故知此事重大。汝行時。卽書民狀。及疏稿各二通。一用巡撫印。存總漕所。一用總漕印。存巡撫所。可覆視也。二人始相視語塞。上大怒。立奪其官。而以工部侍郎孫在豐。督濬海口。時二十五年六月某日也。秋八月。甄別翰林掌院學士。庫勒納以喜事奏奪喬萊官。又二年。聊城郭公琇爲御史。劾罷輔。及在豐。江南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亦交章論輔。輔疏辨。因互相劾。並下刑部。在豐與諸公皆降調。而海口工用不成。始輔開中河。實使於漕。而潘公成法。亦自是而變。車運鎮大河雖未開。而先是已開。減水壩於高堰。以洩洪澤湖伏秋之漲。由是淮水力弱。不能出清口。以盪河沙。而河沙倒入湖口及漕河。所在墊淤。後十餘年。至丁丑戊寅。漕河數決。湖益漲。而下流不通。七州縣之民。陷溺者不可計數。上親授方略。命尙書張公鵬。翻往治之。塞高堰諸壩。濬清口。出湖流。以盪河沙。雲梯關海口故道。始漸深廣。而河患暫息焉。

記所聞司寇韓城張公事

大司寇韓城張公。自視學江南。擢少宰。列於九卿。卽以明決敢言。任事著聲。其始爲司寇而罷也。以提督九門陶和氣勢方熾。司寇齊世武阿附。撫其讎人死刑獄。公持不可。因此譖公。踰年。先帝燭其姦。誅和氣。

投世武於荒。乃思公以大司空徵。既至。改司寇。公感先帝灼知。益以國是自任。而衆亦知先帝信公。凡部事主斷者十之七。九卿廷議待決者。亦過半焉。公性沈毅。凡朝議。親故門人子弟。雖有問不告。性骨鯁。爲世所駭異。及利澤廣被於衆者。尙載人言。先帝春秋高。諸王門下人。或因緣詭法。有以負債訟淮南。及吏民者。命關逮。公正言折將命者。合堂變容。公意色愈堅。事竟罷。誠王屬長。以文學信任。朝夕上側。王府孟尙曾斃甘肅。平民事達部。王再三切諭。不得聞於上。而公具以實奏。衆皆危之。公恬如也。今天子在藩邸。優人徐采。嗾傭者捶殺人。部議以備抵。公獨奏采罪在不宥。事下九卿。是公議者。獨趙司農申喬。及上嗣位。褒勵諸大臣。謂公伉直。無何。逮采於西邊。以故罪繫獄。俟秋決。天下悚然。誦聖德焉。西事方殷。急饋餉。大將軍入覲。以爲言。內大臣定議。各途守選。及遷補。並停止。專用捐貲運餉。人事可集。已得旨。始下外廷。公曰。此關國體。當以去就爭。九卿會議數四。相視不言。公乃昌言。惟捐納所分員缺。可避運餉人。其正途及遷補仍舊。因手定奏議。執政使人謂少宰張公廷玉曰。聞舉朝同議。獨張公阻之。不識何張公也。少宰曰。首議者張公廷樞。然余吏部也。亦同此議。少司寇張公大有曰。我亦同議者。於是士論翕然歸三張。遂甯張太宰鵬翮。爲不適者久之。公復起。事先帝凡十年。四方有大獄。必使公往。成大災大工役。必使往視。所奏當及輿罷。常合衆心。康熙戊戌。鎮將守令。激閩鄉四縣民變。公奉命往鞫。時河南州縣困於歲徵黃糧。中家以下。鮮不破產。鬻子供輓賃。巡撫楊宗義疏請改折。而倉督及有司陰阻之。戶部九卿皆曰。毋庸

議公歸奏使事畢。因陳民艱。退而具疏。上爲斥羣議。特改諸州縣之遠水次者。巢可託爲司寇。滯雷謫發。黑龍江應赦免者。二百七十餘人。公謂宜檢舉。巢難之。會巢罷。公獨自檢受罰。而囚家皆獲免。直隸各省視焉。余嘗謂公前後朝議及出按諸大事。宜札記。異日付史官。乃本朝憲令。非爲公名也。公曰。吾議仲者。幾且忘之矣。公己卯主江南鄉試。己丑主會試。所登半名俊。爲九卿。任舉皆民舉。多未識面者。其終廢也。以陳夢雷久託誠王府。積罪惡發露。天子震怒。姑免死。發黑龍江。而公循故事。方冬停遣。又出其子使治裝。於時人皆咎公。然觀過知仁。公之宅心易直。當官蹇然而不以身之利害與焉。於茲亦見矣。

記太守滄洲陳公罷官事

長沙陳公滄洲。名跡尤著於江甯。始到官。榜於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未旬月而衆心翕然。期年政教大行。嘗以公事與諸郡守集議大府前。大府曰。此公事也。費無所。更奈何。衆無聲而注目於公。公曰。吾官可能。民賦不可增也。議遂寢。而自制府。諸司皆受其病。會上南巡。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衛及關寺隸圍。皆有餽。公一切不問。或以蚯蚓穢物置簟席間。越日車駕到江甯。召公詰問。先是予告大學士桐城張公迎見。上問江南廉吏。首薦公。及是。詔問張公。鵬年守官狀。公對曰。凡良吏才性治法。尙或有偏。惟鵬年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潔其末也。上怒。遂釋。江干巖石爲步。備車駕御舟觀水師。前期一日。始檄公治步。屬吏及胥徒皆惶急。公曰。若皆有公事。按部無動。吾自辦。

之。遂率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詰旦步成。上由是益奇之。公於官中不受一錢。羣商歲供數百金。市芻米。給幕士。又嘗逐羣娼。而以其地懸上諭。月吉與吏民講讀。大府據此特糾。落職聽勘。檄下未移時。士民填街巷。揭帛鳴鉦。環制府。問太守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呼不退。有司械繫數人。制府欲并釋之。使謂曰。汝偶行過此。被繫邪。皆曰非也。願入獄。與太守同命。及會鞫。以金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餽自督撫及州縣皆有之。惟太守見卻耳。有司以建亭於娼室故址。懸上諭。爲大不敬。公罪當在大辟。一日。上問制府於大學士安溪李公。對曰。臣嘗與同僚廉幹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上頷之。公性彊直。不能屈意上官。於大府左右親近視之蔑如。用此毀言日聞。同時韓城劉公蔭樞。爲監司於江西。性行大類公。與公同時被劾。江西士民號泣匍匐叩制府。爲請命者以千數。制府故有賢聲。用此頗心悔之。獄辭上。上特原公。召入武英殿。尋以蘇州太守攝布政使。而劉公亦登用於時。天下知與不知。皆爲二公躍喜。且歎天子明目達聰。於羣下是非功罪。一以道揆。而無成心也。

記張彝歎夢岳忠武事

張君彝歎之卒也。聞有異徵。踰歲。其邑子孔君端蒙至。曰。彝歎爲諸生時。夢入古廟。見宋少保岳公。與爲主客之禮。手文一簡。屬刪定。且曰。吾更諡久矣。而世人多舉故諡。願先生正之。將別。忽變色。易容曰。會相待於桃山矣。彝歎平生。跡不出州郡。其貢成均。試禮部。恆閉戶不接一人。成進士。應除縣令。不就。旣老。忽

應徐中丞請。主杭州敷文書院。院中立碑。工以舊石至。按之。則岳公墓碑也。彝歎曰。吾之茲行。有以也夫。因告中丞。以昔夢補其文之缺。漫而歸焉。中丞還朝。薦彝歎學行。詔下江南省。刻日齋。送行至桃山驛。憩廟旁。心動。人視。果夢中所見。語從者曰。吾死無日矣。越三日。至荏平縣館驛。正衣冠。端坐而逝。余觀書傳所記。死而有前徵者衆矣。獨怪岳公。志事與日月爭光。故諡之不類。何足爲公瑕庇。而乃耿耿自標白也。嗚呼。我知之矣。世教之衰。不獨小人敢爲誣善之辭。卽所號爲學者。亦多恣胸臆。以顛倒前人之是非。推其心。蓋謂彼人與骨已朽。而誰與證其得失也。觀公之見夢於張君者如此。則知自古仁人志士。其精爽實不沒於宇宙。以鑒照下人。而可任其誣枉哉。昔朱子論南渡人材。謂公知義理。非韓張所及。公以上次第無人。則嚮伏於公者至矣。而其門人乃有目公爲橫。而假託於朱子之言者。以公之志事與日月爭光。猶不能免此。況迹介隱顯。蔽于讒慝之口。而末由自列者乎。傳其事。使論古者有警也。

記姜西溟遺言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以溺於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獨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

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卽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武。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憮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於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菱。薦於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而未路乃重負汚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狷隘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困躓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衆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書羅音代妻修氏守貞事

節婦修氏。羅音代之妻也。音代母微。始生卽被棄。少司空陳一炳。養爲己子。使妾蕭氏母之。旣長受室。而司空歿。諸子爭產。以音代非陳氏子也。逐之。與母妻出居。或誑誘。貲產蕩盡。未幾疾卒。一子在襁抱。節婦母家貴盛。憐節婦年少。欲奪其志。歸甯止之數月。一夕脫身獨行。歸依其姑。其父母復使娶之。則誓不復通。久之。益無以爲生。學士敦公拜司空。故交也。少繼其小宗。與音代之父爲本生兄弟。蕭氏猶知之。使僕某往請。自司空之歿也。學士與其家人久不通問。至是始知音代死。及節婦守志事。急過之。家徒四壁立。節婦與姑相向而泣。稚子在傍。學士曰。吾兄之孫。兄子之婦。可依余。夫人陳氏母也。義不可同宮。吾雖貧。請僦屋繼米薪。自今無缺。但願婦志節有終。以成吾義。節婦泣而受命。學士因就陳氏諸子合要爲券。以稚子歸宗。使節婦育子。奉姑居別宅。初陳氏諸子逐音代時。屢謂學士曰。此君之兄子也。貲產尙數千金。君收之。非無益於君者。學士怒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若此子貧無依。吾當引爲己任耳。遂謝不與通。至是卒如其言。諸公用此。皆高學士之義。而學士每語人以節婦之義。輒爲繫歎焉。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吳紹先。山西平陽府稷山縣人。少讀書。略解文義。十三喪父。十六喪母。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蹤。又數年。仲以博塞失負逃。紹先負販以迹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

而得之。其求仲也。出塞抵甯古塔豪家。以情請。豪隘之。乃冒公人入軍府訟。軍吏寔豪。欲威懾紹先。以應對失儀。捶其面。血淋漓。紹先辭愈強直。卒白大帥。持其弟以歸。時仲冬。沍寒。夜經大臥磯。行者皆墮指。紹先與弟相推挽。顛而曰。此中人未有如吾樂者也。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至京師。待季偕行。知其事者。爭傳說。公卿賢士聞。多就而體貌之。紹先赧然。若無以容。衣敝履穿。或贈遺。終不受。有與同寓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魯論父母之年章也。嗚呼。人知有父母。則愛其同生。賢人君子。知尊祖。則能敬宗。而收族矣。聖人知崇如天。故能帥天地之性。視天下疲癯殘疾。惻獨繆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若恩薄於同生。則是不知有父母。人之道不宜有是也。而俗之偷。昧此義者。蓋累累焉。故紹先所爲。甚庸無奇。而名稱以動於時。茲錄而傳之。亦將使昧者自循省也。

獄中雜記

是篇傳貴刻本。僅前一段。後四段及劉君所識。先生自記。皆得之於王本者也。鈞衡識。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竄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尙希。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遭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牕。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實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

傑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卽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余伏見聖上好生之德。同於往聖。每質獄辭。必於死中求其生。而無辜者乃至此。儻仁人君子。爲上昌言除死刑。及發塞外重犯。其輕繫及牽連未結正者。別置一所。以羈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數計哉。或曰。獄舊有室五。名曰現監。訟而未結正者居之。儻舉舊典。可小補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職官居板屋。今貧者轉繫老監。而大盜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細詰哉。不若別置一所。爲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繫朱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遭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訊之。衆言同。於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卽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卽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

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卽先折筋骨。每歲大決。勾者十四五。畱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於縛者。卽畱。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梏拊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三十金。骨微傷。病間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卽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旣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辭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俟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甚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辭無易。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儻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吐舌橋。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衆皆以爲冥譎云。

凡殺人獄辭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卽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之。意色揚揚。若自矜詡。噫。深惡吏忍於鬻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爲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嘆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出。劉大山曰。望溪在獄。思老監惟各屬於壁。聞氣可少。蘇使坊者計工費。同繫者曰。居南書房。數日得七十金。刑部主事熊君夢熊引爲己任。禁卒司獄難之。訟言於六堂。曰。牆有穴。大盜重入。逸出。咎將孰任。翼君曰。屬函木格。囚何從逸。乃具結狀。獨任其辜。屬乃成。望溪事無足異。熊君之義。則不可沒也。先生自記曰。其後韓城張公復入爲大司寇。靜海勵公繼之。諸弊皆除。仍有易官文書以僞章下江四省者。其駁稿乃韓城公所手定。詰承行之胥。伏罪。命具奏。翼日卽上本。司正郎請曰。候參胥役。例發五城兵馬司。守公從之。胥以是夕遁。蓋未定罪人犯。遂司坊罰甚輕。而所得過望。故甘爲受罰也。又言始至錄囚。有磨錢周郭取路者。事可立斷。而遲之二年。鉤致牽連佐證七十餘家矣。司官遞代。應參者至十數人。同官持之中止。每歎恨人心抗。敝典獄者雖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猶不能使民無冤痛也。

結感錄

康熙辛卯冬十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江甯蘇侯奉檄至余家。時吾母老疾多悸。侯偕余入見。具言天子有詔。入內廷校勘。馳傳不得頃刻留。是日下縣獄。侯朝夕入視。或夜歸。必就榻上相慰勞。時制府噶禮。

銳意窮竟根株。委某官搜余家書籍。侯聞以暮先至部署。不使老母得聞。余北行值隆寒。爲具輿馬。所出皆庫金。余固辭。侯曰。自吾爲吏於此。迫公事。以虧庫金者屢矣。獨爲君累乎。侯始之官。卽不偕妻子。曰。吾不能逢上枉下。歸有日矣。江甯縣附省城。而所治屬蘇松巡撫。時巡撫儀封張公伯行。賢者也。而與侯亦不相知。緣是歲鄉試弊發。儀封公疏糾制府。制府委某官暨侯捕某胥。陰令某官置金某胥空舍中。隨發之以自解。侯實不知。而儀封公謂侯亦與聞其事也。甲午冬。有名貴人之官過蘇。余寄語儀封公。蘇侯賢者。不得以制府事相疑。而侯已以他事罷矣。侯名堦。字慕鞠。庚辰進士。福建南安人。安徽布政使馬公逸。委字駿伯。陝西咸甯人。先公在官。死於寇。公以蔭起家。始至。嘗介吾友白君政玉通問。願爲交。余謝不敢見。及余被逮。江蘇廉使以事出。制府命公攝理督糧道。李公玉堂佐之。公豫誠羣吏。毋得繹綬。每見余貌必蹙。語必稱先生。李公亦然。時制府欲得戴氏他書以上。親鞠諸被逮者。公入言。某邦人之望。每大府及監司至。必禮於其廬。而固辭不敢交也。雖在難。願公毋操切。以慰邦人之心。制府實惡余。其後與儀封張公相構。掛余名彈章。而親鞠時。未嘗加聲色。則公力也。無何廉使歸。亦欲得事端以自爲功。將以金木訊余。公力阻之不可。乃正色曰。朝命捕人。非鞠獄也。某儒者。上所知名。今以非刑苦之。設犯風露死。孰任其責。乃止。遣解之日。公與諸司及部使者坐堂上。吏執籍呼逮人過堂下。加械畢。公起立離位。諸司次第起。使者亦起。公肅余升堂。手解余繫。謂使者曰。方先生儒者。無逃罪理。君爲我善視之。毋使困於隸卒。旣就

道。使者每食。必先饋余。同逮者餘喙。就逆旅。必問安否。既至京。揖余曰。吾在江南。惟馬公遇我獨厚。問何以然。則子之急也。子今至矣。爲我報公。子無傷也。余告以未事時。與公實未謀面。聞者莫不嗟嘆焉。

張公內厚。字爾載。號腹菴。甲戌進士。磁州人。壬申癸酉。余至京師。與相識。或問曰。某甚輕君。越數歲。相見於江南。始得自解說。而爲交亦未深也。及余被逮。公適爲刑部郎中。時上震怒。特命冢宰富公寧安。與司寇雜治。富廉直。威稜懼衆。每決大議。同官噤不得發聲。余始至。閉門會鞫。命毋納諸司。公手牒稱急事。叩門而入。問何急。曰。急方某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爲標白。海內瞻仰。卽不能慎。毋以刑訊。因於案旁取飲。手執之。俯而飲余。長官暨同列。莫不變色。易容。衆目皆集於公。公言笑洒如。供狀畢。獄隸前加鎖。迫扼喉。問公厲聲叱之。再三易。仍用狹者。時事方殷。長官曰。俾退就塔。雖徐易之。公曰。下階終不得易矣。旣易鎖。親送至獄門。諭禁卒曰。某有罪。彼自當之。汝輩如以苛法相操者。吾必使汝身承其痛。是獄朝士多牽連。雖親故。畏避不敢通問。公爲刑官之屬。乃不自嫌。而訟言余冤。相護於公庭。廣衆中。諸公自是乃服公之義也。旬餘。公以他事奪官。始公年少。尙氣多聲色之好。及罷歸。益自刻砥。讓型於家。任卹比於鄉人。自成童至艾耆。背面皆稱腹菴公。以語余者。夏峰孫徵君之曾孫用禎也。

宋夢蛟。字德輝。無爲州人。余被逮。戚友謀偕行者。懷甯宣左人曰。吾友宋君適在此。可屬也。是達於事而無欺。勤力嘗送其友妻子。自成都下峽。凡逾月。不脫冠衣。因與劉古塘詣君言故。時獄方起。多枝蔓。余在

縣獄制府命入視者。輒記姓名。衆恆懼。君聞言。卽許諾。旣行。易姓名尾余後。每就逆旅。則閒廁左右。在途事無違者。君以辛卯十有一月。偕余至京師。次年秋。歸視其家。時獄久具。聖主矜疑。每請決。輒畱不下。未知決時。而君雅遊。以余故。乏其家事。且而歲矣。衆謂事不可待。請君且他圖。以十金遺君家。君卽用爲資。至京。又逾年三月。余出獄。隸旗下。事定。乃辭去。君貌甚昂。髮鬚皓然。嘗客司空熊公所。又與學士宋公有連。皆抗禮。遇事卽面爭。及偕余周旋。隸卒閒甚。自屈。與主逮部使者家。隸朱某爲兄弟。將至京。使朱先致賂於梏。扑隸。及至。卽日會鞠。余承罪免刑。無所用之。衆皆曰。金不可得矣。越翼日。朱以金來。曰。宋君之義。胡可欺也。

楊三炯。字千木。諸暨人。辛卯冬。余在刑部獄。同繫者與君善。君入視。必與余相見。自通姓名。踰月未嘗一接語言。其後一語。卽大相得。故事。凡讞重囚。必閉獄門。非在官者不得出入。君因置禁籍。冒羣胥入視。獄中地狹。自春徂秋。疫厲作。死者相望。穢氣鬱蒸。雖僕隸不可耐。而君旬日中必再三至。或淹畱信宿。道古今。證以天道人事。慷慨相勸。雖余亦忽不知其身之危與地之惡也。是獄成於辛卯之冬。而決以癸巳三月。獄辭五上始下。近畿有大姓。延君爲經師。君與要。必吾友獄決。始可就。凡五易期。至余出獄事定。然後去。當是時。君名動京師。士友皆延頸願交。是歲秋。特行會試。諸公爭欲令君出門下。君曰。以是爲名。非吾心也。又因而利焉。鬻販之道也。吾恥之。遂去京師。自是不復與計偕。始部胥承行是獄者。以求索不遂於

余獨深文周內無何以他事黜易一胥常陰爲余莫知其由君去京師踰年始知後胥君所謀置也爲是竭其資金壇王澍若霖云

結感錄者志辛卯在理時諸公爲余德者也余羸老蹇拙雖報德不敢自誓也惟感結於心而已其故交如同里劉捷古塘姊夫馮庚綏萬清澗白斑玫玉溧水武文衡商平高淳張自超彝嘆金陵朱文鑣履安翁荃止園不在列蓋感者以爲其道未可以得之也若諸君子則與吾爲友時早見其然矣今感而錄焉是輕諸君子之義而使古者爲友之道不明也考之於經凡諸父諸舅道同而志相得者皆名爲友旣爲友則有相死之義有復讐之禮況急難相先後哉始余與清澗白君一見如故交與之語連日夜至戚某詫焉余笑曰假余以急難叩門其坦相受者必白君也執而訴諸官者必吾子也諸姻戚聞之皆以爲過言及余在難戚某果嗾余若浼然後信前言之不爽

